



中華民國三年

青樓小名錄

古今書室印行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分類尺牘新語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二角

是書為西陵汪淇與徐士俊所編內分◎理學◎政事◎文章◎詩詞◎慶賀◎游覽◎贊美◎薦舉◎懷叙◎規箴◎曠達◎感憤◎嘲諷◎翰墨◎慰問◎邀約◎餞送◎請乞◎餽遺◎隱逸◎釋道◎技術◎家庭◎閨閣◎等廿四門所選皆名人手筆為尺牘中唯一無二之善本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

中華國民兒童適用

繪圖五色彩新方字

(第一盒出版廣告)

此書係本局特聘**教育**家編輯專為識字之用每盒共選千字由**淺入深**而進以**適合**兒童之程度各字均係繪圖正並繪**起兒**童之**彩圖**於字旁以**興味**另附教授說明書一冊精工印刷紙張堅厚**麗**令**人**可**愛**每盒定價大洋六角

繪圖童子尺牘

此書為本局特編以供兒童初學書札之用語簡而該且揣摩兒童心理而發每函附以畫圖並益智畫尤有興味每冊之後各附收條便條賬簿日記稱呼表名片等十餘件尤切實用全二冊每冊一角五分

北京(漢口)廣州(長沙)開封(廣益書局分售)

青樓小名錄

題辭

屏深翡翠鐵崖游虎阜以賡詩樓建鴛鴦希孟侮象山而作記墨池雪
嶺千秋之品藻非虛盒會帕盟六院之繁華可紀自古治游之盛不無
文字之緣鏤玉成章編珠作字風流宛在月旦常新遂使粉陣釵叢甲
乙無難別白下至梨柑花鵝品題亦費雌黃若趙小亭先生青樓小名
錄一編洵可謂葑菲無遺蘅蘭並採者矣顧或謂多情宋玉浪傳好色
之名薄倖微之徒演會真之記縱使芳名未泯舊譜長存而風月關心
雲烟過眼得毋楊花飄雪難尋春帳之歡草色迷烟空聽秋墳之唱乎
不知詞傳玉案詩注香奩蟲是可憐烏皆同命偶攬芳于瓊籍因灑墨
于金壺舞扇歌衫因緣已舊零膏賸粉色澤如新臚列蛾眉勤搜蟬簡
雲奢雨豔披吟而齒頰皆香粉淡烟輕憑弔而綺羅如夢亦足以批紅
判白供點染于雲箋嚼蕊吹花助芳非于烟墨也僕愁工秋士興託冬
郎品絲竹于中年無非陶寫遇琴樽之小集不少平章嗟旅食于燕台
屏遊踪于翠館祝君日錄觸我風懷西鰈東鶻難謀良覩花晨月夕易

逝流光卽古證今我輩終當情死因空悟色阿誰真個魂銷採等蘼蕪
續北里胭脂之志壽諸梨棗補南朝金紛之編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中和節丹陽石友弟賀芳題于京邸色飛眉舞之
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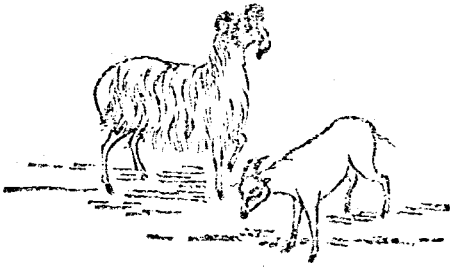
凡例

一是錄以名爲主別字外號亦所不遺其無名而第有姓氏行次可考者如某氏某媚某姬某娘某幾娘某幾姑某幾姐類俱不錄

一宮妓家妓非官妓比雖亦歌舞侑觴究非若籍隸教坊可以泛爲供應自難以青樓概之如唐宮之紅紅翹翹宋宮之瓊瓊柔柔晉石崇之綠珠隋楊素之紅拂唐李愿之紫雲白居易之樊素小蠻宋楊震之粉兒范成大之小紅類俱不始終爲娼者不在此例

一此編係隨手雜錄只畧分朝代其先後次序未暇細考識者諒之一家乏藏書無從搜輯望一漏萬餘俟補編

青樓小名錄 凡例



青樓小名錄卷一

京口趙慶楨小亭氏



古

洪涯妓

洪涯妓。三皇時人。娼家托始。

陽阿

陽阿古名娼。淮南子。足蹠陽阿之舞。

漢

丙彊

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娼丙彊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

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

魏

史嬀 審妯

繁欽與魏文帝。廢左嬀史嬀。審名娼。

宋

姚玉京

玉京宋末娼家女。嫁襄陽小吏衛敬瑜。溺水死。玉京守志養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爲鷺鳥所獲。其一孤飛怨鳴。至秋翔集玉京臂。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云。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凡六歲。玉京遇疾死。明年燕窺窗無人。周回累夕。墳在南郊。燕怨鳴。至墳亦死。

齊

蘇小小

小小錢塘名妓。南齊時人。嘗作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宋司馬才仲標在洛下。晝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云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爲錢塘幕官。爲秦尉少章道其事。少章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頃之復夢美姝笑迎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自是每夕必來。同寢咸曰。公宇後有蘇小小墓。得非妖乎。不逾年而才仲疾。所乘游舫。艤泊河塘。挖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卽前聲喏。聲斷火起。舟尾蒼

唐 茫走報其衛。則才仲死而家人已哭矣。

薛瓊

瓊本狎邪女。以善箏入供奉。箏得郝善素遺法。爲開元第一手。

許子和

子和（或作和子）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開元未。選入宮。卽以永新名之。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高秋明月。臺殿清虛。喉轉一聲。响傳九陌。明皇召李暮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泊漁陽之亂。永新竟沒於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或云亂時永新流落民間。爲士人妻。士人死後爲娼。（按江南野史云。開元中。廬陵永新縣尹氏女。重陽與羣女戲。登南山文峰。爲同輩歌一曲。聲逗數十里。時刺史召見之。表進入宮。封爲唱歌供奉。元會大燕。含元殿時。燕方酣戲。置劇聖情。頗撓高力士。因推永新出歌。纔一聲。羣唱皆默。皇襟洞豁。今存始歌處。號爲玉女峯立廟祀之。）

御史娘 柳青娘

御史娘。柳青娘。國樂婦人。皆一時之妙也。劉禹錫贈御史娘詩云。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把新聲傳順郎。

謝阿蠻

阿蠻女伶也。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粧臂環。

念奴

念奴天寶中名娼。善歌。每歲樓下。脯宴萬衆。喧溢嚴安之章。黃裳輩。關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詔。然明皇不欲奪俠遊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歲多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居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淚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

鈿蟬 金雁

鈿蟬金雁。皆天寶時歌妓。溫飛卿贈彈箏人詩云。天寶年終事玉皇。曾將新曲教甯王。鈿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

邠娘

邠娘天寶樂妓。張祐邠娘羯鼓詩云。新教邠娘羯鼓成。大酺初日最先呈。冬兒指向貞

貞說。一曲乾鳴兩杖輕。(按貞貞一作真真冬兒貞貞當亦樂妓名)

迎娘 蠻兒

迎娘蠻兒。梨園弟子之聞名者。鄭嵎津陽門詩云。迎娘歌喉玉窸窣。蠻兒舞袖金葳蕤。

雙環

雙環。開元中名妓。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并妙妓四輩。尋續而至。昌齡等私約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多者則爲優。俄一伶唱寒雨連江夜入吳。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開篋淚霑臆。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一伶謳奉帚平明金殿開。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列拜牀下。須臾雙環唱黃河遠上白雲間。渙之卽擲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按環集異記作鬘)

楚蓮香

蓮香都中名妓。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

劉國容

國容長安名妓。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昭述釋褐。授天長

薄。與國容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賚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諷誦焉。

夜來

夜來靖恭姬子。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太僕卿周皓多力負氣。時與數輩富者更擅之。會夜來生日。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會飲其家。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扁方。合覺擊門聲甚急。皓戒勿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衣。騎從數十。詬其母。卽將軍高力士之子也。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血氣方剛。且恃其力。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格之。紫衣者踣於拳下。且絕其頷骨。大傷流血。皓遂突出。投都亭驛。魏貞有司追捉急切。貞夜辦裝。令依大俠周簡老。遂免。

裴柔

柔蜀中娼。後爲楊國忠妻。國忠出使。思念至深。忽晝夢與國忠交。因有孕。生男。名肅。國忠使歸。具述夢中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無不譏詬。

陳嬌如

嬌如京師名娼。姿藝俱美。睦州刺史柳齊物少而俊逸。家富於財。因調集至京師。悅焉。

嬌如云。第下錦帳二十里。卽奉事終身。翌日如數載。錦帳以行。嬌如大驚。且賞其奇特。竟歸柳家。執僕媵之禮。明皇在。人間嘗聞嬌如之名。訪知乃召入宮。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強也。命之歸。

張少娘

少娘蘇五奴妻。善歌舞。有邀逐者。五奴輒隨之。人欲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吃餽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蘇始。

一枝花

一枝花長安娼女。李娃名。常州刺史滎陽公子應舉。狎娃娃。後封汧國夫人。白行簡有李娃傳。元微之酌白樂天代書一百韻。注有說一枝花事。

金陵子

金陵子金陵妓。能作醉來粧。李白示金陵子詩云。金陵城東金陵子。竊聽琴聲碧窓裏。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渡西江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又出妓金陵子呈盧六四首云。安石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台雲雨人。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對君君不樂。花月奈愁何。東道烟霞主。西江詩酒筵。逢逢不覺醉。日墮歷陽川。小妓金陵歌楚聲。家僮丹

砂學鳳鳴。我亦爲君飲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傳。

李秀蘭

秀蘭有才名。初五六歲時。其父抱於庭。作詠薔薇。其末句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憇曰。此女子將來富有文章。然爲失行婦人矣。竟如其言。秀蘭嘗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託。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

秦文鸞

文鸞妓也。劉長卿詩云。文鸞瀟灑美如玉。畫眉春山螺黛綠。

眞娘

眞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於錢唐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墓多花草以蔽其上。風雨之夕。多聞歌吹之音。行客慕其華麗。題詩墓樹。舉子譚銖者。吳門秀逸士也。書絕句於其處曰。虎邱山下冢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按白居易。李紳。張祐。李商隱。皆有詩。

解愁

解愁。美人名。盧綸詩云。不敢苦相留。明知不自由。頻眉乍欲語。斂笑又低頭。舞態兼些

醉歌聲似帶羞。今朝總見也。只不解人愁。

眞珠

眞珠洛姝也。李賀詩云。眞珠小娘下青廊。洛苑香風飛綽綽。寒鬢斜釵玉燕光。高樓暝月敲懸璫。蘭風桂露灑幽翠。紅粒裊雲咽深思。花袍白馬不歸來。濃蛾疊柳香唇醉。金鵝屏風蜀山夢。鸞裙夢帶行烟重。入隲籠。晃臉差移。日絲繁散。曠羅洞。市南曲陌無秋。楚腰衛鬢。四時芳。玉喉篠篠排空光。牽雲曳雪留陸郎。又范元凱章仇公兼瓊席詠眞珠姬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徘徊拾翠釵。

馬淑

淑南康娼婦。爲太府李卿外婦。年二十四死。

阿軟

阿軟長安妓。白樂天及第時贈詩。落句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萬草無顏色。元稹到通州。見塵壁間有此句。不知何人題也。錄寄樂天。故樂天復有詩云。十五年前似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偶助笑歌嘲阿軟。那知傳誦到通州。阿軟產一女。求名於樂天。乃曰。此女甚白皙。可呼曰皎皎。蓋以種類不明。取古詩皎皎河漢女以諷之。

商玲瓏

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醉歌示之云。罷胡琴。掩秦琴。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醉歌。聽唱黃鸝與白日。黃鸝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紅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莫歌。時微之在越州聞之。厚幣邀玲瓏去。月餘始遣還。贈之詩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寄君詩。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

謝好好

好好杭州官妓。巧於應對。善歌舞。樂天代好好答崔員外詩云。青蛾小謝娘。白髮老崔郎。漫愛胸前雪。其如頭上霜。別後曹家碑背上。思量好字斷君腸。

陳寵 沈平

寵平皆杭妓。樂天霓裳羽衣歌云。移鎮錢唐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箏篋謝好爭。陳寵箏栗沈平笙。

楊瓊

瓊本名播。少爲江陵酒妓。後來姑蘇。樂天有問楊瓊詩云。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聲。欲說向君君不會。試將此語問楊瓊。元微之在蘇遇瓊叙舊。和樂天詩云。我在江陵少年日。知有楊瓊初喚出。腰身瘦小歌圓緊。依約年應十六七。去年十月過蘇州。

瓊來拜問郎不識青衫玉貌何處去安得紅旌遮頭白我語楊瓊莫語汝曾笑我我笑汝汝今無復小腰身不似江陵時好女云云

李娟 張態

娟態蘇州妓樂天憶舊遊詩云憶舊遊舊遊安在哉舊遊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蒼苔江南舊遊凡幾處就中最憶吳江隈長洲苑綠柳萬樹齊雲樓春酒一杯闔門曉嚴旗鼓出阜橋夕闇船舫迴修蛾慢臉燈下醉急管繁弦頭上催六七年前狂爛漫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台虎邱月色爲誰好娃宮花枝應自開賴得劉郎解吟咏江山氣色合歸來又句云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

容 滿

容滿二妓名樂天詩云花前置酒誰相勸容坐唱歌滿起舞按容當卽胡容也

英 倩 羅

英倩二妓樂天所遣與舒員外同遊者句云黃菊繁時佳客到碧雲合處美人來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

心 奴

心奴亦蘇妓樂天詩云眞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惟有楊瓊在堪上東

山伴謝公。又句云。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流是阿誰。

陳 樊

陳樊二妓名。樂天詩。陳樊漂泊逐萍流。

關盼盼

盼盼徐州妓也。善歌舞。雅多風態。張尙書建封納之。白樂天遊淮泗間。尙書張宴酒酣。出盼盼佐歡。白贈詩有醉嬌勝不得風。嬾牡丹花之句。尙書歿。盼盼獨居彭城。故燕子樓。歷十餘年。有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消已十年。適看鴻雁岳陽迴。又覩元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樂天和詩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香銷拂臥床。燕子樓中更漏永。秋宵祇爲一人長。今春有客洛陽迴。曾到尙書臺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細帶羅衫色似烟。幾回欲起卽潛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二十年。又贈詩諷之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得詩泣曰。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從死之妾。玷清範耳。乃和白詩云。自守空閨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台不去隨。旬日不食而卒。臨歿口吟云。兒童不識冲天物。漫把青泥污雪毫。

白苾

白苾樂人元微之詩云白苾顰歌黛。

崔徽

徽蒲妓也。裴敬中以興元幕爲梁使蒲。一見動情。相從累月。敬中使旋。徽不能從。情懷怨抑。後數月。敬中友東川幕白知退至蒲。有邱夏善寫眞。知退爲徽致意於夏。果得絕筆。徽捧畫謂知退曰。爲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爲郎死矣。明日發狂。自是卒。元微之爲作崔徽歌。

薛濤

濤字洪度。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八九歲知音律。一日父指井梧曰。庭除一古桐。聳榦入雲中。令濤續。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韋臯鎮蜀。召令侍酒。因入樂籍。濤容色既美。才調尤佳。大凡營妓無校書稱。韋欲奏之而罷。至今呼之。故胡曾贈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忽以事致韋怒。不許從官。濤乃呈十離詩。情意感人。遂復籠召。十離者。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鞴。竹離亭。鏡離台也。或云元相公賓府薛書記醉爭令擲。注子傷相公子。遂出幕。乃作十離詩。元微之聞薛

濤名。常悄悄懷抱。及求使蜀。以御史推鞠難得見。就除拾遺。府公嚴司空知其意。每遣濤往。泊登翰林。濤歸浣花。造十色彩牋。作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元公百餘幅。元於松花紙上寄贈一篇云。錦江滑膩峨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濤嘗好種菖蒲。故篇末及之。高駢鎮蜀時。令濤改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駢云。口有似。沒量斗。濤云。川有似。三條椽。駢云。奈一條曲何。濤曰。相公爲西川節度。尙使一沒量斗。至於窮酒佐三條椽。止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其酬對之敏類如此。晚歲居碧鷄坊。創吟詩樓。偃息其上。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既卒。段文昌爲撰墓志。

劉探春

探春周季南妻。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篇詠雖不及薛濤。而華容莫之比也。元微之廉問浙東。別濤已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適探春自淮甸來。元似忘濤而贈探春曰。新粧巧樣畫雙蛾。慢裏恒州透額羅。正面偷輸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卽囉噴曲也。其曲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船。探春所唱。皆

當代才子所作。五六七言皆可利者。一唱是曲。閨婦行人。莫不漣漣。且以藁砧尙在。不可奪焉。元求在浙七年。因醉題東武亭詩。末曰。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郎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乃戀鏡湖春色耳。

周德華

德華劉探春女也。雖囉嘖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之詞。採春難及。崔郎中芻言爲越副戎。宴席常與。甚寵愛之。至京洛後。豪門女弟子。從其學者衆矣。溫裴所稱歌曲。請德華一陳音韻。以爲浮豔之美。終不取焉。二君皆有愧色。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詠也。

茂英

茂英洛中妓。舉子某乙與相識。時英年甚小。及乙到江外。偶於飲席遇之。因贈詩曰。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尙嬌羞。隔窻未省聞高語。對鏡曾窺學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彈弦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遂客遊留連數月。帥遇之甚厚。宴飲旣頻。與酒糺諧戲頗洽。一日告辭。帥厚以金贖。復開筵送別。因暗留絕句與糾曰。少插花枝少下簪。須防女伴妒風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尙書莫點頭。因舞曲遺詩。帥取覽之。當時卽令所在送付舉子。

碧玉

碧玉于鵠贈詩云。新繡籠裙。豈翳花。路人笑上返金車。霓裳禁曲無人解。暗問梨園弟子家。

常浩

浩妓也。有寄遠詩云。年年三月時。十年期別期。春風不知信。軒蓋獨遲遲。今日無端捲珠箔。始見庭花復零落。人心一往不復歸。歲月來時未嘗錯。可憐瑩瑩玉鏡台。塵飛絮冪幾時開。却念容華非昔好。畫眉猶自待人來。

霍小玉

小玉故霍王女。母淨持王之寵婢。王薨。外居易姓鄭氏。資質穠豔。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李益至長安。博求名妓。鮑十一娘爲玉媒合。相從二年。生授鄭縣主簿。將之官。玉謂曰。妾本娼家。自知非匹。然有短願。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四。逮君授室之秋。猶有六歲。一生歡愛。幸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願足矣。生流涕誓必偕老。至家。母與盧氏婚約已定。生不敢辭。自以負盟。托親故不遺漏言。玉數訪音信。懷憂抱恨。周歲有餘。遂成沉疾。生潛就婚盧氏於長安。玉知託親朋多方招致。終不肯往。時生與同輩翫花崇敬寺。忽有豪士衣輕黃衫。挽挾生過鄭。曲抱持入門。先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至席。使玉脫鞋。驚悟。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婦夫再合。脫者解。

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凌晨聞生至。鄒然自起。更衣出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頃之。酒銷陳設。遂舉酒酌地曰。我爲女子。命薄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雅齒。飲恨而終。李君李君。今當永訣。必爲厲鬼。使汝妻妾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而絕。後生有媿疾。三娶皆不終。唐蔣防作霍小玉傳。

葉

葉洛陽金谷里女子。學歌於柳恽。後爲成都率家妓。率死後。來長安中。轂下聲家。聞其聲能。咸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二吹師皆失執自廢。沈亞之有歌者葉記。

媚川 韶光

媚川歙州酒錄事。尙書李曜守歙。頗留意而已。納營籍妓韶光。罷州日。與吳圓交代。託令存郵之。臨發。洪飲不勝離情。有詩曰。經年理郡少歡娛。爲習干戈間酒徒。今日臨行盡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吳答曰。曳履優容日日歡。須言達德倍洵瀾。韶光今已輸先手。領得蠶珠掌內看。

盛小蘂

小蘂越中妓。李尙書訥夜登越城樓。聞其歌曰。雁門山上雁初飛。其聲激切。召至曰。汝歌何善乎。曰。小蘂是梨園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今色衰。歌當

廢矣。時廉使崔侍御元範赴闕。廷李君連夕餞於鏡湖光候亭。屢命小叢歌。餞在座各爲一絕。李訥詩曰：繡衣奔命去情多。南國佳人斂翠蛾。曾向教坊聽國樂。爲君重唱盛叢歌。楊知至詩曰：燕趙能歌有幾人。落花迴雪似含顰。聲隨御史西湖去。誰伴文翁怨九春。封彥冲詩曰：蓮幕才爲綠水賓。忽乘駿馬入咸秦。爲君唱作西湖調。日暮偏傷去住人。盧鄴詩曰：何郎戴豸別賢侯。更吐歌珠宴玉樓。莫道江南不同醉。卽陪舟楫上京遊。

李端端

端端揚州妓。時崔涯者。吳楚之狂生也。張與祐齊名。每題一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措。嘲端端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鐙。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憂心如病。使院飲回。遙見二子躡屐而行於道旁。再拜戰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因重贈一絕云：覓得黃驢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大賈居商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

琴客

琴客妓名。顧況有官城訪琴客詩。

丹霞

丹霞瀘江營妓。盧常侍銜牧瀘日。令曹生署郡職。而曹悅丹霞。盧沮而不許。會餞朝客於短亭。曹獻詩曰。拜玉亭間送客忙。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歲絕纓事。肯向朱門泣夜長。盧演爲長句和而勉之曰。桑扈交飛百舌忙。祖亭聞樂倍思鄉。樽前有恨慚卑宦。席上無寥愛豔粧。莫爲狂花迷眼界。須求真理定心王。遊蜂採掇何時已。祇恐多言議短長。

張好好

好好善歌。杜牧太和三年。佐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來樂籍中。後一歲。沈移鎮宣城。復置好好於宣城籍。後二歲。牧於洛陽城東。重覩好好。感舊傷懷。題詩贈之。

伍卿 輕輕

伍卿箏妓。李遠贈詩云。輕輕沒後更無箏。玉腕紅紗到伍卿。座客滿筵都不語。一行哀雁十三聲。按輕輕當亦箏妓名。

柳枝

柳枝洛中里娘也。年十七。塗粧縮髻未嘗竟。已復起去。吹葉嚼蕊。調絲擲管。作天風海濤之曲。幽憶怨斷之音。李義山從昆讓山比柳枝居爲近。他日讓山下馬柳枝南柳下。

詠義山燕台詩。柳枝驚問誰人爲是讓山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斷長帶結讓山爲贈叔乞詩。或謂折柳結帶贈義山乞詩。明日義山比馬出其巷柳枝丫鬢畢粧。抱立扇下風朝一袖。指曰若叔。是後三日隣當去濺裙水上以博香山待與郎俱過。會義山詣京師不果。留京中讓山至曰爲東諸侯取去矣。明年讓山復來。義山因寓詩墨其故處云。

翠翹

翠翹梓州樂籍。



青樓小名錄卷二

京口趙慶楨小亭氏輯

唐

東東

東東寶鬢所善妓。早亡。鬻作詩悼之曰。芳菲美豔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

崔雲娘

雲娘。澶州酒。糾形貌瘦瘠。而戲調罰於衆賓。兼恃歌聲。以爲郢人之妙。李宣古贈詩云。何事最堪悲。雲娘色色奇。瘦拳拋令急。長背出歌遲。只怕肩侵髻。惟愁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當筵一詠。遂至鉗口。

段東美

東美。青州籍中妓。薛宜僚會昌中。爲左庶子。充新羅册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兩泊郵傳。一年節使。烏漢真尤加待遇。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烟。不須

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恰一年。薛到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旋纒迴及青州。東美乃請告知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

馮小蓮

馮姬字小蓮。李群玉醉後贈詩云。黃昏歌舞促瓊筵。銀燭台西見小蓮。二寸橫波回慢水。一雙纖手語香弦。桂衫淺拂梁家黛。瓜字初分碧玉年。願托襄王雲雨夢。陽台今夜降神仙。

千金

千金妓人。李羣玉贈詩云。誰家小女字千金。省識人間逐處尋。今日分明花裡見。一雙紅臉動春心。

趙鸞鸞

鸞鸞平康名妓也。能詩。詠雲鬟云。擾擾香雲濕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黃金鳳。妝罷夫君帶笑看。柳眉云。彎彎柳葉愁邊戲。漉漉菱花照處頻。嫵媚不煩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檀口云。銜杯微動櫻桃顆。咳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樊素口。瓠犀顆顆綴樞芳。纖指云。纖纖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弦索上。分明滿甲染

猩紅。酥乳云。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逗酥融綿雨膏。浴罷檀郎捫弄處。靈華涼沁紫葡萄。玉兒

玉兒西川營妓。陳太師敬暄爲鎮日。席間賜之卮酒。拒不飲。乃誤傾潑汚太師頭面。遽起更衣。左右驚憂。立候玉兒爲齎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賜之。玉兒請罪。笑而恕之。

瓊枝

瓊枝零陵之最姝。鄭太守史所鐘愛。蔡大夫京假節邕交。道經湘口。史與京同年。遠以酒樂相迓。瓊枝在座。京強奪之而行。史莫之競。

卿卿

卿卿營妓。油蔚贈別詩云。憐君無那是多情。枕上相看直到明。日照綠窻人去住。鴉啼紅粉淚縱橫。愁腸只向金閨斷。白髮應從玉塞生。爲報花時少惆悵。此生終不負卿卿。

郭婉

婉歌人也。殷堯藩贈詩云。石家金谷舊歌人。起唱花筵淚滿巾。紅粉少年諸弟子。一時惆悵望梁塵。雲滿衣裳月滿身。輕盈歸步過流塵。五更無限畱連意。常恐風花又一春。

王蓮蓮 小僮

蓮蓮字沼容。有風貌。女弟小僮輩。皆不及也。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詣

其門者。或酬酢稍不至。車服多被盡。留人雖豔其色。而每有戒心。可謂殺風景事。

柔卿

柔卿樂妓也。段成式有柔卿解籍。戲呈飛卿詩云。長擔犢車初入門。金牙新醞盈深樽。良人爲漬木瓜粉。遮却紅腮交午痕。最宜全幅碧絞綃。自襲春羅等舞腰。未有長錢求鄴錦。且令裁取一團嬌。出意挑鬟一尺長。金爲鈿鳥簇。釵梁鬱金種。得花茸細。添入春衫領。裊香。

玉壺 蓬山 金子

皆妓名。段成式一夕堂中會宴。玉壺忌魚。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蓬山忌鼠。金子忌鼠尤甚。坐客乃競徵鼠。舉鼠事多至百餘條。成式據其事作破鼠錄。

孟思賢

思賢潞之女伶。巧黠人也。王制籠之。與衙門將伊宙私。奔宙。宙納之。宙素愛女奴。解兒思賢忌之。杖解兒脛。出血見骨死。長慶二年。軍亂。宙死。思賢復投制。制得甘心。以短兵關其二脛。夜閉幽室。思賢呼曰。解兒解兒。不能惠我速死耶。不勝楚毒死。遂與宙同瘞於刑之東門外。

宋態宜

態宜湖州妓。李涉遇於陵陽筵。上贈詩云。曾識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夢。唯有如今宋玉知。陵陽夜會使君筵。解語花枝出眼前。一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嫦娥二十年。

多美

多美李涉聽其唱歌。有詩云。黃鶯慢轉引秋蟬。衝斷行雲直入天。一曲梁州聽初了。爲君別唱想夫憐。

曹文姬

文姬長安妓。姿艷絕倫。工翰墨。自牋素外。羅綺窻戶可書之處。必書之。日數千字。號爲書仙。筆法爲關中第一。求爲偶者。先投詩。待自擇。有岷江任生投詩云。玉皇殿上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薰膩一作透骨。雲衣曾惹御爐烟。文姬喜。畱爲偶者五年。因三月送春。文姬題詩曰。仙家無夏亦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況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遊。乃語生曰。吾本上天司書仙。以情愛謫。今當回。子可偕行。俄見朱衣吏持玉版。朱書篆文曰。李長吉新撰白玉樓記。召汝書碑。女與生易衣拜命。舉步騰雲而去。其所居地。後爲書仙里。

洞雲

洞雲任智方女善歌。布變有聽妓洞雲歌詩。

談容娘

容娘舞妓常非月詩云。舉手整花鈿。翻身舞錦筵。馬圍行處匝。人歷看場圓。歌索齊聲和。情教細語傳。不知心大小。容得許多憐。

少女

少女許州部妓。刺史薛能於郡閣與幕賓酣飲。令作楊柳枝健舞歌。其詞無可聽者。自以五絕爲楊柳新聲。

歡娘

歡娘八歲善吹笙。薛能贈詩云。一束龍吟細竹枝。青娥擎在手中吹。當時縱使變成在。不得如伊是小時。

趙璘

璘薛能嘗嘲以詩云。巡關每傍檣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

玉清

畢耀情人玉清歌云。洛陽有人名玉清。可憐玉清如其名。善蹈斜柯能獨立。嬋娟花艷

無人及。珠爲裙。玉爲纓。臨春風。吹玉笙。悠悠滿天星。黃金閣上晚妝成。雲和曲中爲曼聲。玉梯不得踏。搖袂雨盈盈。城頭之日復何情。

雲英

雲英鍾陵妓。羅隱與有舊。下第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尙未脫白。隱贈詩云。鍾陵見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灼灼

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筵中。與河東人坐接。神通目授。如舊相識。自此不復面矣。灼灼以軟綃帕裏紅淚。密寄河東人。或云御史裴質。灼灼能詩。其春愁云。自有春愁正斷魂。不堪芳草思王孫。落花寂寂黃昏雨。深院無人獨倚門。章莊聞其貧且老。殂落於成都酒市中。因以四韻弔之云。嘗聞灼灼麗於花。雲髻盤時未破瓜。桃臉曼長橫綠水。玉肌香膩透紅紗。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曾嫌富貴家。流落錦江無間處。斷魂飛作碧天霞。

錦兒

錦兒長安妓。韓偓及第後出京。別以詩云。一尺紅綃一首詩。贈君相別兩相思。畫眉今日空留語。解佩他年更可期。臨去莫論交頸意。清歌休著斷腸詞。出門何事休惆悵。曾

夢良人折桂枝。

紅兒

紅兒。雕陰官枝。美貌年少。機智慧悟。不與群輩等。羅虬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時紅兒爲副戎屬意。會副戎聘隣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盼。不合受之。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紅兒。旣而思之。乃作絕句百篇。號比紅兒詩。

天水僊哥

天水仙哥。字絳真。住南曲。善談謔。能歌令。常爲席糾。右史鄭仁表席上贈詩曰。嚴吹如何下太清。玉肌無疹。一作奈。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聽雲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六七。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輩煽之。極嗜欲于長安中。天水齒甚長于覃。但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由輩潛令天水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連增所購。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不信。增緡不已。時有部吏李全者。能制諸妓。覃聞使召。至授以金花銀榼。可二斤許。全徑入曲。追天水至宴所。則蓬頭垢面。涕泗交頤。褰簾一覩。亟使鼻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爲三曲之尤。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素狂逸。及

被拘。未能懷心。每有舊識過其居。多於窻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以巾箋送遺。鍛爲人兇毒。每知必極笞辱。殊不少革。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十數步。鄭光業道與遇。楚兒出簾招之。鄭亦使人傳語。鍛知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聲甚冤楚。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明日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窗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姻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鷄肋難勝子路拳。祇擬嚇人傳鐵券。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過。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見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與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鄭合敬及第。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閑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撫言釋云。楚娘、閨娘、妓之尤者。按楚娘當別一人。非楚兒也。

鄭舉舉 李深之

舉舉亦善令章。與絳真互爲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爲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醪宴。舉舉預焉。在席。鄭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王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貴美。亦在人耳。如李鷺劉允承雍。章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喜。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極歡。

而罷。孫龍光爲狀元。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在其舍。故盧嗣業訴醜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分管諸妓。追召勻齊。舉舉絳。眞皆都知也。頗輪復分錢。曲中常價一席四。環見燭。卽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醜罰。故有此篇。左史劉郊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爲酒糾。坐久。覺狀元微晒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飛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爲事。夏侯表中因醉戲之爲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翌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額。裴公俛首而晒。趙爲山偏眷牙娘。謂之郡君。或以告其內子。他日爲山歸。內子謂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見郡君也。爲山愕然。

顏令賓 此下原本脫一頁

詢駝駝曰宋玉 西莫是你否駝駝晒曰大有宋玉在

楊妙兒 萊兒 永兒 迎兒 桂兒

妙兒居前。曲爲名輩。後退老爲假母。長妓萊兒。字蓬仙。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趙光遠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一見溺之。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光遠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下第。萊兒正盛飾。立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媚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尙未信。應聲嘲答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梳鳴。其敏捷皆此類。光遠嘗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閑（亦作困）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亦作腸斷相思處）銷盡（亦作役盡）江淹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嬌別翠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爲返魂。後有豪家聘之。置他所。次妓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蕭司徒遣甚眷之。在翰苑時。每知聞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迎兒。多勁詞。以忤賓客。次桂兒。最少。雅於逢迎。

王團兒 小潤 福娘 小福

團兒已爲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藉藉者。崔垂休變化年溺惑之。嘗

題記於小潤髀上。趙爲山贈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次福娘。字宜之。豐約合度。談論風雅。崔知之侍郎於筵上與詩曰。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仙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爲漢侍郎。次小福。字能之。甚慧黠。孫槩在京時。詣二福環坐。清談雅飲。贈宜之詩曰。彩翠仙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勸劉郎飲。(一作賭)雲鬢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綠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漫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宜之得詩。頗爲稱愜。持詩於窓左紅墻。請題之。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孫因題曰。移壁回窓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鬥草輸鄰女。夏被拈將玉步搖。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刺壁黃金線幾條。試共卿卿戲語粗。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癩爲膏耶。有無尙未滿。宜之題曰。若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個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合坐爲之改容。靜詢之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他日忽以紅箋授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仙郎有意無。槩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因授筆請和。槩題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泣。因不復言。槩東之洛。泊冬還京。果爲豪者主之。春上巳日。禊於曲水。聞鄰棚絲竹。視之。宜之在焉。因

候其女備詢之。宣陽綵纈鋪張言。卽宜之所主也。及下榻復見女備曰。來日可到曲中否。詰日詣其里。見能之在門。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檠曰。宜之詩也。詩曰。久賦恩情欲托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旣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檠覽之。悵然馳回。

俞洛眞

洛眞有風貌。且慧辯而淫冶。任酒亦時爲席糾。善章程。鄭仁表常與詩曰。巧製新章拍指（一作拍拍）。新金罍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孫檠與進士李文遠乘醉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晚。新月初升。檠因戲文遠題詩於楣間曰。引君來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間兩日潼關失守。所題詩眞識詞也。

王蘇蘇

蘇蘇南曲中女。有進士李標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侄。因與詣焉。飲次標題窗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仙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不甘其題。因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鷄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劉秦娘

秦娘北曲小家女。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春時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孫棨忽於慈恩寺側。見秦娘下車而行。年齒甚妙。且有容色。衆往詰之。以居非其所。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分散。其暮。棨因過其門。恰遇轎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也。

張住住

住住少敏慧。能辨音律。與鄰龐佛奴相悅慕。私有結髮之契。而佛奴力窘。不能致聘。里南陳小鳳欲求其元。已納薄幣。佛奴因求鄰軀爲之地。於東墻梯而過。因遂平生。曲中有畜鬥鷄者。佛奴髡其冠。取丹物託軀致於住住。既而小鳳以爲獲元。甚喜。復值北曲王福小爲鄭九郎主之。而私於盛六子。誕一子。鄭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鷄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

轉轉

轉轉者。韓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時所眷妓也。馬彧持燕帥命聘常山。命定辭接於公館。轉轉侍酒席。彧頷目之。韓曰。昔晉文公分季隗於趙衰。孫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惟

名色可奉名人。但慮媚婦。不勝賢者。顧囑願垂一詠。俾得奉之。或援筆文不停綴。作轉轉賦。畧曰。玳筵既啓。雅樂斯陳。霧捲羅幃。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以生塵。凡百餘言。咸欽其敏妙。

五代

關小紅

小紅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者。小名也。昭宗末。京都名娼伎兒。皆爲強諸侯所有。梁太宗求小紅。既至。謂曰。爾解彈手不採桑乎。關俛而奏之。及出。又爲親近者俾其彈而飲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歿。

崔小紅

小紅朱梁時名妓。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小紅所居。

楊苾蘿

苾蘿洛陽歌妓。善嘲辨。有慧思。當時罕與比者。楊少師凝式以姪女呼之。每令謳唱。言詞捷給。聲韻清楚。眞秦青韓娥之儔也。時僧雲辨能俗講。有文章。敏於應對。少師尤重之。雲辨於長壽寺五月講。少師詣講院。與雲辨對坐。歌者在側。忽歌有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雲辨笑謂歌者曰。試嘲此蜘蛛。如嘲得著。奉絹兩匹。歌者更不待思慮。應聲嘲

之意全不離蛛。而辭正諷雲辨。少師聞之絕倒。大叫曰。和尚取絹五匹來。雲辨遂以絹五匹奉之。歌者嘲蛛。云。喫得肚墨撐。尋絲繞寺行。空中設羅網。祇待殺衆生。蓋譏雲辨體肥而肚大故也。

徐月英

月英淮間名娼也。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萬事違。二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著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善謔。月英常有叙懷詩云。爲失三從泣淚頻。此身何用處人倫。雖然日逐笙歌樂。長羨荆釵與布裙。其志固可哀也。

瑩姐

瑩姐平康妓也。畫眉日作一樣。數十而未窮。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布之四方。汝今眉癖若是。今可作百眉圖。更假數年。當率同志爲修眉史矣。滿瑩娘多姿而富情。眞妓女中麟鳳。進士張振祖製聯贈之。

蓮花

蓮花豫章妓。時陳陶隱南昌西山。鎮帥嚴尙書宇欲撓之。遣蓮花者往侍焉。陶殊不采。

蓮花爲詩求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尙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台。陶答之曰。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大人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後人移其事爲陳圖南非也。

秦弱蘭 任社娘

弱蘭南唐歌者。先是周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至。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啟齒。韓熙載謂所親曰。觀此公非端介正人。其守可竅。因令留俟。寫六朝書。館泊半年。遣弱蘭者。詐爲驛卒女。以中之。弊衣竹釵。旦暮擁帚灑掃驛庭。蘭之容止。官掖殆無。陶乘隙詢其迹。曰。妾不幸夫亡無歸。托身父母。卽守驛翁嫗是也。情旣瀆。失慎獨之戒。將行。翌日。又以一闋贈之。後數日。齏於澄心堂。李中主命玻璃巨鍾滿酌之。穀毅然不顧。威不少霽。出蘭於席。歌前闋以侑之。穀慙笑捧腹。簪珥幾委。不敢不醕。醕罷復灌。幾類漏卮。倒載吐茵。尙未許罷。後大爲主禮所薄。還朝日止遣數小吏携壺漿薄餼於郊。迨歸京。鸞膠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其詞春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或無此句)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弦。是何年。按沈遼任社娘傳。以此事爲穀使吳越事。而女伎則社娘。非弱蘭也。諸書不同如此。(王鳳洲云陶穀使江南通弱蘭作風光好詞。或有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

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人本色沈叡達雲巢編謂陶使吳越惑倡女任社娘因作此詞任大得陶賞後用以勑仁王院落髮爲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爲耳

敦龐

敦龐者營妓名。崔立言善謔浪。嘗爲詩贈有句云。不須惆悵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時立言退隱茅山。

月眞

月眞廣陵妓。翰林殷舍人所錄携之訪徐鉉。鉉筵上贈歌云。揚州勝地多麗人。其間麗者名月眞。月眞初年十四五。能彈琵琶善歌舞。風前弱柳一枝春。花裡嬌鶯百般語。揚州帝京多名賢。其間賢者殷德川。德川初乘綸闈筆。職近名高常罕出。花間月下或游從。一見月眞如舊識。門庭深院資賢宅。宅門嚴峻無凡客。垂簾偶坐唯月眞。調弄琵琶郎爲拍。殷郎一旦過江去。鏡中嬾作孤鸞舞。朝雲暮雨鎮相隨。石頭城下還相遇。二月三日江南春。滿城濛濛起香塵。隔牆試聽歌一曲。乃是資賢宅裡人。綠窗繡幌天將曉。殘燭依依香鼻鼻。離腸却恨苦多情。軟帳薰籠空悄悄。殷郎去冬入翰林。九霄官署轉深沈。人間想望不可見。唯向月眞存舊心。我慚鬪茸何爲者。長感餘光每相假。陋巷蕭條正掩扉。相携訪我衡茅下。我本山人愚且貞。歌筵飲席常無情。自從一見月眞後。至

今贏得顛狂名。殷那月眞聽我語。少壯光陰能幾許。良辰美景數追隨。莫教長說相思苦。

亞仙

亞仙浙西妓。徐鉉贈詩云。翠黛顰如怨。朱顏醉更春。占將南國貌。惱殺別家人。粉汗沾巡盞。花鈿逐舞茵。明朝綺窗下。離恨兩殷情。

越賓

越賓金陵妓。徐鉉附書與鍾郎中謨。因寄詩云。暮春橋（海陵橋名）下手封書。寄向江南間越姑。不道諸郎少歡笑。經年相別憶儂無。鍾代越賓答詩云。一幅輕綃寄海濱。越姑長感情時恩。欲知別後情多少。點點憑君看淚痕。

史鳳

鳳宣城妓也。待客以差等。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鷄枕。鑲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自各有題詠。迷香洞云。洞口飛瓊佩。羽霓香風飄。拂使人迷。自從邂逅芙蓉帳。不數桃花流水溪。神鷄枕云。枕繪鴛鴦久。與栖新裁霧縠門。神鷄與郎酣夢。渾忘曉。鷄亦留連不肯啼。鑲蓮燈云。燈鎖蓮花。花照疊翠鈿。同醉楚台巍。殘灰別罷。能携纖手也。勝金蓮送轍回。絞紅被云。肱被當年僅。

禦寒。青樓慣染血猩執。牙床舒卷鶴鸞共。正值窗櫺月一團。傳香枕云。韓壽香從何處傳。枕邊芳馥戀嬋娟。休疑粉黛如鋌刃。玉女旃檀倚佛前。八分羊云。黨家風味足肥羊。綺閣留人漫較量。萬羊亦是男兒事。莫學狂夫取次嘗。閉門羹云。一豆聊供游冶郎。去時忙喚鎖倉琅。入門獨慕相如侶。欲撥瑤琴彈鳳凰。馮垂客於鳳。罄囊有銅錢三十萬。盡納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照春屏而歸。

張窈窕

窈窕寓居於蜀。當時詩人雅相推重。其寄故人詩云。淡淡春風花落時。不堪愁望更相思。無金可買長門賦。有恨空吟團扇詩。又贈所思云。與君咫尺長離別。遣妾容華爲誰說。夕望層城眼欲穿。曉臨明鏡腸堪絕。又有春情句云。滿院花飛人不到。含情欲語燕雙雙。

卓英英

英英成都女郎。與眉娘元士相倡和。

董和

和字仙客。名倡也。長沙浪士王渲爲作麗服。圖鸚鵡狀。號相如錦。久而都下亦效之。

玉潤子

玉潤子倡女也。洛陽少年崔瑞卿多貲善游冶。爲造綠象牙五色梳。費錢近二十萬。

寵寵

寵寵女妓。朱起所留意。逢青巾短袍者。取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

小東

小東長沙妓。以能詩得幸於馬氏。後國入爲郡。窮於京師。而人不知。有詢長沙宮中事者。必南望泣涕而後言。宋汝陰王銍爲作小東詩。

韓襄客

襄客漢南妓。有句云。連理枝前同設誓。丁香樹下共論心。

瑞卿

瑞卿湖南歌妓。馬氏之有湖南也。歐陽彬詣府求見。掌客吏索賄。不予。擲名紙於地。彬因落魄湖南市中。歌姬酒徒無不狎。瑞卿慕其才。延致於家。瑞卿故歲時供奉武穆王。彬乃作九州歌授之。俾當筵而奏。王竟不之問。西蜀圖綱將發。瑞卿以家財資彬。隨綱吏入蜀。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爲翰林學士。後官至尙書左丞。卒。迎瑞卿偕老。



青樓小名錄卷三

京口趙慶楨小亭氏輯

宋

小英

小英官妓。張乖崖席上贈歌曰。天教擅百媚。相映如明花。住近桃花坊。正面門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稱言不得。龍腦薰衣香入骨。維揚軟縠如雲英。毫郡輕紗似蟬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向人間爲歌妓。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碾成。眼似秋波雙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遏雲長且清。有時歌罷下香砌。幾人魂魄遙相驚。人看小英心已足。我看小英心未足。爲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爾新翻曲。

賈愛卿

愛卿長安官妓。韓魏公爲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爲愛卿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白牡丹

白牡丹官妓名。韓魏公帥定狄青爲總管。一日會客。白牡丹者。因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譏其面涅文也。青來日遂答白牡丹。〔按說鈴云。俗傳呂洞賓戲妓女白牡丹。非也。乃宋人顏洞賓耳。顏洞賓亦係散仙。〕

王宮花

宮花成都營妓。文潞公帥蜀。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鄴。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爲之動。徧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少愚。使迎於漢州。且携王宮花者往。僞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按王宮柳一作陽臺柳。首句則云蜀國佳人號細腰。〕

添蘇

添蘇長安名妓也。處士魏野與鳳閣舍人孫僮敦編素之舊。野和詩有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珮珊珊之句。孫因以野詩贈添蘇。添蘇喜。如獲寶。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於堂壁。銜矚於人。未幾野至長安。有好事者密召過添蘇家。添蘇見野貌魯質。固不前。席野忽見堂壁新題。添蘇曰。魏處士見譽之作。野乃索筆。別紀一絕曰。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閑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遇。此

見續湘山野錄。又侯鯖錄云。劉原父。晚守長安。眷官妓蔡嬌。所謂添酥者也。召還作詩別之曰。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更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又過庭錄云。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晝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杯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關。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送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按添蘇添酥蔡嬌茶嬌要皆傳聞之誤。但守長安者爲原父。儼若貢父名。攷未嘗爲長安守也。）

楊皎

皎臨邛官妓。張才翁風韻不羈。初仕臨邛秋官。郡守張公庠待之不厚。會有白鶴之遊。郡守率屬官同往。才翁不預。乃語皎曰。到彼有詩詞可速寄來。公庠既遊白鶴。留題云。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閑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皎錄寄才翁。才翁增減作雨中花詞。寄皎云。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雕鞍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消沈。正是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忍負歸心。別離長恨。飄蓬無定。誰念

會合難憑。相聚裡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欄垂袖。聊寄登臨。公庠再坐。皎歌於側。公庠問之。皎前稟曰。張司理恰寄來。令皎歌之。以獻台座。公庠遂青顧才翁尤厚。

盧媚兒

媚兒。潁州官妓。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蓉香。時歐公領郡事。頗異之。舉以問蜀僧。僧固能知人宿命。因曰。此女前生爲尼。誦妙法蓮華經三十年。以一念之差。失身至此。後因郡會侍側。告以僧語。命取經令讀。一閱如流。宛若素習。

花娘

梅聖俞歌云。花娘十二能歌舞。藉甚聲名居樂府。荏苒其間十四年。朝爲行雲暮爲雨。格高氣俊能動人。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歲適從江國來。時因醺席相微語。雖有幽情未得傳。暗結慙懃度寒暑。去春送客出東城。舟中接膝心已傾。自茲稍稍有期約。五月連航並釣行。曲堤別浦無人處。始笑鴛鴦浪得名。爾後頻逢殊嫵婉。各恨從來相見晚。月下花前不暫離。暫離已抵銀河遠。青鳥傳音日幾回。鷄鳴歸去暮還來。經秋度臘無纖失。愛極情專易得猜。前年南浦尋芳卉。小忿不勝投袂起。官司乘釁作威稜。督促倉皇去閭里。瀟瀟風雨滿長溪。一舸翻然逐流水。忽逢小史向城東。泣淚寄言心欲死。願耶

日日致青雲。妾已長甘在泥滓。更悲恩竟不得終。世事難憑何若此。郎聞茲語痛莫深。天地無窮恨無已。我今爲爾偶成章。便欲緘之託雙鯉。

愛愛

愛愛姓楊氏。錢塘倡家女。年十五。尙垂鬟。性善歌舞。幼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其調。泛舟西湖探荷。爲金陵少年張暹所調。遂相携潛遁於京師。暹家雄於財。亦曉音律。歲時嬉遊。以犢車同載。踰二年。暹爲父捕去。不及與愛別。留於巷中舍。一日人傳暹死。或往慰問。愛愴然泣下。曰。是必虛語。若果然。亦不願他從。故鄉道遠。必不能自還。當死此舍。自爾素服蔬膳。日呱呱而泣。不復親近樂器。里之他婦。欲往見之。卽反關不納。好事有力者。百計圖之。終不可及。愛姿體纖素艷發。不類人間人。後三年。念暹之勤。感疾而死。

徐仲車云。子美爲愛愛歌。其詞淫漫。而序事不得愛愛本心。甚無以示後。予欲爲子美抉去其文。而易以此歌。(序不錄)曰。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何勝道。昨夜閒看愛愛歌。坐中歎息無如何。愛愛本是娼家女。金魂玉魄沈塵土。歌舞吳中第一人。綠鬢雙鬟纔十五。耳聞目見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危兮厲志深。半夜窗前淚如雨。假饒一笑得千金。何如嫁作良人婦。桃李不爲當路花。芙蓉開向秋風渚。忽然一日逢張

氏便約終身不相棄。山可磨兮海可枯。生惟一兮死無二。有如樗櫟叢中木。忽然化作瀟湘竹。又如黃鳥春風時。遷喬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馬來成都。弄玉吹簫能幾曲。不聞馬上琵琶聲。忽作山頭望夫哭。去年春風還滿房。昨夜明月還滿床。行人一去不復返。不念關山歧路長。前年猶惜縷金衣。去年不畫深胭脂。今年今日萬事已。鮫綃翡翠看如泥。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不忠所事兮。志將何求。蛾眉皓齒兮。妾之所憂。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嚶嚶草蟲兮。趨趨阜蟲。靡不有初兮。鮮克有終。鴛鴦于飛兮。畢之羅之人。間此恨兮。何時可休。深山人迹不到處。病鸞歛翼巢空枝。

李琦

琦（一作琪）黃州妓。東坡在黃日。每用官妓侑觴。羣姬持紙乞歌詞。不違其意而予之。琦獨未蒙賜。至移汝郡。祖行。琦捧觴再拜。取領巾乞詩。坡大書云。東坡七載（一作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及（一作贈）李琦。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至將徹具。琦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一作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一作吟）詩。獎飾乃出諸人右。（按海棠譜謂東坡謫齊安時事。妓名李宜。詩首句東坡居士文名久）

周韶

韶杭州營妓。多蓄奇茗。嘗與君謨鬥勝之。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時有服衣白一座。嗟歎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欄便不同。應笑西園桃與李。強勻顏色待秋風。龍靚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作武陵人。

胡楚 龍靚

楚靚皆杭妓。俱有詩名。胡云。不見當年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於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野於是爲作詞。

秀蘭

秀蘭杭之營妓。東坡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群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坡問其故。答曰。沐浴倦臥。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裝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有屬意於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蘭含淚力辯。而坡亦從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石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坡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

容妙絕。府僚大悅。劇飲而罷。

鄭容 高瑩

容瑩皆京口營妓。東坡自錢塘被告。過京口。林子京作守。坐乃二妓出牒。容求落籍。瑩求從良。子京命呈東坡。坡素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檣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端也。

瓊芳

瓊芳杭妓。毛澤民爲郡法曹。與善。及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云。淚濕欄干。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東坡方守杭。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坡歎曰。那僚有詞人而不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款洽數月。

琴操

琴操杭妓。西湖有一倅。閒唱少遊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琴操在側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卽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

頻回首。烟。靄。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墻。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謾。
贏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時。何。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
東。坡。聞。而。稱。賞。之。後。坡。在。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問。琴。云。何。謂。湖。中。景。答。云。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掃。巫。山。一。
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車。馬。
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卽。削。髮。爲。尼。

王朝雲

朝雲。錢。塘。名。妓。東。坡。絕。愛。幸。之。納。爲。姬。侍。及。貶。惠。州。家。妓。都。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坡。
甚。憐。之。作。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却。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絡。秀。方。同。老。天。女。維。摩。忽。解。
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裙。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已。而。朝。雲。
卒。臨。終。誦。金。剛。四。句。偈。而。絕。復。和。前。韻。悼。之。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一。朝。雲。有。子。曰。幹。兒。
未。替。而。亡。不。使。童。烏。與。我。元。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
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坡。在。惠。州。與。朝。雲。間。坐。時。青。女。
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嚙。淚。滿。衣。襟。
坡。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坡。大。笑。曰。吾。方。

悲秋。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死。終身不復聽此詞。坡又有西江月詠梅花詞。所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亦爲朝雲也。

李秀奴

秀奴杭妓。靈隱寺僧了然迷戀之。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不納。了然怒擊之。隨斃。時東坡治郡。獄院推勘時。見僧臂上有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致今世苦相思。坡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個禿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

娉娉

娉娉姓馬氏。在東坡席上。坡令求詩於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張玉姐

玉姐宿州妓。字溫卿。色藝冠一時。沈子山爲獄掾。最所鍾愛。罷官途次南京。念之不忘。爲剔銀燈一闋云。一夜隋河風勁。霜混水天如鏡。古柳長堤。寒烟不起。波上月。無流影。那堪嫺聽疎星外。離鴻相應。須信道。情多是病。酒未到。愁腸還醒。數疊蘭衾。餘香未減。

甚時枕鴛重並。教伊須更將盟誓後言約定。其後明道中張子野、黃子思相繼爲掾。尤賞之。偶陳師之求古。以光祿卿來掌權。酖溫卿遂託其家。僅二年而亡。才十九歲。子思以詩吊之云。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結不成。爲報兩京才子道。好將詩句吊溫卿。

盼盼

盼姓馬氏。徐州營妓。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効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陳后山南鄉子引云。晁大夫增飾披雲。務欲壓黃樓。而張馬二子皆當年尊下世。所謂英英盼盼者。盼卒。英嫁。而盼子之瑩。頗有家風。而曹妓未有顯者。黃樓不可勝也。作南鄉子以歌之云。風絮落東鄰。點綴繁枝。旋化塵。關銷玉樓巢燕子。冥冥桃李。摧殘不見春。流轉到如今。翡翠生兒翠作衿。花樣腰身。宮樣立娉婷。困倚欄杆一欠伸。按后山所云盼盼卽是馬盼餘則非祇一人也。

又盼盼瀆南妓。黃涪翁過瀆。灑帥留府會盼盼侍焉。黃贈以浣沙溪曰。脚在靴兒四寸羅。唇邊朱麝一櫻多。見人無語但橫波。料得有心憐宋玉。祇因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向伊麼。盼盼拜謝。帥令唱侑觴。盼盼唱惜春容詞。涪翁大喜。醉飲而別。惜春容詞曰。少年看花雙鬢綠。走馬章臺絃管逐。而今老更惜花深。終日看花看不足。坐中美女顏如

玉爲我一歌金縷曲。歸時壓倒帽簷欹。頭上春風紅綵綵。（按盼盼姓費山谷嘗贈以詩）

趙長卿有水龍吟詞題云。江樓席上。歌姬盼盼。翠鬟侑樽。酒行彈琵琶曲。唱梁州。醉語贈之云。酒潮勻頰。雙眸溜。美映遠山橫。秀風流俊雅。嬌痴體態。眼前稀有。蓮步灣灣移。歸拍裏。凌波難偶。對仙源。（長卿自號仙源居士）醉眼玉纖籠。巧撥新聲魚紋綉。我自多情。多病對人前。只推傷酒。瞞他不得。詩情嬾倦。沈腰消瘦。多謝東君殷勤。知我曲翻紅袖。拚來朝。又是扶頭不起。江樓知否。又南宋杭私名妓。沈盼盼。又金盼盼。臨安妓。爲王繼先子悅道所畜。

小蓮

小蓮琵琶女。東坡訴衷情詞云。小蓮初上琵琶絃。彈破碧雲天。按小山詞。亦有小蓮未解論心素句。又有記得青樓當日事。或寫向紅窗夜月前。憑誰寄小蓮句。或卽東坡所賦者。

薛希濤

希濤杭之官妓。熙甯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希濤通。爲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

英英

英王姓。楚州官妓。善筆札。學顏魯公體。蔡襄頃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臣贈之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作蠶頭魯公體。英英貌甚醜。故云。不事梳洗。中郎孫。君謨也。按徐鉉詩。東鄰妓女字英英。又柳永贈妓柳腰輕詞云。英英妙舞腰肢軟。再后山南鄉子詞引云。英英姓張。此疑卽柳之所咏者。然亦有三英英矣。

并麗華

麗華客寄宣城樂籍。善歌。有聲於江南。呂士隆守宣城日。甚眷之。士隆好緣微罪杖營妓。一日復欲杖。妓泣訴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以嘲之曰。莫打鴨。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秃鷓。秃鷓尙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

曹蘇哥（一作劉蘇哥）

蘇哥穎妓。往歲與悅已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之至苦。不勝鬱悒。以盛春美景。邀同約者。聯騎出城。登高塚相對慟哭。旣而酣飲。諸客聞之。賞其曠絕於流輩。晏元獻爲題絕句云。蘇哥風味逼天真。想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携酒哭青春。

小蘇

小蘇宿之官妓。善歌舞。元居中守郡。令就座客關彥長求詩。贈云。昔日聞蘇小。今朝見小蘇。未知蘇小貌。得似小蘇無。

攪娘

攪娘者。年小時。張子野初見於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頃時之容態。感之作詩云。十載芳洲採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能誤人。

謝媚卿

媚卿者。張子野逢於玉仙觀道中。爲謝池春慢詞云。繚牆重院。間有流鶯到。繡被掩餘寒。畫閣明新曉。朱檻連空闊。飛絮無多少。徑莎平。池水渺。日長風靜。花影閒相照。塵香拂馬。逢謝女。城南道。秀豔過施粉。多媚生輕笑。鬥色鮮衣薄。碾玉雙蟬小。春過了。琵琶流怨。都入相思調。接又有詞云。垂螺近額。走上紅裯初趁拍。只恐驚飛。擬倩游絲惹住伊。文鴛繡履。去似風流塵不起。舞徹梁州。頭上宮花顛未休。題但云贈妓。而李雨村亦以爲咏媚卿也。

劉淑女

淑女營妓。張文潛初官通許時。喜之。爲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三更夜雨衾。別燕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皆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未說蟾蜍如素領。固應新月學蛾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真情是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浪痕更着薄胭脂。北城月落烏啼夜。便是孤舟腸斷時。

楊珠

珠當塗妓。李端叔有贈人二小詩。或云是與珠者。詩云。通中玉冷夢偏長。花影籠階月浸涼。挽斷羅巾留不住。覺來猶有去時香。情隨榆莢不勝飄。心似楊花暖欲消。擬借瓊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嬈。

陶心兒

心兒蔡州妓。秦少游嘗眷之。贈南歌子云。玉漏迢迢盡。銀河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鷄催起。到天明。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尙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末句寓心字。按泊宅編以東坡浣沙溪詞中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當戶照綢繆兩句謂缺月三星善狀物不知爲心字也。

婁婉

婉字東玉。蔡州營妓。秦少游與甚密。贈水調龍吟詞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

驟。疎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繯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按起句及換頭。隱樓東玉三字。又按婁一作樓。婉或又作婉。婉。

趙瓊

瓊潭妓。善謳。秦少游南遷。一見悅之。後潭守宴客合江亭。張才叔在坐。令官妓悉歌臨江仙。一妓獨唱兩句云。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才叔稱嘆。索其全篇。妓云。夜居商船。鄰舟一男子。遇月色明朗。即倚橋而歌。聲極淒怨。但苦不能盡記。願一二同列往記。守許之。至夕飲酒以待。瓊亦與座。果一男子三歎而歌。瓊傾耳墮淚曰。此秦七度聲也。遣人問訊。即少游鄰舟。其詞曰。瀟湘千里。揆藍色。蘭橈昔日曾經。月明風靜。露華清。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橋。悄悄。時聞飛瑟泠泠。仙音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陳湘

湘楚妓。一盼歌舞。便出其類。學書亦進。求小楷於黃山谷。因作阮郎詞付之云。盈盈嬌女似羅敷。湘江明珠。起來綰髻。又重梳。弄粧仍學書。歌調態舞工。夫湖南都不如他。

年未厭白髭鬚。同舟歸五湖。

一東

一東歌者名。嘗索詞於東坡外兄程垓。因題一落索云。小小腰身相稱。更着人心性。一聲歌起。綉簾陰。都遏住行雲影。聞道玉郎家。近被春風勾引。從今莫怪一東看。自壓盡人間韻。

盈盈

吳女盈盈者。年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貌甚冶。詞翰清思。翹翹出群。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盈遴選嘉耦。乃許一笑。魏人王山能爲詩。標韻清卓。因下第薄遊東海。值盈盈於府守田龍圖宴。相得於樽俎間。從之驩處累月。山辭歸。盈盈悲不自止。明年以傷春曲寄山云。枝上差差綠。林間簌簌紅。已嘆芳菲盡。安能樽俎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安東。金鑣玉勒雪花隄。三十年前是俠少。鬢鬢昨日成衰翁。幾時滿飲流霞鍾。與君共醉夕陽中。山作長歌答之曰。東風豔豔桃李融。花園春入塗酥濃。龍腦透縷絞綃紅。鴛鴦十二羅芙蓉。盈盈初見十五六。眉試青膏鬢垂綠。道字不正嬌滿懷。學得襄陽大隄曲。阿母偏憐掌上。看自此風流難管束。鴛啄含桃未咽時。便會吟詩風動竹。日高一丈羅窗嘆啼鳥。壓花新睡短。膩雲纖指攏還偏。半被可憐留翠暖。淡黃衫袖仙衣輕。

紅玉欄杆粧粉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眼。橫波艷。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嫩才如韓壽。潘安亞。擲果竊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別有私言銀燭下。簾聲浪縷金泥額。六尺牙床羅帳窄。釵橫啼笑兩不分。歷盡風波腰一捻。若教飛上九天歌。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幾許。前年按舞使君筵。眸蹙忍羞頭不舉。鳳凰簫冷曲成遲。凝醉桃花過風雨。阿盈阿盈聽我語。勸君休向陽臺住。一生縱得楚王憐。宋玉多才誰解賦。洛陽無限青樓女。袖攏紅牙金鳳縷。春衫粉面誰家郎。只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倖五陵兒。一日心冷玉如土。雲零雨散那堪悲。空入他人夢來去。浣花溪上海棠灣。薛濤朱戶皆金鑲。韋臬筆逸玳瑁落。張祐蓋滑琉璃乾。壓倒念奴價百倍。興來奇怪生毫端。醉眸覷紙聊一掃。落花飛雪聲漫漫。夢得見之爲改觀。樂天更敢尋常看。花開不肯下翠幕。竟日烜赫羅調鞍。掃眉塗粉逾七十。老大始頂菖蒲冠。一灣七十始頂菖蒲冠。學謝自然上升之術。至今愁人錦江口。秋蛩露草孤墳寒。盈盈大雅真可惜。爾生此後不可得。滿天風月獨倚欄。隔岸深雲呼佚墨。久之不見予心憶。高磯去天無幾尺。斜陽銜山雲半紅。遠水無風天一碧。望眼空遙沈翠翼。銀河易闕天南北。瘦盡休文帶眼移。忍向小樓清淚滴。又明年。山適淄川。於邸舍得盈盈簡。欲偕遊山東。時方初夏。山以病不克赴約。秋中再如山東。盈已死。死先一夕。夢美人執一紙書。

曰。玉女命汝掌文牘。及覺。泣以白母曰。兒不復久居人間矣。異日當訪我於東山。故山
中。之。曰。燭花紅。死睡初醒。一枕孤懷。病客深海上。有仙應入夢。人間無路可藏生。乾坤
眼闔成新恨。風月人歸似舊情。漢殿香消春寂寂。夕陽無語下西城。山登岱岳。至玉女
池。題詩於石云。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遊。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冷幾經瓊樹
秋。風月過情須感慨。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特地愁。又曰。柳條
黃盡杏梢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色笑春風似醉。寂寥惟少賞花人。憶昔閒粧淡。亭衣
一妓紅拂牡丹微。無端不入襄王夢。爲雨爲雲到處飛。歸次夢遊日觀峯。北見石上大
字筆跡類盈書。曰。絳闕珠宮鎖亂霞。長生未曉棄奢華。斷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
裏家。歷劫易翻滄海水。濃春難謝碧桃花。紫臺樹隱瑤池闊。鳳懶龍驕日又斜。忽寤是
夕昏醉。有女奴召至洞府。見盈聞雞聲辭訣。恍然出洞。但蒼崖古木。感愴而返。山有筆
奩錄。詳記所遇。

楚珍

楚珍。彭澤娼女。善三色書。草篆八分皆工。家藏長沙古帖。標籤皆其題署。宣和間有跋
其後者云。楚珍蓋江南奇女子。初雖豪放不群。終以節顯。吾嘗見其過湖詩。清勁簡遠。
大有丈夫氣。故知此人胸中不凡。

趙才卿

才卿成都官妓。性黠慧。帥府與都鈐帥會飲。命才卿佐酒作詞。應命立就。歸梁燕云。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皇拓境思名將。捧飛詔欲登途。從前密約盡成虛。空贏得淚流珠。

馮蝶翠

蝶翠大梁妓。洞庭葉商眷之。罄其貲。凍餒爲磨傭。蝶翠私與金。勉爲生計。數載贏利甚厚。取馮歸老焉。

譚意歌 丁婉卿

意歌（一作哥）八歲喪親。流落長沙。依妓丁婉卿。年未及笄。貌美。工文翰。車馬如市。未嘗接見一人。獨與汝州張文潭善。張調官。意歌餞別云。子乃名家。我爲娼類。今之分袂。決無後期。但腹中懷君之息數月矣。君宜垂念。別後寄張詩云。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願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張內逼慈親。外格物議。納婚孫殿丞女。三年孫謝世。（一云意歌鬱鬱成疾三年而死）有客自長沙來云。意歌掩戶教子。買田百畝自給。張乃如長沙攜歸京師。其子後登進士。

王幼玉

幼玉名眞姬。字仙才。本京師人。流落衡州。姊妹三人皆爲名娼。而幼玉尤妙歌舞。美顏色。夏公西遊衡陽。宴上贈詩云。眞宰無私心。萬物逞殊形。嗟爾蘭蕙質。遠離幽谷清。風雲暗助秀。雨露濡其冷。一朝居上苑。桃李讓芳馨。東都柳潤卿。富豪傑士玉。一見曰。茲我夫也。富亦有意室之。而時方倦游。未能爲計。其家竊知之。噴有言。富遂不復往。一日遇玉於江上。相與沽飲。自解鬟剪髮。一縷遺富曰。素寶之如玉。然於子無惜也。富因感鬱成疾。玉私遣人餽問不絕。富既愈。贈以長歌云。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戶牖紅暉起。其間宴息皆仙子。絕世嬌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謫向衡陽市。嬌嬈飛下九天來。長在倡家偶然耳。天姿才色擬絕倫。壓倒花衢衆羅綺。紺髮濃堆巫峽雲。翠眸橫剪秋江水。素手纖長細細圓。春筍脫向青烟裏。緩步蓮花窄窄弓。鳳頭翹起紅裙底。有時笑倚小欄杆。桃花無顏亂紅委。王孫送日以勞魂。東鄰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兒。呼童控馬相追隨。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雲鎮相續。皇都年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玉一見苦留心。殷勤厚遣行人囑。青羽飛來洞戶前。惟耶苦恨多拘束。偷身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鬟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斷。兩心濃更密。如綿自古美事多。磨隔別時兩意空懸懸。清宵長嘆明月下。花時酒淚東風前。怨入朱絃危更斷。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舊寫恨託誰傳。奈何幼

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金買醉。屬傭人。密約幽歡。鎮相誤。將刃欲加。連理枝。引弓欲彈。鷓鴣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波緊。無船渡。桃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塵埃。無覓處。郎心玉意。共殷勤。同指松筠。情愈固。願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時。自相遇。他日得郎歸。來時携手。同上烟霞路。富將歸。玉潛往。話別飲野店中。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於酒飲之。是夕同宿江上。富作醉高春詞。以別曰。人間最苦。最苦是別離。伊愛我。我憐伊。青草岸頭。人獨立。畫船歸去。櫓聲遲。楚天低。回望處。兩依依。後會也。知俱有願。未知可日。是佳期。心下事。亂如絲。好天良夜。還虛過。辜負得。兩心知。願伊家。衷腸在。一雙飛。後得玉書。有蠶死燭灰之語。富大傷感。一日殘陽沈西。疎簾不捲。見有半面出屏間。乃幼玉也。日以思君成疾。今化去。欲來一見。我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爲驗。遂不見。富甚驚愕。異日聞玉未死。前剪其髮。及指甲。囑侍兒曰。郎平日愛我。手足眉目。皆不可寄。若來訪。以此與之。富傷悼不已。語及輒流涕。

謝素秋

素秋洛陽人。嫗携來樊城。才色無雙。誓非才士。必不失身。邑趙生汝舟者。年少負才。因往訪焉。不遇。覩庭間紅梨花盛開。題其壁云。換却冰肌玉骨胎。丹心吐出異香來。武陵溪畔人休說。只恐夭桃不敢開。女歸因和云。本分天然白雪香。誰知今日却濃粧。秋千

院落溶溶月。羞覩紅脂睡海棠。以詩寄生。且訂晤期。會勢家挾求。女不從。逐之行。遂還洛陽。適故人劉輔守洛陽。招生。生往見。首以素秋問。劉僞令徵素秋侑觴。而以病死還報。翼絕其念。館生於王參軍廢園。因而成病。爲求醫。却之曰。療吾病。除是素秋重生耳。劉乃授意素秋。使僞爲王參軍女。月夜彷徨園亭。生心動。宛轉成好。鬱抱頓開。久之。試期逼。生戀女。未有行色。劉復屬賣花姬詣園。僞爲奠其亡兒者。生問之。對曰。昔參軍女甚美。亡瘞園中紅梨樹下。往往出魅人。吾子以是死。今忌日奠之耳。詢女狀。貌服色相類。乃大恐。即携寓他室。及明。遂辭輔行。是歲登第。得選。還道從洛陽。劉觴之。命素秋見生。大駭。輔述始末。爲治婚禮。竟爲夫婦。按素秋宋詩紀事作金蓮。

崔念四

念四。政和間妓。有士人作踏青遊贈之。盛傳都下。詞云。識個人人恰止。二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裡。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裡。蕭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溫琬

琬字仲圭。本姓郝氏。良家子。父沒。流落爲倡。通翰墨。尤長於詩。蔡子醇訪得三十篇。其

寄遠云。小花靜院東風起。燕燕鶯鶯拂桃李。斜倚紅墻下。遠人樓外春山幾千里。又郡守命賦香篆云。一縷祥烟綺席浮。瑞香濃膩遠賢侯。還同薄命增惆悵。萬轉千回不自由。

胡文媛

文媛汴妓。歸河東茹魁。嘗云。物之同本者。開花則相背。况二姓結一生之好。能無反覆乎。故有句云。卻有一端宜恨處。開花相背有何功。

桂英

桂英姓殷氏。居萊州北市深巷。王魁下第。遊其家。英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醴。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明春登第之兆。取擁項羅巾。請魁題詩云。謝氏筵中聞雅唱。何人憂玉在簾幃。一聲透過秋空碧。幾片行雲不敢飛。英曰。君但爲學。四時所須。我爲辦之。由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英爲辦西遊之用。將行。往州北海神廟盟誓。不相負。後唱第爲天下第一。英以詩賀。復又寄詩云。上國笙歌錦繡鄉。仙郎得意正疎狂。誰知憔悴幽閨質。日覺春衣絲帶長。又詩云。上都梳洗逐時宜。料得良人見卽思。早晚歸來幽閣裡。須教張敞畫新眉。魁私念科名如此。可以一倡玷辱。竟不復答書。而魁父已約崔氏爲親。及魁授徐州僉判。英喜曰。徐此去不遠。當使人近我矣。復遣僕持書以往。

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莫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自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英也。魁曰。汝固無恙乎。英曰。君輕恩薄義。負約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爲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英曰。得君之命乃止。不知其他。魁欲自刺。母曰。汝何悖亂如此。魁曰。日與冤會。逼迫以死。母召道士馬守素薦醮。守素夢至官府。魁與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勿復醮也。後數日魁竟死。

李師師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亦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娼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既即位。好事奢華。童貫朱勗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園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狹邪遊。內押班張迪者。寺人也。故與李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屢導帝至其家。一日偶周邦彥先在焉。知帝至。匿於床下。帝自携新棖一顆云。江學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

邦彥悉聞之。即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吳鹽成雪。纖手破新棖。錦幄初溫。獸烟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家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未幾歌於上前。問誰作。則以邦彥對。上怒。授旨蔡京以監稅周邦彥職事廢弛。押出國門。間日復幸師師家。不過。更初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問何往。云周邦彥得罪去。致酒與別。間有詞否。云有蘭陵王詞。因歌云。柳陰直。烟裡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惜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折柔條。過千尺。間尋舊踪跡。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帆風快。半篙波綠。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別浦灤洞。津埃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携手吹笛。沈思前事。夢裡淚偷滴。上喜。復召爲大晟樂官。按浩然齋雅談云。邦彥爲太學生時。遊師師家。值祜陵賦小詞。所謂并刀如水。吳鹽勝雪者。蓋紀此夕事也。未幾李歌於上前。遂與解褐。自此通顯。明日朝廷賜醕。師師又歌大醕六醕二解。上顧問教坊使袁祐。祐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彥作也。召邦彥問六醕之義。上喜。將留行。且以祥瑞沓至。將使播之樂府。會起居郎張果與之不咸。廉知邦彥嘗於親王席上作小詞。贈舞鬟云。歌席上。無賴是橫波。寶髻玲瓏。歌玉燕。繡巾柔膩。掩香羅。何況會婆婆。無個事。因甚歛雙蛾。淺淡梳粧。疑是畫。惺鬆言語。勝聞歌。好處是情多。爲蔡京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師師

後入禁中。封瀛國夫人。朱希真詩云。解唱陽關別調聲。前朝惟有李夫人。卽其人也。此與前說多不合。故錄之。備攷。又宣和遺事云。七夕上幸師師家留宿。臨別約再會。乃解龍鳳鮫綃直繫爲信。都巡官賈奕。師師結髮壻也。深妒其事。題南鄉子云。閒步小樓前。見個佳人。貌似仙。暗想聖情渾事。夢追歡。執手蘭房。恣意眠。一夜說盟言。滿掬沈檀噴。瑞烟。報道。早朝歸去。晚回。鬢留下。鮫綃當宿錢。次夜上至。得詞於粧盒。笑而袖之。後謫奕爲廣南瓊州司戶。

崔念月

政和間。李師師。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時。晁叔用每會飲。多召侑席。其後十許年。再來京師。二人尙在。而聲名溢於中國。李生者。門第尤峻。叔用追往昔作二詩以示江子之云。少年使酒走京華。縱步曾游小小家。看舞霓裳羽衣曲。聽歌玉樹後庭花。門侵楊柳垂珠箔。窗對櫻桃捲碧紗。坐客半驚隨逝水。吾人星散落天涯。春風踏月過章華。青鳥雙邀阿母家。繫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桃出隔牆花。髻深釵暖雲侵臉。臂薄衫寒玉照紗。莫作一生惆悵事。鄰州不在海西涯。靖康中。李生與同輩趙元奴。及築毬吹笛袁絢武震輩。例籍其家。李生流落於浙中。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然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

蔡奴

蔡奴、北宋汴妓。卽鄆六也。吳興東林沈偕家饒於財。少遊京師。入上庠好狎游。時蔡奴聲價甲於都下。沈欲訪之。乃呼一賣珠人於其門。首茶肆中議價。再三不售。撒其珠於屋上。賣珠者窘甚。沈笑曰。第隨我來。依汝所索還錢。蔡於簾中窺見。令取視之。珠也。大驚。惟恐其不來。後數日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前日撒珠。至。笑接之。甚至一日携上樊樓。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沈偏語在坐。皆令極量盡歡。至夜盡爲還所值而去。於是豪侈之聲滿三輔。

周月僊

月僊、餘杭名妓。意態艷冶。工詞翰。柳耆卿東京才子。年二十五。來守茲郡。造翫江樓於水滸。每召月仙至樓歌唱。欲私之。月仙不從。柳訪知。與隔岸黃員外情密。每夜用舟往來。因命舟人乘渡強淫之。月仙惆悵作一絕云。自嘆身爲妓。遭淫不敢言。羞過明月渡。懶上載花船。次日柳宴翫江樓。召月仙佐酒。令舟人在側。酒半。歌月仙之詩。月僊惶愧拜謝。遂與柳歛洽。柳作詩曰。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岸。肯教辜負此時情。柳因此自損其名。

秀香

秀香、柳也。妓耆卿贈詞云。秀香家住桃花徑。算神仙才堪並。層波細剪。明眸膩玉。圓搓

素頸。愛把歌喉當筵逞。遏天邊亂雲愁凝。

心娘 酥娘 佳娘

柳者卿玉樓春詞。心娘自小能歌舞。舉意動容皆濟楚。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飛燕妒。玲瓏繡扇花藏羽。宛轉香茵雲襯步。玉孫若擬贈千金。只在畫樓東畔住。又酥娘一搦腰肢。鼻回雪縈塵皆盡妙。又佳娘捧板花鈿簇。唱出新聲群艷服。皆玉樓春詞。

瑤卿

瑤卿能詩妓也。耆卿鳳銜盃詞云。有美瑤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詩長簡。想初學苔牋。旋揮翠管。紅窗畔。漸玉箸銀鈎滿。

蟲蟲

耆卿集賢賓詞云。就中堪人屬意。最是蟲蟲。有畫難描雅態。無花可比芳容。又玉樓春詞云。蟲娘舉措皆淹潤。每到婆娑偏雅俊。香檀敲緩玉纖遲。畫鼓聲喧蓮步緊。

閨麗

麗汝妓。晁補之有詞憶之云。小小盈盈珠翠。憶得眉長眼細。曾共映花底語。已解傷春情意。又云。與問堵上簸錢時節。記微笑。但把纖腰向人嬌倚。

輕盈

輕盈妓名也。晁補之有行香子詞贈之云。柳態纖柔。雪艷疎明。問人來人道輕盈。柳眉蓮臉。一寸波橫。比瀟湘處。猶難稱此佳名。又綠頭鴨詞題云。韓師樸相公會上觀輕盈彈琵琶句云。繡屏深。麗人乍出。坐中雷雨起。鷗絃。又過堯民見輕盈所留題紫玉簫句云。羅綺叢中。笙歌隊裏。眼狂初認輕盈。無花解比。似一鉤新月。雲際初生。

小

小官妓名。坐中乞詞於毛滂。其首句云。柳枝却學腰肢裊。好似江東小。

夢雲

夢雲笙妓。對趙仙源忽有剪髮齊眉修道之語。趙爲作臨江仙詞云。葢嫩花房無限好。東風一樣春工。百年歡笑酒樽同。笙吹雛鳳語。裙染石榴紅。且向五雲深處住。錦衾繡幌從容。如何卽是出樊籠。蓬萊人少到。雲雨事無窮。

婉卿

婉卿妓也。初夏試生紗衣持素扇。索詞於仙源。因作鷓鴣天詞云。牙領番騰一線紅。花兒新樣喜相逢。薄紗衫子輕籠。削玉身材瘦怯。風人易老。恨難窮。翠屏羅幌兩心同。既無閒事。榮懷抱。莫把雙蛾。皺碧峯。

鄭小奴

小奴馮川妓。石孝友鷓鴣天云。別後應憐信息疎。西風幾度到庭梧。夜來徒有鴛鴦夢。春去空餘蛺蝶圖。烟樹遠。塞鴻孤。垂垂天影帶平蕪。憑誰寄此相思曲。寄與馮川鄭小奴。

楊玉

玉本京師孝感坊邢知縣女。名春娘。與舅單推官子名符郎者。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中。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單亦舉家往揚州待闕。約官滿歸成婚。是年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爲虜。轉賣全州娼家。名楊玉。玉能作小詞。每公庭侍宴。前後守倅皆重之。紹興初。符郎以父蔭爲全州司戶。見玉甚慕之。有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爲地。而太守嚴明未敢。後司理置酒請司戶。只令玉一名祇候。酒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息於書齋。司理令玉侍。因得一遇。推究所自。玉以實對。因大泣下。司戶心知其春娘也。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復司理。仍召玉佐樽。因正言語曰。我今喪偶。汝肯隨我乎。玉曰。妾所願也。司戶乃發書告父。時父在省爲郎官。乃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續舊婚。父又致書全州太守。竟如法成婚。(按符郎名飛英。字騰實)

李英

英亦全州妓。本與楊玉連名。其樂色皆玉教之。玉將隨司戶去任。置酒與義姊妹情厚。

者話別。英忽持玉失聲哭。求爲解網去。願作司戶針線人。玉屬司戶告太守。挈與俱去。後生一子。



青樓小名錄卷四

京口趙慶楨小亭氏輯

宋

張濃

濃錢塘樂籍名姝也。爲張芸女。色艷妙天下。左與言策名後。入錢塘幕府時。甚眷之。如盈盈秋水。澹澹春山。及帷雲剪水。滴粉搓酥之句。皆爲濃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後委身於立勳大將。易姓章。疏封大國。紹興中。左因覓官赴闕下。暇日行天竺間。忽逢車輿甚盛。中麗人褰裳顧左而言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視之乃濃也。與言醒然有悟。卽拂衣東渡。爲浮屠。按詞綜作濃。似當作穠。雪履齋記筆云。張俊有愛姬。乃錢塘妓張穠。頗涉書史。柘皋之役。俊發書囑以家事。穠引霍去病趙雲事堅其心。俊以其書檄奏。高宗親書獎諭。又三朝北盟會編云。俊以愛妾榮國夫人張氏爲繼室。嫌其同姓。遂改爲章氏。循王爲中興名將。閨中良助。堪與韓蘄王夫人梁氏比烈焉。（按西湖志餘云。俊取杭州甲妓張穠以去。是固因軍變威劫而從。視梁之事。韓其初迥不侔也。）

趙總憐 王稱心 潘稱心

總憐能棋分茶寫字彈琴。以歌扇乞詞於向子諲。因戲贈詞云。趙燕豔傾花裏仙。烏絲欄寫永和年。有時閒弄醒心絃。茗盃分雲微醉後。紋楸斜倚髻鬟偏。風流模樣總堪憐。王稱心效顰亦有是請。因再作浣溪紗贈之云。曾是襄王夢裡仙。嬌痴恰恰破瓜年。芳心已解品朱絃。淺淺笑時雙鬢媚。盈盈立處綠雲偏。稱人心事儘人憐。首尾句各寓趙總憐。王稱心三字。又杭官妓潘稱心。

陳宋隣

向子諲有贈陳宋隣浣溪紗四首。其二云。翡翠衣裳白玉人。不將朱粉污天真。清風爲伴月爲隣。枕上解隨良夜夢。壺中別是一家春。同心小綰更尖新。又贈以生查子云。娟娟月入眉。整整雲歸鬢。鏡裡弄粧遲。簾外花移影。斜窺秋水長。軟語春鶯近。無計奈情何。只有相思近。

郭小娘

郭小娘作道裝。向子諲贈南歌子詞云。縹緲雲間質。輕盈波上身。瑤林玉樹出風塵。不是野花凡草等閒春。翠羽雙垂珥。烏紗巧製巾。紺珠不動兩眉顰。須信鉛華銷盡見天真。

馬瓊瓊

瓊瓊南渡後。妓朱端朝肄業上庠。與之情密。瓊亦傾心事之。凡百費用。皆爲辦給。既第。授南昌尉。遂脫瓊籍。携歸闕。一區爲東西閣。東居正室。而瓊處於西。及單騎赴任。屬曰。此去書信來往。二閣混同一緘。復書亦如之。經半載。得東閣書。而西閣無之。復書西閣亦不及見。瓊乃密遣僕往。端朝開緘。無一字。止雪梅扇面。後寫一詞云。雪梅妬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起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端朝竟棄官歸。抵家置酒會二閣。東閣曰。君且判斷雪梅是非。安在。端朝作浣溪紗云。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雪花多一出。雪如梅蕊少些香。花公非是不思量。自後二閣歡會如初。端朝亦不復出矣。

段雲卿

雲卿廬陵歌妓。韓東浦玉贈以水調歌頭。有云。家在金河堤畔。身寄白蘋洲末。南北兩悠悠。又云。聽君謳佇雲却月。新弄一曲洗君憂。按趙師使介之有滕王閣贈段雲卿浣溪詞云。落日沈沈墮翠微。斷雲輕逐浣風歸。西湖南浦畫屏圍。一目波光明欲溜。兩眉山色翠常低。須知人與景相宜。次句中寓名姓。疑雲輕即雲卿也。

沈養娘

賽娘能棋。趙介之爲作點絳唇詞云。裊裊娉娉。可人尤賽娘風韻。花嬌玉潤。一捻春期盡。占路藏機。已向碁中進。但休問酒旗花陣。早晚爭先勝。

曾韻

韻字韶美。小名勝喜。行念八。楊无咎爲作嬌人嬌壽詞中戲寓其行字云。露下天高。最是中秋景勝。喜小名銀蟾。十分增暈。嫦娥飛下見露鬟風鬢。念八景園中畫。誰能盡。慢奏雲韶。美斟仙醞。清不寐。桂香成陣。只愁來夕。又陰晴無準。却待重圓後。期難問。又有蝶戀花。曾韻鞋詞云。端正纖柔如玉削。窄襪宮鞋。軟襯吳綾薄。堂上細看纔半擲。巧偷強奪。嘗春酌。穩稱身材輕綽約。微步盈盈。未怕香塵覺。試問更誰如樣脚。除非借與嫦娥着。

黃瓊

楊无咎贈黃瓊好事近詞云。花裏愛姚黃。瓊苑舊曾相識。不道風流種在。又一枝傾國。口圖遮斷倚欄人。休教妄攀折。其奈老來情減。負十分春色。首二句伏黃瓊字。

李瑩

楊无咎贈李瑩帶人嬌詞云。惱亂東君。滿目千花百卉。偏憐處愛他穠李。瑩然風骨。占十分春意。休漫說。唐昌觀中玉蕊。妬雪凝霜。凌紅掩翠。看不足。可人情味。會須移種向

曲欄幽蹙。愁綠葉成陰。道傍人指。中伏李瑩字。

白玉

楊无咎贈白玉明月棹孤舟詞云。不假鉛華嫌太白。玉搓成體柔腰搦。明月堂深。蓮花杯軟。情重自斟瓊液。寄語砧砧休並言。秦城未致輕易。絳闕樓成。藍橋藥就。好吹簫乘鸞翼。首二句伏白玉名字。

周三五

楊无咎贈周三五明月棹孤舟詞云。寶髻雙垂烟縷縷。年紀小未周三五。特地精神。出群標格。偏向衆中翹楚。記得譙門初見處。禁不定亂魂飛去。掌託鞋兒。肩拖裙子。悔不做閑男女。次句伏周三五名字。

牛楚

楊无咎贈牛楚蝶戀花詞云。春睡騰騰長過午。楚夢雲收。雨歇香風度。起傍粧臺低笑語。畫檐雙鶻尤偷顧。笑指遙山微歛處。問我清癯。莫是因詩苦。不道別來愁幾許。相逢更忍從頭訴。又有夢牛楚詞云。涼生早夢魂忒好。見玉人且喜且悲。接璫臉厮偎厮抱。可想見无咎鍾情處矣。

呂倩倩

楊无咎有鄧端友席上贈呂倩倩詞云。玉纖半露。香檀低應。鼉鼓逸調響穿空雲不及情幾許。看兩眉碧聚爲誰訴。聽敲冰。曼玉恨雲怨雲。聲聲總在愁處。放杯未舉。傾坐驚相顧。應也腸千縷。人欲去。更畫簷細雨。又倩倩吹笛贈解蹀躞云。金谷樓中人在。兩點眉顰綠。叫雲穿月。橫楚山山竹。怨斷憂憶。因誰坐中有客。猶記在平陽宿。淚盈目。百轉千聲相續。停盃聽難足。謾誇天海風濤舊時曲。夜深烟慘雲愁。倩君洗醉。明日看梅梢玉。又贈明月棹孤舟詞云。醉袖輕籠檀板轉。聽聲聲曉鶯初囀。花落江南。柳青客舍。多少舊愁新怨。我也尋常聽見慣。渾不似這翻撩亂。調少情多。語嬌聲咽。曲與寸腸俱斷。

宋瑤

瑤棊妓。謝竹友邁贈減字木蘭花。有纖纖露玉風電縱橫飛鉤局句。

星娘

史邦卿漢宮春詞題云。友人與星娘雅有舊。分別去則黃冠矣。托予寄情詞。有唐昌故宮何許。頓剪霞裁霧。擺落塵緣句。

李憐

吳文英倦尋芳詞題云。花下遇舊歡。吳門老妓李憐。邀分韻同賦詞云。墜瓶恨。月塵鏡。迷樓空閉孤燕。又云。聽細雨琵琶幽怨。客鬢蒼華。衫袖濕偏漸。老芙蓉。猶自帶霜重看。

得趣

吳文英有祝英臺近詞。悼得趣句云。一片花飛。人駕彩雲去。又云。團扇輕委。桃花流紅。爲誰賦。

黎倩

黎倩湘潭妓。胡澹菴十年貶海外。比歸。飲湘潭胡氏園。黎倩侍。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黎頗生微渦。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梁意娘

意娘有述懷詩云。蹤跡浮萍落五湖。一番相別一番孤。不知此去從何處。還許春風得見無。

商素

武衍藏拙稿。湖亭贈詩云。一曲春風已擅場。淺顰低嚬更傳觴。令人憶殺香山老。舊日玲瓏也姓商。

楚娘

楚娘建昌妓。以姿學自負。咏桂花詩云。丹桂迎風蓓蕾開。摘來斜插竟相偎。清香不與

群芳並。仙種原從月裡來。三山林茂叔與之厚。因官建昌攜回家。其妻李氏不能容。楚娘題詞於壁。以寓意云。去年梅雪天。千里人歸遠。今歲梅雪天。千里人追怨。鐵石作心腸。鐵石剛猶軟。江海比君恩。江海深猶淺。李氏見詞。乃曰。人非木石。胡不能容。遂置長衾大被。三人共寢。

香香

香香秦州妓。

慶娘 湘湘

二小姬。高翥題扇詩二首云。慶娘顰翠眉。春瘦怯羅衣。笑問采花蝶。如何成對飛。湘湘未識羞。獨坐抱箜篌。貪學者婆舞。擡身拜部頭。

柳翠 紅蓮

翠柳宣教女。紹興間。宣教履臨安尹任。僧玉通不赴庭叅。柳使妓紅紅蓮破其戒。玉通慚愧而死。托生於柳。流隸樂籍報之。久之亭臬山僧清了。以化緣詣翠。爲戴面具。現身說法。示彼前因。翠悟沐浴而化。清了一名月到。故云。月明和尚度柳翠也。

蕭秀 蕭雲 歐懿 桑雅 歐倩

劉雅 文香 王婉 楊蘭 吳玉

趙彥端介菴鷓鴣天詞題云。羊城舊名京口。天下最好都會。風軒月館。艷姬角妓。倍於他所。以羣仙目之。因列十名。各賦一闋。贈蕭秀云。有女青春正及笄。葢宮仙子下瑤池。簫吹弄玉登樓月。絃撥昭君未嫁時。雲體態。柳腰肢。綺羅活計強俄隨。天教謫入羣花苑。占得東風第一枝。贈蕭雲云。花動儀容玉潤顏。溫柔嫋娜趁幽間。盈盈醉眼橫秋水。淡淡蛾眉抹遠山。膏雨霽。曉風寒。一枝紅杏折朱欄。天台迴失劉郎路。因憶前緣到世間。贈歐諗云。月幌金眸雲髻梳。素娥何事下天衢。翩翻舞袖穿花蝶。宛轉歌聲貫索珠。簾翡翠。枕珊瑚。錦衾冰簟水紋鋪。春光九十羊城景。百紫千紅總不如。贈桑雅云。雲暗青絲玉瑩冠。笑生百媚入眉端。春深芍藥和烟折。秋曉芙蓉破露看。星眼俊。月眉彎。舞狂花影上欄杆。醉來直駕仙鸞去。不到銀河到廣寒。贈歐倩云。梅粉新粧間玉容。壽陽人在水晶宮。浴殘雨洗梨花白。舞轉風搖菡萏紅。雲枕蓆。月簾櫳。金爐香噴鳳幃中。凡材縱有凌雲格。肯學文君一日蹤。贈劉雅云。醉撚花枝舞翠翹。十分春色賦妖嬈。千金笑裏爭檀板。一榻纖圍間舞腰。行也媚。坐也嬌。乍離銀闕下青霄。檀郎若問芳笄記。二月和風弄柳條。贈文香云。綽約嬌波二八春。幾時飄謫下紅塵。桃源寂寂啼春鳥。蓬島沈沈鎖暮雲。丹臉嫩。黛眉新。肯將朱粉污天真。楊妃不似才輕貌。也得君王寵愛勤。贈王婉云。未有年光好破瓜。綠珠嬌小翠鬢丫。清肌瑩骨能香玉。艷質英姿解語花。釵插

鳳鬢堆鴉。舞腰秀柳。受風斜。有時馬上人爭看。攀破紅窗新絳紗。賜楊蘭云。兩兩青螺綰額。傍彩雲齊會。下巫陽。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翻綵袖。舞霓裳。點風飛絮。恣輕狂。花神只恐留難住。早晚承恩入未央。贈吳玉云。拂拂深帷起。暗塵清。歌緩響。自回春。月和燈市雲間墮。人對梅花雪後新。盃擎露。衣舞雲。酒慵微覺。翠鬟傾。洞房不厭。陽臺雨。乞與游人弄晚晴。又總詠詞云。一簇神仙會。見奇慢。誇蘇小。與西施。憐輕鏤月爲歌扇。喜薄裁雲作舞衣。牙板脆。玉音齊。落霞天外雁行低。看看各得風流侶。回首乘鸞舊路歸。

劉榮奴

榮奴臨安名妓。醫官王繼先。剋別館畜之。

儀珏

儀珏臨安倡女。行二十二。頗慧悟。能立成詩詞。

陶師兒

師兒行都角妓。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爲惡姥所問。不盡綢繆。一日王拉師兒遊西湖。唯一婢一僕隨之。尋常遊湖者。逼暮即歸。是日王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比夜達岸。則城門已鎖。不可入矣。王謂僕曰。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市酒殺復游湖中。迤邐更

闌舟人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經年無敢登者。

林小姐

小姐散樂妓。鞞春人。傳九好狎游。常爲倡營辨生業。遂與林綢繆約竊負逃。母嚴防志不遂。因夜宿用縵帶共縊死。後吉州蘇客見傳於秦州酒肆供役。蘇頃賞識傳。問其去鄉之因。笑不答。蘇明日再往尋之。主人言傳九郎夫妻在此兩載。昨遇客似說其宿過。愧羞不食。夜竄去。不復可詢。

湯賽師

賽師行都妓。居抱劍營。負色寡合。非豪傑不肯破顏。猥客恐爲所侮。不敢登門。有惡少詭爲外方富室。部綱者。僦館其鄰。因盛飾而往。一見交歡。呼酒酣飲。惡少揮金不吝。且能調弄風月。舉家大喜。頃之。惡少復昇釵環條脫。一巨篋。草草視之。皆精金也。不復細察。受而緘之。留連踰月。惟恐其去。一夕。惡少謂其家曰。來日當往部中料理某事。欲夙起。賽師唯唯。黎明飲食之。遣僕隨往。惡少以計賺其僕。至晚不復來矣。往館中覘之。寂然踪跡。啓篋視之。燦然者。皆僞物也。舉家恚恨。賽師愧鬱而死。

鄒妙端

妙端角妓也。色藝絕人。名出教坊。石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晚年色衰。遂慕閒寂。及死。佯爲坐化。有作詩以挽之者。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閒寂竟端然。超昇已出平康巷。解脫還登般若船。具足神通由此日。廣修方便在當年。莫言柳翠燒衣事。功德誰分孰後先。

謝天香

天香鉅野妓。邑有穠芳亭。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謀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書穠芳亭三字。久之未至。天香問曰。祀事旣畢。胡遲留不飲。衆曰。伺維翰耳。天香遂以衣當筆。書穠芳字。維翰至。書亭字以完之。遂刻之石。王謝遂成夫婦。後王戲吟云。昔日章臺曾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謝續曰。從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

吳盼兒

盼兒富沙妓。吳仲平所歡。劉過改之富沙。吳與飲於盼家。嘗賦詞贈之。所謂雲一窩。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翠雙黛蛾。盼遂屬意於改之。吳憤甚。挾刀刺之。誤傷其妓。悉繫有司。時吳居父爲帥。改之以啓上之云。韓擒虎在門。顧麗華而難戀。陶朱公有意。與西子以偕來。居父遂釋之。然自是不合矣。改之有春風重到憑欄處。腸斷粧樓不忍登。蓋爲此耳。

蘇小娟 盼奴

小娟錢塘妓。藝精音律。才工文翰。與姊盼奴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歎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授官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資屬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以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而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唐。托宗人倅錢唐者。召盼奴。而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爲盼奴所歡者。以於潛官絹誣繫獄中。召小娟出。給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匹。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乃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喜其詞婉。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司戶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盼奴相思致疾而死。倅曰。趙司戶亦下世矣。彼遣人附一緘。及饋物一罽。外有其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利之。小娟不得已。和詩曰。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官絹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爲脫籍。歸院判偕老焉。

楊韻

韻以色藝顯名一時。誕日嘗作醮供。仲彌性代作醮詞云。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尙挂平康之籍。

毛惜惜 季惜惜

惜惜高郵妓。端平二年。榮全據城叛。召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其口。立命禱之。罵至死不絕。後闡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巖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裏頭眞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方秋崖岳爲作義倡傳。又杭私名妓季惜惜。

郝娥

娥嘉州倡家女。年十歲。母倡苦貧。賣與洪雅（一作洪推）良家（二云趙氏）爲義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倡。娥不樂。母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紵組紃之事。又輒精巧。能給母朝夕。母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爲蠶叢祠。母與邑少年約。蠶叢祠具酒邀娥。娥往。見少年遽驚走。母挽之坐。顧酒食。輒唾。強之酒。則嘔噦滿地。少年終不得侵。暮歸。雞鳴渡。度他日必不可脫。佯渴求飲。自投於江以死。按樂善錄云。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

陳嘉慶

嘉慶杭之女伶。住後市街東。夜獨寢。夢有人黑而長。縉衣素裳。俯瞰其榻。曰元司法有約。不可不往。肩輿在門外矣。夜深不須治鉛黛。睡妝故自佳。以手中扇揮之。覺身不自制。從牖中出門。果有肩輿二人負之。乘空行至清冷橋下。見一士出迎。升樓。暫而多髯。疎俊人也。留飲。欸昵既曉。復以轎送之歸。既寤。以語其母。猶謂偶然。明日他客來。方舉杯。忽冥然坐寐。其軒如雷。呼挽不醒。客怒而去。逮曉乃寤。則夢遊也。自是每夕皆然。嘗從元司法求釵珥香扇之類。皆在枕旁。嘉慶視之。頗當意。亦樂之。謂姥豈真有是人。能比於夢乎。彼非無資者。倘能身相從。賢於夢魂遠矣。姥求之清冷橋。果有赴調元司法。肖貌皆如女所言。屏人密問之。謝無有。又數月。嘉慶不復夢。元則已歸。他日遇諸塗。則目逆而笑。不知元生以術致之耶。抑偶然也。

李都惜 宜姊

都惜南上庫妓。魁姝。宜姊十四歲死。乳媪夢其來泣訴。曰不幸夭。又不得復爲人。今在竹柵酒肆中。生好華。今亦衣斑矣。幸憐我爲營佛果。未之信。明日女兒復夢。試求之。則前夕狸奴生數子。果有斑者。以千錢贖之。仍招律師施三聚戒。戒終而猫死。他日乳媪復夢。曰今幸得爲人。生王氏。然以宿業未脫倡類也。

唐玉

王建甯妓。徐清叟贈詩云。上國新行巧樣花。一枝聊插鬢雲斜。嬌羞未肯從郎意。故把芳容半面遮。

憐憐

憐憐。唐州營妓。廖正一明略與往來。情好甚篤。時憐憐將爲海賈所納。明略既去。道過汝墳。作詩題驛壁間。蓋有感也。其一云。阿憐二十頗有餘。秀眉豐頰冰瓊膚。無端欲作商人婦。更枉方尋海畔夫。二云。阿梅笄歲得同歡。懊惱情深解夢蘭。鶯語輕清花裡話。柳條弱嫩掌中看。三云。淮源距襄陽。亭堠逾十舍。征鞍背綉帷。雲雨卜四夜。雙艷盡傾城。一姝偏擅價。獨怒蕙心輕。誤許商人嫁。方尋海畔夫。蓋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譏之也。又丁憐憐。成都角妓。湖州妓。亦有丁憐憐。杭私名妓。又有胡憐憐。稱爲十般大。黃山谷詞云。樽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自注。歐梅當時二妓。按歐梅當是二人姓。嚴楚楚。

楚楚。淮倡。適鹽商呂姓。泛舟泗上。呂偶他適。月夜倚篷。歌陳後主後庭花曲未終。岸上有婦人撫掌誦曰。烟籠寒水月籠沙。船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長嗟入林不見。翌日視乃一新墳。

譚瑞

瑞江夏媚

周韻

韻官妓也。鄭聞所眷。嘗作瑞鶴仙遺之。其末句云。醉歸來。不悟人間天上。雲雨難尋舊跡。但餘香暗著羅衾。怎生忘得。

馬慧

慧紹興妓。士人姚某戀之。方務德帥紹興。赴召日。姚以書投誠。其畧曰。某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異立。未能成家。重以塲屋蹉跎。遂失身於娼館。馬慧歲月滋久。根深蒂結。生育男女。於義有不可負者。兼渠孑然一身。無所依倚。處性不能自立。萬一有叛此盟。終身廢棄。存亡未可保。不於侍郎還朝之日。得遂脫身從良。他日必困此門戶中。不唯無以釋男女之恨。而某亦從此銷縮。區區欲望矜憐。使鳶魚之屬。川泳雲飛。侍郎之德大矣。敢不下拜。方書後云。姚某解元文詞英麗。早以俊稱。杯酒流連。遂致於忘反。露由衷之懇。不愧多言。遂成家之名。何愛一妓。韓公之於戎昱。既徇所求。奇章之望牧之。更宜自愛。能從其請。可見寬厚之德。

周惜

惜妓也。吳南金假館於人而戀之。及歸。行囊枵然。周亦厭之。吳甚悔。將別飲於其家。令僕碎其器具。摔周有傷。訟於官。吳供狀甚文。時閹臣可齋李公見之喜。僉廳議罪其僕。吳罪贖公花判云。娼館寓情。斯遊未免。訟庭交惡。有識所羞。吳某以新豐逆旅之餘。爲樊川街吏之報。傍人騎馬。月束幾何。命侶叅鸞。風流如許。但慕子雲之載酒。不思元亮之無錢。兩年魚水之歡。迷於當局。一旦鸚蚌之隙。做出此場。既乏孔方兄之交。是宜沙陀利之屬。何事風儂雨愆。頓令玉挫花摧。甑已破矣。奈何。鏡欲圓而莫得。鮑其知我者。豈止於斯。秦真少恩哉。不思甚矣。切詳僉議。不審事情。止以主人之失。罪僕何辜。豈以營妓之詞。寘士於罪。一筆勾斷。兩家罷休。吳某亟思梓里之歸。休作桃源之夢。周惜責狀附案。勿相往來。如復延納。定行重罰。

嚴蕊

蕊字幼芳。天台營妓。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常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墜。桂香纔叶。池上水花微謝。穿針

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嫵。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饋贈之而歸。後未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蕊爲濫。繫獄月餘。蕊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鞠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徒受此辛苦耶。蕊答云。身雖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汚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籍。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蕊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邱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作詞自陳。略不構思。卽口占卜算子云。不是受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何如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

吳宜

宜王實之與狎。一日三司燕集。大合樂於公廳。宜方舞遍。實之被酒。直造舞筵。携之逕去。一座愕然。

曹盼

盼池陽籍中妓。周平原出使過池。池守趙彥博招飲。見盼潔白純靜。或病其訥而不穎。周爲賦梅以見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斲酥凝就。雨肥霜逗。痴騃。閨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君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儻懣。

洪渠

渠括籍妓。慧黠過人。歌真珠簾詞。至病酒情懷猶困懶。演其聲若病酒而困懶者。高疎寮守括日。亟稱賞之。適有客云。卿自用卿法。高因視洪云。吾亦愛吾渠。遂與脫籍而去。以此得嘖言。

徐蘭 唐媚 邢葢 楊花 繆翠

徐蘭。吳妓。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遊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一襲奉之。至於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未嘗畧有需索。沈不能自己。以白金五百星。綵縑百匹饋之。凡留連半年。糜金錢數百萬。於是徐蘭之聲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其家雖不勝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紗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音十餘輩。金銀寶玉玩器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後死葬於虎邱。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此亦媚中之貴者。其後如富沙之唐媚。

魏華蘇翠。京口之邢蕊韓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爲所汚。屢見之於白簡云。

魏華

華。富沙人。爲行都官妓。淳祐丙午。宗學時芹齋與太學提身齋爭華。時泉州林喬初游京庠。挾府學諸僕爲助。遂成大闕。押喬往信州聽讀。因與時貴遊。從賡唱。放浪狎邪。題詩於茶肆云。斗州無賴閒身處。時向梅花走一遭。士論薄之。旋登徐元杰之門。既而元杰爲伐柯一村豪家。爲接脚堦。

蘇翠

翠。建甯人。淳祐間流落樂籍。以色藝名。嘗寫墨竹扶疏。旁八分書題。如倚雲拂雲之類。頗不俗。亦作梅蘭。

韓香

香。南徐枝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父怒。投牒有司。集官軍於射圃中。妻以一老卒。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汝買羊沽酒。召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入更衣。不出。自刎矣。

蔡潤

潤富春官妓。爲邑李文清所盼。李方閑居。每欲與之脫籍而未能。一日酒邊語邑宰周某曰。此妓某未塵忝時。已見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係籍已久也。周因顧潤曰。汝入籍幾何時。今幾歲矣。潤不悟。直述所以。考之。則李登科之歲。此妓方生十年耳。李不覺面發赤。以爲有意相窘。於是銜之。及入臺。乃首章見劾焉。

唐安安 普安安 朱安安

唐安安。武林官妓。家華侈。最號富盛。凡酒器沙羅冰盆大箱粧合之類。悉以金銀爲之。帳幔茵褥。多用錦綺。器玩珍奇。他物稱是。理宗癸丑元夕。呼妓入禁中。獨安安歌色縞。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諫曰。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又私名妓普安安善歌唱。又朱安安。武林勾欄弟子。

賽觀音 孟家蟬 吳憐兒

皆坊妓中前輩。以色藝冠一時。

金賽蘭 范都宜 倪都惜 姑作兒 如作姐

梅醜兒 錢保奴 呂作娘 桃師姑 沈三如

皆諸庫官妓。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滴。歌喉宛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

呂雙雙 徐雙雙 彭新

皆私名妓。善歌唱。

時春春 時住住 徐勝勝 陳伴伴

俱武林勾欄弟子。

江柳

江柳岳陽妓。湘人陳詵授岳教官。夜踰墻與狎。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宴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以陳詵二字。押隸辰州。詵罄其資及衣物得千緡。以六百緡贈柳。餘付監押吏。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闌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議。除非酒醒。休照菱花。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至岳。與陳有故。陳先迎以情告。陸卽取空名制幹箭填陳姓名。檄入制幕。旣而陸入開宴。日聞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卽呼至。陸曰。能見予否。曰。唯命。陸曰。君尙不能容一陳教官。豈能容我。孟因敍詵之過。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詵送別詞示孟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幕。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召詵同宴。明日列薦詵。且除柳名。陸遂將詵如江陵。見闞公秋壑。俾充幕寮。

許冬冬

冬冬。益州歌妓汪元量有冬冬携酒小集詩。

九尾野狐

九尾野狐者。錢塘官妓。善媚惑人。因號焉。東坡適權攝是邦。九尾野狐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自便。復有一名娼亦此援例。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佳。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尹溫儀

溫儀。成都妓。蔡相帥成都。尹乞除樂籍。蔡戲曰。若樽前成一小闋。便可。尹乞腔調。蔡答以西。月。又乞韻。蔡曰。汝排十九。用九字。卽應聲曰。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才貌風流。良辰開宴在西樓。敢勸一杯芳酒。記得南宮高遇。弟兄都占鰲頭。一門金殿御香浮。名在甲科第九。

楊妹

妹。太平州小妓。能彈琴。嘗與黃魯直輩遊。當塗花團石洞。爲彈履霜操。以送酒。黃因作好事近云。一弄醒心絃。情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人愁處。有眞珠承睫。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來憎酒。負十分金葉。李之儀次韻云。相見兩無言。愁恨又還千疊。別有惱人深處。在憎騰雙睫。七絃雖妙不須彈。惟願醉香頰。只恐風來情緒。似風前秋。

葉。

李妹

妹長安倡也。家貧。年未笄。母以售於宗室四王宮爲同州節度之妾。王寵嬖專房。長益美。善歌舞。能祇事王意。一日忤旨。命車載之。戚里龍州刺史張侯別第。張固狂淫者。乘其理髮。直前擁之。妹大呼。啜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剄。婢媵奪救得止。張恥且怒。一日被酒。挺刃突入其室。逼之。妹殊自若。曰。妹不幸。幼出賤行。鬻身宮邸。幸同州憐愛。許侍巾履。同州情嚴忌。雖親子弟。不得見妹之面。偶因微譴。暫託於君侯。則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圖君侯威脅以死。欺天罔人。暴嫖女子。妹寧以頸血汗侯刀。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愧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自是不復與戲言。妹竟縊死。他日張晝寢。見妹披髮而立。曰。爲妹報同州已辦於地下矣。張悒悶數日而卒。王山爲作李妹傳。

蘇媛

媛本姓曹氏。都中良家女。與所歡約。挈嫗宵奔。有王生者。亦貴家子。隨計在都。夜遇之。脅歸逆旅。遷延數月。生父知之。促歸。扃別室。女所齎與嫗坐食。垂盡。不得已。與嫗謀。下汴訪生。至廣陵。資盡。遂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數年生過廣陵。女以媚侍宴。識生。生亦訝其似女。酒半。捧觴勸。不覺淚墮酒中。生懷然問。何以至此。女告本末。淚隨語零。生亦

青樓小名卷 卷四

愧歎流涕。不終席起去。密召女納爲側室。後生子仕尙書郎。歷數郡。

二十六



青樓小名錄卷五

京口趙慶楨小亭氏輯

金

青梅兒

青姓。小字梅兒。通州妓。大定甲辰王寂馳驛過通。守開東閣出樂人宴集。清明眸皓齒。非妖歌嫵舞者可比。怪其服色與噲等伍。或言占籍未久。不得峻陟上游。寂因感其事。擬其姓名。戲作長短句。以明日黃花蝶也。愁歌之云。綽約玉爲肌。宮額嬌黃淺更宜。京洛風塵無遠約。心期只有多情驛。使知翠羽剪春衣。林下風神固亦奇。辛苦平生誰挂齒。顰眉似怨東君著子遲。

張鳳奴

鳳奴許州娼女。天興元年北兵攻城。時許州已破。俘女至城下。女呼曰。我許娼張鳳奴也。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堅守。無爲所欺。言竟投濼死。朝廷遣使祭於西門。

解語花

姓劉氏。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疎齋趙松雪飲於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趙卽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州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華幼武有擬比紅兒賦解語花詩云。綽約柔情不自勝。翠圍紅繞幾層層。隔簾立盡欄干月。却訝真真喚卽應。霧縠雲綃淡淡妝。微風吹散鬱金香。臨風一片傷春意。欲向何人訴斷腸。

貴貴

趙松雪於李叔因丞相會間。贈浣溪紗詞云。滿捧金卮低唱詞。尊前再拜索新詩。老天慚愧鬢成絲。羅袖染將修竹翠。粉香須上小梅枝。相逢不似少年時。

珠簾秀

姓朱氏。行四。雜劇爲當今獨步。胡紫山宣慰嘗以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燕低頭。(一作十二欄干映遠眸。醉鄉空斷楚。天秋)蝦鬚瘦影纖纖織。(一作蝦鬚影薄微微見)龜背香紋。(一作紋輕)細細浮紅。(一作香)霧斂彩。(一作翠)雲收。海霞爲帶月。(一作玉)爲鈎。夜來捲盡

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蓋朱背微矮。故以簾鉤寓意。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

杜妙隆

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莎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窗曉。

香梅

鄧妓。李俊民詩云。被誰說破夢中梅。應有羅浮倒挂來。祇爲怕愁貪睡後。返魂纔向北枝開。一枝瀟灑隴頭香。分付新愁竹葉觴。紙帳不須尋短夢。天涯倦客已無腸。

順時秀

姓郭氏。字順卿。行二人。稱郭二姐。恣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篋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翰林學士王元鼎甚眷之。偶疾。思得馬服腸。王卽殺所騎千金五花馬以啗之。阿魯溫參政屬意於郭。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高季迪敗。有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詩云。文皇在御昇平日。上苑宸遊駕頻出。仗中樂部五千人。能唱新聲誰第一。燕國佳人號順時。恣容

歌舞總能奇。中宦奉旨時宣喚。立馬門前催畫眉。建章宮裡長生殿。芍藥初開勅張宴。龍笙奏罷鳳絃停。共聽嬌喉一鶯囀。邊雲妙響發朱唇。不讓開元許永新。繡陸花驚飄鬢雪。文梁風動委芳塵。翰林才子山東李。每進新詞蒙上喜。當筵按罷謝天恩。捧賜纏頭蜀都綺。晚出銀臺酒未消。侯家主第強相邀。寶釵珠袖尊前賞。占斷春風夜復朝。回頭樂事浮雲改。瘞玉埋香今幾載。世間遺譜竟誰傳。弟子猶憐一人在。曾將霓裳學得成。朝元隊裏藝初呈。九天聲落千人聽。丹鳳樓前月正明。狹邪貴客迴車馬。不信芳名在師下。風塵一旦禁城荒。誰是花前聽歌者。從此飄零出教坊。遠辭京國客殊方。閉門春盡無人問。白髮青裙不理妝。相逢爲把雙蛾蹙。水調梁州歌續續。江南年少未曾聞。元是當時供奉曲。朝使今年海上歸。繁華休說亂來非。梨園散盡宮槐落。天子愁多內宴稀。始知歡樂生憂患。恨殺韓休老無諫。傷心不見昔人歌。汾水秋風有飛雁。此日西園把一卮。感時懷舊盡成悲。含情欲爲秋娘賦。愧我才非杜牧之。按轡畊錄云歌妓順時秀坊之白眉也。又云散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今樂府。既云坊妓。又云家兒。何一書而歧說也。

曹娥秀

娥秀京師名妓。鮮於伯機宴客。呼侑尊。伯機入內典饌。未出。適娥秀行酒。酒畢。伯機乃

出。客曰。伯機未飲。蛾秀亦應聲曰。伯機未飲。座客從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機見稱。可見親愛如是。伯機遂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蛾秀答曰。我稱伯機固不可。只許你叫王羲之乎。一座爲之稱賞。

連枝秀

姓孫氏。教坊名妓。年四十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爲師。而主教者。襄以空澁靜慧散人之號。挾二女童。放浪江海。其一曰閩童。亦能歌舞。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眞仙音也。嘗至松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之爲造疎語多寓譏謔。其中有不比尋常鈎子。曾經老大鉗槌。百煉不回。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欲卜舊好。遂嫁之。後不知所終。

李當當 和當當

李教坊名妓也。恣藝超出輩流。忽翻然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段吉甫天祐贈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妝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爲蘇州刺史留。瑤館月明簫鳳下。綺窗雲散鏡鸞收。却嫌痴絕溱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和當當張有才繼妻。雖貌不揚而藝甚絕。在京師曾接司燕奴排場。由是江湖馳名。老而歌調高如貫珠。

小玉帶

閩中官妓。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佐觴。酒半。憲使舉杯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之也。願先生酬之以詩。遂書一絕句云。菡萏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

汪憐憐

汪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洵古伯。經歷甚屬意。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湏遂納之。克盡婦道。數年。湏沒。髣髴爲尼。公卿士大夫多訪之。汪汨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梁園秀

姓劉氏。行四。歌舞談謔。爲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閒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枳塢兒。賽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隱語。

張怡雲

怡雲能詩詞。善談笑。藝罔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閤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街。遇史中丞。笑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怡雲取酒先壽史。

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定。酌歌。席終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如此。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令怡雲續而歌云。怡雲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才亦敏矣。

劉燕歌

劉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賦大常引以餞行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寂。又春殘。明日小樓間。第一夜相思淚。彈至今膾炙人口。(按燕歌一作燕哥)

小娥秀

姓邳氏。世傳邳三姐是也。善小唱。能慢詞。張平章子友甚加愛賞。中朝名士贈以文盈軸焉。

喜春景

姓段氏。恣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張子友以側室置之。

聶檀香

檀香恣色嫵媚。歌韻清圓。東平嚴侯甚愛之。

南春宴

南春宴恣容偉麗。亦京師之表表者。

張麗容

麗容一名翠眉娘。松江妓。母張姥。止有一女。銜其才色不可一世。且夕坐一小樓。樓與
李生彥直學圃樓相錯。偶踐太湖石相見。歎語莫逆。因私誓而別。生歸告父。父不許。幾
成危疾。女亦閉門自守。不得已。遭媒聘焉。婚有期矣。會參政阿魯台任滿赴京。謀所以
悅右相。選才色官妓。得二人。張女爲首。生父子奔走上下。謀之萬端。莫能脫。女臨發。寄
緘謝生。許以死。生徒步追隨。伏寢水次。將兩月。舟抵臨清。跋涉三千餘里。足膚俱裂。無
復人形。女窺見痛絕。良久甦。挽舟夫往謝。生日。妾所以不卽死者。母未脫耳。母去。妾卽
死。郎可歸。無自苦。生聞大慟。投地氣絕。舟夫憐之。爲埋岸側。是夕。女縊舟中。阿魯台怒。
命焚女屍。屍盡心不灰。出指大一物。如人形。色如金。堅如玉。衣冠眉髮。宛然。李彥直也。
阿魯台曰。精誠之感。一至此乎。並發生屍焚之。心中物亦如前。則張麗容也。阿魯台喜。
謂二物實希世之寶。囊以異錦。函以香木。題曰心堅金石之寶。厚給張姥治兩喪。歸至
京。捧函呈右相。述其由。啟視之。惟敗血二聚。臭穢不可近。相大怒。下吏治奪人妻之罪。
阿魯台竟坐死。

李心心 于心心 于盼盼 楊奈兒 袁當兒 吳女 燕雪梅
皆國初京師小唱。俱擅一時之妙。

聞壽

姓宋。人稱宋六娘。元遺山有贈鬻栗工張翥兒詞。卽其父也。六娘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六娘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鞦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聞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鸞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渴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傳。試與流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周人愛 玉葉兒

周京師日色恣藝並佳。其兒婦玉葉兒。元文苑嘗贈以南品一枝花曲。

瑤池景 賈島春

皆一時之拔萃者。

王玉帶 馮六六 王謝燕 王庭燕

皆色藝兩絕。

劉信香

因李侯寵之名尤著。

秦玉蓮 秦小蓮

善唱諸宮調。藝絕一時。後無繼者。

司燕奴 李趙奴

司燕奴精雜劇。聲名與末郭相頡頏。後有李趙奴亦擅一時之妙。

張玉梅

人多呼爲張四媽。舊曲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南北詞卽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揮金如土。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狎。班秩滿北上。張作小詞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淚點成班。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膾炙人口。後遇之崑山。年六十餘矣。兩鬢如鬣。容色尙潤。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

又有張玉梅爲劉子安之母。亦擅美名。

王玉梅

王善唱慢詞。雜劇亦精緻。身材短小而聲韻清圓。故鍾繼先有聲似磬圓身如磬植之語。

倩嬌 粉兒

張四媽女。藝皆殊絕。後以從良散去。

蠻婆兒 關關

蠻婆兒。劉子安妻。擅美當時。其女關關。謂之小婆兒。七八歲已得名。湘湖間。

眞眞 趙眞眞 班眞眞

建寧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筦庫於濟寧。坐盜用縣官錢。賣之以償。遂流落娼家。姚文公。燧爲承旨時。一日。玉堂宴集。聲妓畢奏。而眞眞者。操南音。公疑而問之。泣以對。公憫之。遣使白丞相。三寶奴爲落籍。且爲翰林屬官。王棣曰。汝無妻。以此姬配汝。吾卽其父也。賞裝皆出於公。棣後官翰林待制。廷珺。貝瓊爲作眞眞曲以紀事。

又趙眞眞。馮蠻子妻。善雜劇。有繞梁之聲。又有班眞眞。亦擅一時之妙。

王奔兒 張奔兒

王長於雜劇。然身背微僂。金玉府張總管置於側室。劉文卿嘗有買得不直之誚。張沒流落江湖。爲教師以終。又張奔兒。恣容丰格。妙於一時。善花旦雜劇。時人目奔兒爲溫柔旦。李嬌兒爲風流旦。(莊岳委談云。元雜劇多用妓樂時。且色直以婦人爲之。)

李嬌兒

李恣容姝麗。意度閑雅。時號爲小天然。花旦雜劇。特妙江浙。駙馬丞相常眷之。李生辰。相君致賀禮。遇公燕。則遺以馬腰截。至今歌館以爲盛事。

西夏秀

趙眞眞女。得名江淮間。親文墨。通史鑑。教坊流輩。咸不逮焉。

王巧兒 程巧兒

王京師上色也。陳雲嶠同知與之狎。其母欲嫁之。遣流輩開諭。謂陳妻鐵大師女。妒悍不可言。若歸。必遭凌辱。王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王密遣人告其所。且云約富商某日來當圖之。及期。商至。悲啼宛轉。商欲近。搯其肌膚皆破。既五鼓。陳宿構。忽刺罕赤齒縛。商欲赴刑部。商懇陳寢其事。願獻二百緡助財禮。陳笑却之。遂厚遺其母。攜王至杭。陳卒。奉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又有程巧兒。與班眞眞等。擅妙一時。

李翠娥

李一名翠荷秀。維揚名娼。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終日閉閣誦經。年七十餘。子若孫遇歲時。咸往拜之。樂藉中傳爲盛事。

金獸頭 周獸頭 韓獸頭

金湖廣名妓也。貫只歌平章納之。貫沒。流落湘湖間。酸齋嘗有老鶴啄之詭。又周獸

頭色藝皆絕。又韓獸頭善雜劇。馳名金陵。（江隣幾雜志云某人眷一樂妓潔白而陋人目曰雪獸頭按此只謔名耳茲則直以爲名）

天然秀

姓高氏。行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劉嘗侍史。開府高。丰神靜雅。殊有林下風致。才藝尤度越流輩。閨怨雜劇。爲當時第一。花旦。鴛頭。亦臻其妙。始嫁行院王元縉。王死。再嫁焦大素。治中焦沒。復落樂部。人咸以國香惜之。然高潔凝重。尤爲白仁甫李漑之所愛賞。

國玉第

京師有名。長於綠林雜劇。尤善談諢。

王金帶

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讚之於伯顏太師。欲取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爲地。求解於太師之夫人。乃免。

魏道道

勾欄內獨舞鷓鴣四篇打散。自來無能繼者。

玉蓮兒

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楸握槩之戲。嘗得侍於英廟。由是名冠京師。

又玉蓬金陵張氏妓。

樊事眞

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於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人之誚。樊以酒酌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刳一目以謝。無何有權豪子來。母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篋刺左目。血流遍地。周爲之駭然。因歎好爲初。好事者編爲雜劇。曰樊事眞金篋刺目。

賽簾秀

朱簾秀之高弟。中年雙目皆無所覩。然出入門戶。步線行針。不差毫髮。有目莫之及。聲邊行雲。乃古今絕唱。

天錫秀 天生秀 賜恩深 張心哥

天錫秀姓王氏。善綠林雜劇。足甚小而步武甚壯。女天生秀。稍不逮焉。後之工於是者。賜恩深。謂之邦老趙家。又有張心哥。亦馳名淮浙。

周喜歌

字悅卿。體態溫柔。趙松雪書悅卿二字。鮮于困學衛山齋都廉使及諸名公。皆贈以詞。

至今其家寶藏之。

時小童

善調話。即世所謂小說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

慧卿 朱春兒

慧卿。于四姐字。工琵琶合唱。爲一時之冠。名公士夫皆以詩贈。後有朱春兒。亦得名淮

浙間。

平陽奴 郭大香

平陽奴。姓徐氏。一目眇。四體文綉。精綠林雜劇。又有郭大香。亦眇一目。皆馳名金陵。

趙偏惜

趙旦末雙全。江淮間多師事之。

李芝秀

李賦性聰慧。記雜劇三百餘段。號爲廣記。金玉府張總管置於側室。張沒。復爲倡。

朱錦秀

朱旦末雙全。歌聲墜梁塵。雖恣不逾中人。高藝實超流輩。

樊香歌

金陵名姝也。妙歌舞。善談諠。亦頗涉獵書史。臺端雖薦角峨峨。悉皆愛賞。惜壽不永。二十三歲卒。葬南關外。好事者春游。必攜酒奠其墓。

小玉梅 匾匾 寶寶

小玉梅。姓劉氏。獨步江浙。女匾匾。恣格嬌冶。資性聰明。能雜劇。號小技。後嫁末泥安姓。鬱鬱死。有女寶寶。亦喚小技。稍不逮母。

楊買奴

楊駒兒之女。美恣容。善歌謳。公卿士夫翕然加愛。性嗜酒。後嫁樂人。憔悴而死。貫酸齋嘗有髻挽青螺。裙拖白帶之句。以其有白帶疾也。

龍樓景 丹墀秀 芙蓉秀

皆金門高之女。俱有恣色。專工南戲。龍則梁塵暗簌。丹則飄珠宛轉。後有芙蓉秀者。婺州人。戲曲小令。不在二美之下。雜劇尤爲出類拔萃。

賽天香

善歌舞。美風度。性嗜潔。玉骨冰肌。纖塵不染。無錫倪元鎮有潔病。亦甚愛之。則其人可知矣。

趙梅哥

趙張有才妻。美恣色。善歌舞。名雖高而壽不永。

鸞童

張有才繼妻。和當當女。能傳母技。

劉婆惜 楊春秀

樂人李四妻。江右人。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尙書除贛州監郡。素清廉。文章政事。數歷台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公餘。卽與士大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劉過贛。謁全。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閣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尙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恨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劉歛衽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寵顧無間。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守婦道終於家。

陳婆惜 觀音奴

陳善彈唱。聲遏行雲。然貌微陋。而談笑風生。應對如響。大僚皆重之。在絃索中。能彈唱。鞞韞曲者。南北十人而已。女觀音奴。得其彷彿。不能造其妙也。

米里哈

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

顧山山

行四人。以顧四姐呼之。本良家子。因父而失身。性明慧。技藝絕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死。華亭縣長哈刺不花。置於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居樂籍。老於松江。而花旦雜劇。猶少年時體態。後輩多蒙其指教。

李芝儀 童童 多嬌

李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云。善和坊裡。驊騮構出。綉鞍來。錢塘江邊。燕子脚。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歌館尤傳之。番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女童童善雜劇。間來松江。後歸維揚。次女多嬌。尤聰慧。留京口。

李真童

張奔兒女。十餘歲。即名動江浙。色藝鮮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江。一見屬意。周旋二歲。秩滿赴都。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爲女道士。杜門謝客。

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暨同知。備禮娶之。達沒。復爲道士。節行愈勵。

眞鳳歌

山東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堅爲沂州同知。確守不亂。眞恃以機辯圓轉。欲求好於彭。一日大雪。彭會客。深夜方散。眞托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辭。後意甚密。

大都秀 黃子醋

姓張氏。其友張七樂名。黃子醋善雜劇。其外脚供過亦妙。

喜溫柔

淮浙有名。恣色端嚴。舉止溫柔。老而不衰。江西亦有喜溫柔。姓孫氏。其藝多不逮。

金鶯兒

山東名姝也。美恣色。善談笑。搗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與之甚昵。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綉鞋曲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拋閃的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當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裡。直到死。由是台端知之。被劾而去。一時山東傳爲笑談。

一分兒

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籌。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甚描畫。當觥籌席上交雜答刺。蘇頰斟入禮廝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

般般醜

姓馬。字素癩。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湖間。時有劉廷信者。南台御史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其新奇。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卽馬般般醜也。見畢。馬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

小春宴

姓張氏。自武昌來浙西。性聰慧。記性最高。句欄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週。遭梁上任看官選擇需索。近世廣記者。少有其比。

孫秀秀

京師且色名公巨卿。多愛重之。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事事宜

姓劉氏。恣色歌舞悉妙。有名浙西。

簾前秀

雜劇甚妙。武昌湖南等處。多敬愛之。

燕山景

田眼晴光。妻夫婦樂藝皆妙。

燕山秀

姓李氏。朱簾秀之高弟。且末雜劇無比。

荆堅堅

善唱。工花旦雜劇。人呼爲小順時秀。（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爲花旦）

孔千金 王心奇

善撥阮。能慢詞。獨步於時。其兒婦王心奇。尤妙。花旦雜劇。

李定奴

歌喉宛轉。善雜劇。勾欄中曾唱入聲甘州。喝采入聲。

小芙蓉

鄭紹聞夜來過春夢樓贈小芙蓉樂府。恨不得從游戲。呈二十八字代簡玉山主人云。金鴨香消月上遲。玉人扶醉寫新詞。勝游不記歸來夜。春夢樓前倚馬時。楊廉夫當元秀之亂避兵吳下。與二三遊好妓小蓉瓊花等日睹除紅。其負者脫妓鞋觴之。謂除紅者除四紅言之也。

芙蓉

元張司今忘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往迎之。鐵崖以其不知書。弗應。張乃延鮑恂爲師。受業後。復迎鐵崖。乃往。以妓芙蓉奉酒。酒名金盤露。鐵崖題句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應聲曰。楊柳樓頭鐵笛風。蓋鐵崖又號鐵笛道人故也。鐵崖撫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矣。相得甚歡。

楚芳 吳蘭

楚芳吳蘭二妓名。張翥摸魚兒詞有句云。楚芳玉潤吳蘭媚。一曲夕陽西下。

楊韵卿

韵卿善歌。張翥爲賦意難忘詞云。高韵天成。問當時愛愛。得似卿卿。江梅風致別。楚蕙雪香清。花妮妮。月盈盈。寫不盡才情。把舊遊名。謳試數。誰解新聲。詩家只有楊瓊。向吳

姬叢裏轉更分明。金闈春思怯。翠被暮寒生。人欲去。酒還醒。此際黯銷凝。待剪將江雲數尺。與染丹青。

崔愛

崔愛爭妓。張翥風流子詞云。梨園供奉曲。卿卿解入十三絃。聽促彈寶柱。暮催行雨。放嬌銀甲。春繞飛烟。可人處。鳳聲啼玉碎。燕尾點波圓。宜與畫看徽容妍麗。欲裁詩寄鶯思纏綿。多情曾相遇。歸舟字夢裡。尙記遊仙。好倩鈿牀纖手。移近尊前。儘可處教吹玉簫明月。此情追憶錦瑟華年。多少舊愁新恨。知爲誰傳。

楊玉娥

楊立誠聽楊玉娥唱。故人所撰曲。感賦鷓鴣天云。烟柳花風錦簇綿。霜芽露葉玉裝船。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啼粉靨。咽冰絃。舊遊一去更無傳。詞人彩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到眼前。

楚蘭

楚蘭。徐氏。陳浩然遊觀音山。宴張氏樓。徐佐酒。以琵琶度曲。鄰雲台爲之心醉。顧玉山口占蝶戀花詞云。春江暖漲桃花水。畫舫珠簾。載酒東風裡。四面青山青似洗。白雲不。斷山中起。過眼韶華渾有幾。玉手佳人。笑把琵琶理。枉殺雲台標外史。斷腸只合江州。

死。

張猩猩

于立作胡琴謠以贈云。絳綃幕帳春雲熱。銀蠟搖光眼生額。猩猩對客軋胡琴。紫龍御絲度幽咽。新鶯出谷調高聲。間關瀉出春風情。珊瑚擊碎琅玕折。鳳凰夜叫離鸞驚。舞停回雪歌停扇。一曲梁州猶未遍。細數驪珠下玉盤。百尺冰絲貫成串。錦瑟無聲帝子愁。湘波搖江江倒流。西風忽起茯苓浦。吹下滿天鴻雁秋。猩猩更坐調一曲。玉軸銀絲再三促。爲君寫作胡琴謠。西夏耶管面如玉。(時西夏高起文同賦)

桂天香 小蟠桃 金縷衣

秦淮海泛舟過綽湖。向夕未歸。顧玉山與桂天香坐芝雲堂以佇之。堂陰枇杷始華。爛爛如雪。乃移桃笙樹底。據磐石。相與奕碁。遂勝。天香紫絲囊而罷。於是小蟠桃執文犀。錢起賀金縷衣軋鳳頭琴。玉山亦擊古阮。啜酒甚歡。而天香鬱鬱有潛然之態。俄而淮海歸。示以舟中所詠。玉山用詠紀其事。

猩紅 寶笙

顧玉山七月九日。復飲秋華亭上。天香襲人。幽花倚石。時猩紅軋琴。寶笙合曲。瓊花起舞。蘭陵美人度觴行酒。玉山爲作詩以紀良會。(瓊花見後)

小璫華 謝箏 南枝秀

秋八月十有四日。顧玉山招沈明遠龍門琦元璞開士入西園。歷覽清勝。是夜月魄既滿。涼空一碧。天香水影。交映上下。玉山乃張樂置酒於湖山樓。酒半移席綠波池上。同席者會稽王德輔從子倫。玉山之季晋道。玉山命小璫華謝箏南枝秀倚曲。舉杯屬客。曰。人生會合不可常。今夕之飲。可不盡歡耶。乃以銀漢無聲轉玉盤分韻賦詩。沈明遠爲作序。

素雲

顧玉山三月三日。與楊鐵崖飲於書畫舫。侍姬素雲行椰子酒。遂成聯句云。龍門上客下驄馬。顧洛浦佳人上水簾。瑪瑙瓶中椰密酒。楊赤瑛盤內水晶鹽。晴雲帶雨沾香池。顧涼吹飛花脫帽簷。寶帶圍腰星萬點。楊黃柑傳指玉雙尖。平分好句才無劣。顧百罰深杯令不厭。書出撥燈侵繭帖。楊詩成奪錦鬥香奩。臂鞢條脫初擎硯。顧袍袖弓彎屢拂髻。期以校口秋易隔。楊愁如錦水夜重添。勸君更覆金蓮掌。顧莫放春情似漆黏。楊

小璫英

倪瓚贈柳梢青詞云。樓上玉笙吹徹。白露冷飛璫珮。黛淺含顰。香殘樓夢。子規啼月。

楊州往事荒涼。有多少愁縈思結。燕語空津。鷗盟寒渚。畫欄飄雪。茅山貞居老仙爲瑤英賦。點絳脣詞。楊鐵崖爲瑤英賦花游曲。

瑤花 珠月

楊鐵崖偕崑山顧仲瑛雪川鄰九成。大梁徐師顏讌於吳城路。義道家佐酒者六姝。皆蘇臺之選。內有瑤花與珠月者。選中之絕也。義道起持觴屬客曰。今日名姬對名客。不可無作。瑤花捧硯請鐵崖題首。仲瑛曰。花月一對雖絕。而彼此不無相妒。題品稍偏。當令偏者舉主人蓮花巨觥連飲之。鐵崖矢口曰。月滿十分珠有價。花開第一玉無瑕。一時珠月者已出。主仲瑛有意收之。瑤花者未事人也。兩姬大喜。明日足詩曰。新年春色在鄰家。隊子三三聚館娃。月滿十分珠有價。花開第一玉無瑕。葡萄酒灑沈櫻顆。翡翠裙翻踏月牙。老子圍紅先點筆。詩成免飲玉蓮華。

靈山秀

靈山秀。長城美人。楊鐵崖客遊長之靈山。宴於城東老人所。時美人偕遊。爲作城西美人歌。

晚蘭

楊鐵崖有晚蘭詞。

秦娘

滄江秦娘在呂敬夫席上。倚歌和鐵崖大忽雷者。故鐵崖謝敬夫紅牙管歌中及之歌云。鐵心道人吹鐵笛。大雷怒裂龍門石。滄江一夜風雨湍。水族千頭嘯悲激。樓頭阿秦聚雙蛾。手持紫檀不敢歌。呂家律呂慘不和。煥以紅牙尺八之冰柯。五絲同心結龍骨。會把昭陽玉人手。紅牙管度廟老宮人所傳物也。只今流落已百年。不省愁中析楊柳。道人吹春哀北征。宮人斜上草青青。吳兒木石悍不驚。秦娘獨苦多春情。爲君清淚滴紅冰。

翠屏

翠屏蘇妓。顧玉山二月十二日。買百花船泊山塘橋下。呼瓊花翠屏二姬。招楊鐵崖張叔厚于彥成游虎阜。俄而雪霰交作。未果行。鐵崖先以詩就要諸公各和。詩云。百華樓船高八柱。主人春游約春渚。山塘橋下風兼雨。正值灌壇西海婦。桃花弄口小蠻孃。腰身楊柳隨風揚。翡翠屏深未肯出。蹋歌偵待蹋春陽。喜聞晴語聲谷谷。明朝豫作花游曲。小蠻約伴合吹笙。解調江南有子鶴。卞宜之贈歌者翡翠屏詩云。揚州曾賞瓊花宴。吳下新傳翡翠屏。湘水月明環佩冷。巫山雲濕鬢鬟青。蹙金孔雀非爲貴。隔屋琵琶正好聽。青鳥無情易飛去。雕籠深鎖重丁甯。

劉淑芳

楊鐵崖贈以蹋鞠歌云。蹋鞠復蹋鞠。佳人當好春。金刀剪夫容。紉作滿月輪。落花游絲白日長。年年它宅媚流光。綺襦珠絡綿綉襜。草茵漫地綠色涼。揭門縛綵觀如堵。恰呼三三喚五五。低過不墜蹴忽高。蝶蝶窺飛燕回舞。步矯且捷如凌波。輕塵不上紅錦靴。揚眉吐笑頰微渦。江南年少黃家多。劉娘劉娘奈爾何。只在當年舊城住。門前一株海棠樹。

羅愛愛

嘉興名妓也。又呼爲愛卿。色藝冠一時。工詩詞。嘗與諸文士會鴛湖之凌虛閣。翫月賦詩。愛卿先成四絕句。坐皆閣筆。同郡趙生行六者。慕而聘焉。趙將如大都。臨別。愛卿置酒中堂。請趙子捧觴壽母。自歌齊天樂一闋以侑。曰。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鳳折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誥蟠花。宮袍製錦。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落西山。易生愁阻。早促歸程。綵衣相對舞。歌罷皆泣下。趙乘醉解纜去。無何母以思子病不起。葬甫三月。士誠陷平江。楊參政率兵拒於嘉興。軍士大掠。趙居爲劉萬戶所據。欲逼愛卿。託詞入室自縊死。劉以綉褥裹瘞後。

園銀杏樹下。趙歸求得其詳。發樹下。貌如生焉。既棺葬。白苧邨母塋側。日過墓。禱哭六娘子。情切一見。一夕愛果魂見。並留沁園春詞。鷄鳴別去。詞曰。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胡不歸。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堂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喜鵲。雨打梨花。晝掩扉。誰知道。恩情永隔。書信全稀。干戈滿目。交揮。奈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裏。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須拚一死。免被旁人話是非。君相會。算除非。畫裏見。崔徽。

官時秀

京師妓。爲郭芳卿弟子。楊基贈詩曰。欲唱清歌却掩襟。晚風亭子落花深。坐中年少休輕聽。此曲先皇有賜金。又有聽老京妓宜時秀歌慢曲詩云。春雲陰陰圍繡幄。梨花風緊羅衣薄。白頭官妓近前歌。一曲纔終淚先落。收淚從容說姓名。十二歌學郭芳卿。先皇最愛芳卿唱。五鳳樓前樂太平。鼎湖龍去紅妝委。此曲宜歌到人耳。潛向東風作慢腔。梨園不信芳卿死。從此京華獨擅場。時人爭識杜韋娘。芙蓉秋水黃金殿。芍藥春屏白玉堂。風塵迴首江南老。衰髻如絲顏色槁。深嘆無人聽此詞。縱能來聽知音少。說罷重歌爾莫辭。我非徒聽更能知。樽前多少新翻調。一度相思一皺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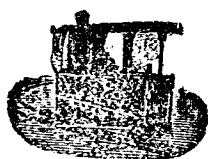
清子

清子。宮婢單登妹。教坊朱頂鶴妻。

凝香兒

凝香兒本官妓。以才藝選入宮。遂充才人。善鼓瑟。曉音律。能爲翻冠飛履之舞。舞間冠履皆翻覆。飛空尋如故。少頃復飛一舞。中屢飛屢復。曾百試不差。帝嘗中秋夜泛舟禁池。香兒着瑣里緣蒙之衫。瑣里夷名產。撒哈刺蒙耳。如氈。搥但輕薄耳。宜秋時着之。有紅綠二色。至元間進貢。帝又命工以金籠之。妝出鸞鳳之形。製爲十大衫。香兒得一焉。又服玉河花蕊之裳。於闐國鳥至河生花蕊草。採其蕊織之爲錦。香兒以小艇蕩漾波中。舞婆娑之隊。歌弄月之曲。其詞云。蒙衫兮蕊裳。瑤環兮瓊璫。泛予舟兮芳渚。擊予楫兮徜徉。明皎皎兮水如鏡。弄蟾光兮捉蛾影。露團團兮氣清。風颼颼兮力勁。月一輪兮且圓。華綵發兮鮮復研。願萬古兮每如此。予同樂兮終年。帝復置酒於天香亭爲賞月飲。香兒復易服趨亭前。爲昂鸞縮鶴之舞。帝大悅。以爲昔人霓裳羽衣不是逮也。京城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夏月帝嘗避暑於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爲舟。伽南爲楫。刻飛鸞翔鶴旆於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採菱小船。縛綵爲棚。木蘭爲槳。命宮娥乘之以採菱爲水戲。時香兒亦在焉。帝命製採菱曲。使篙人歌之。遂歌水面剪青之調。曰伽南楫兮文梓舟。泛波光兮遠夷猶。波搖搖兮舟不定。揚

予袂兮金風競。棹歌起兮纖手揮。青角脫兮水濼洞。歸去來兮樂更誰。





青樓小名錄卷六

京口趙慶楨小亭氏輯

明

展僧僧

袁凱有題妓展僧僧像詩云。不見秋孃今幾年。水光山色自悠然。月明樓上天如水。猶憶梁州第四絃。

秦小慧

周微之秦家小慧詩云。小小持金鏡。墮妝日幾迴。春光能自媚。飛燕莫相猜。香逕緣花掃。寒窗候月開。長陪雲雨態。學夢楚王台。

王秀

秀教坊弟子。陸鼎儀與文量晚酌朱懋暹處。以秀侑觴。夜深風冽。琵琶絃屢斷。而懊暹以洞簫繼之。已而秀舍絃。按拍清歌。曲中有所謂學士波者。陸不解。文量曰。此方言也。文量醉甚。戲問秀。杜韋孃安在。秀茫無以對。因相與撫掌。鼎儀詩曰。樽前誰遣雪兒歌。司馬風情晚更多。銀燭影偏人已醉。紫檀聲斷欲如何。歸來空想桓伊笛。醒後殊慚學

士波戲問韋娘今健否。青樓元自不曾過。

林奴兒

林一名金蘭。自號秋香亭中人。南都妓也。風流姿色。冠於一時。學畫於史延直。王元父二人。筆力清潤。落藉後。有舊知欲求見。因畫柳枝於扇。詩以謝之曰。昔日章台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從今寫入丹青裡。不許東風再動搖。又詳梅雨金青泥蓮花記。祝希哲有秋香便面詩云。見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著過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書。

楊玉香

玉香金陵院妓。年十五。藝色絕群。喜讀書。獨居一室。貴游慕之。即千金不肯破顏。閩人林景清以鄉貢北上。歸過金陵。與玉香姊邵三狎。題詩瑤華館。玉香偶過讀其韻。景清因介邵三訪之。一見交驩。是夕留宿。猶處女也。故玉香詩云。行雨行雲待楚王。從前錯怪野鴛鴦。守宮落盡鮮紅色。明日低頭出洞房。居數月。景清歸。玉香誓潔身以待。遂以一清名其軒。別六年。景清復北上。泊舟白沙。忽玉香夜至。有詩和酬。天將曙。不見。再過金陵訪之。死已一月矣。撫棺而慟。夜獨宿軒中。見玉香從帳中出。吟詩曰。天上人間路。莫通花鈿無。主畫樓空。從前爲雨。爲雲處。總是襄王一夢中。景清不覺失聲呼。遂沒。玉

香。答。景。清。之。作。甚。多。其。一。云。鎖。盡。爐。香。獨。掩。門。琵琶聲斷月黃昏。愁心正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淚。痕。

蘭鳳笙

康德涵。邯鄲美人歌云。蘭氏小姬名鳳笙。邯鄲美人獨擅名。等閒一見萬金賤。何況道遙翡翠屏。精神婉變性情適。自恨生身楊柳陌。陌上羞看遊冶郎。鏡中愁作當門碧。學得秦箏不肯彈。却將針指湊齊紈。鴛鴦刺就腸先斷。掩却銀牀獨自嘆。

楊清

歐楨德有聽謳者楊清歌詩有云。歌喉復見薛車子。曲譜似傳楊叛兒。絕代佳人不易得。楚妃堂上無顏色。

徐素

徐吳妓。早卒。唐寅哭之以詩云。清波雙珮寂無踪。情愛悠悠怨恨重。殘粉黃生銀撲面。故衣香寄玉關胸。月明花向燈前落。春盡人從夢裡逢。再托生來儂未老。好教相見夢姿容。

口梅仙

梅仙金陵妓。善畫。

吳憐憐

憐憐湖上妓也。善畫著色山水。工綴細潤。不讓趙大年。又工詩。

邵金寶

邵故倡也。京營叅將戴綸與游。綸以善戚甯侯下獄。坐重辟。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贍余以待命。邵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權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思出綸。歲罄賞得周旋權要。椎楚勿避。十餘年而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游擊。贏金尙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家來省。掖邵升高坐。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謝其救夫恩。居旬日。屬綸善視而返。

賈扣

扣趙王府教坊司妓女。以善琵琶。供內侍。有傳謝茂秦竹枝詞十章。至趙府。王令扣度而歌之。王客鄭若庸與謝善。邀見王。王宴之便殿。酒行樂作。王止命絙瑟。以琵琶佐之。王復止衆伎。獨奏琵琶。王曰。此先生所製竹枝詞也。譜其聲不識其人可乎。命諸姬擁賈姬拜。光華射人。藉地而竟竹枝十章。秦謝曰。此山人鄙俚之詞。安足污王宮玉齒。請更製竹枝詞以備房中之奏。俄改席林亭。謝不勝酒力。醉臥山亭下。賈以衽代薦。承之以肱。明日上新竹枝詞十四闋。姬按而譜之。元夕奏伎便殿。卽盛禮而歸。賈于邸舍。謝

載以遊燕趙間。逾二年至大名。或請賦壽詩百章。至八十餘。投筆而逝。姬率二子奉柩。停大寺之傍。每夜操琵琶一曲。歌茂秦竹枝詞。必慟哭而罷。乃以千金裝付二子。令歸葬。自破樂器。終老于闌園間。潘之恒爲作賈打傳。

楊娥

許邦才詩。風卷秋聲不敢過。日波凝在碧天阿。那知千載韓娥後。又有楊娥一曲歌。

李節

李節善箏歌。何元朗品爲教坊第一。于時名彥咸賦詩畱贈。黃淳父詩云。十四樓中第一聲也。元朗聽李節箏歌詩云。瘦鶴支離病客身。黃鶯嬌小帝城春。花前莫遣清樽歇。頭上應添白髮新。縱飲已忘身外事。當歌且惜眼中人。秦淮花月如天上。幾欲乘槎一問津。

頓仁 角娘

仁善琵琶。正德南巡。仁及角娘王寶奴。俱見幸。梅禹金詩云。寶奴老去頓仁遠。坊曲今誰記姓名。

寶奴

姓王氏。號眉山。姿容瑰麗。性閒儻揮霍。一日乘車經水西劉公廟。毳師王悅傳。愉皆負。

絕技。邀之廣塗。請王娘登場。寶奴下車。風度灑然。舉趾蹁躚。衆皆嘆爲天人。縈而觀者如堵。寶山出金一錠。酌二師而去。武宗駐蹕金陵。選教坊司樂妓十人。備供奉。寶妓爲首。數得侍巾櫛。近至尊。駕旋還舊藉。咸以貴人呼之。乃嘆曰。婢子執巾天子前。安得復爲人役。遂結道堂長橋邊。長齋誦經。爲道人裝。有王眉山傳。

趙麗華

麗華子如燕。按書影作燕如。小字寶英。南院妓。自稱昭陽殿中人。父銳以善歌樂府。供奉康陵。如燕年十三。錄籍教坊。能綴小詞。被入絃索。朱竹垞云。予嘗得其書畫扇楷法絕佳。後題云。乙卯中秋。同西池徵君質山學士。集海濱天香書屋。書此竟。聞任兵憲。在陸涇壩禦倭大捷。奏凱回戈。亦快事也。沈嘉則爲作傳。有云。趙雖平康美人。使其鬚眉。當不在劇孟朱家下。今卽其題扇數語。豪宕可知。其賦別一詩。亦手畫便面者。詩云。妾舟西發。君舟東。頃刻天生兩處風。此際雲山天際渺。寸心千里附冥鴻。沈嘉則寄題長干美人趙昭陽詩云。輕盈掌上艷陽新。再覩昭陽殿裡人。誰說六朝金粉盡。一身當得秣陵春。又鄔佐卿有雪後訪如燕詩。

朱葵

葵字心陽。姑蘇人。母夢犀釵而孕。因小字犀。生四歲。值歲飢。母賣爲俞家姬。故又名俞

癸年十二。玉膚雪理。風骨媚人。喜閉戶焚香。爲哀鳳之音。久之入武林。聞鄭翰卿僑居西湖。遇於長堤綠楊中。悅之。遂與俱歸。時陳伯孺贈葵詩云。相逢剛道不魂銷。抱得雲和曲未調。蓮子有心張靜婉。柳枝無力董妖嬈。春風綺閣流蘇帳。夜月亭台碧玉簫。莫憶西陵松柏下。斷腸只合在今宵。居月餘。葵纒纒不捨。鄭出犀簪爲贈。葵見曰。吾母夢徵也。或者其天乎。鄭乃出重賞聘之。後生三子。徐曲公寄之詩云。秋葉何須倩作媒。畫堂紅拂肯鄰才。榮陽公子遺鞭過。湘浦佳人解珮來。繡戶星稠杯合盞。玉闈春早鏡安台。祇緣十斛明珠換。掌上於今有蚌胎。

周麗卿

周杭妓。以它事被逮。恐匿不出。閩中鄭翰卿與杭守令皆雅交。以二絕爲之德懇。卒得脫。詩云。不掃蛾眉黯自傷。誰憐多病老徐娘。腰肢臘有梅花瘦。刺史春時也斷腸。妾家朱樓垂柳邊。閒人湖上逗春烟。使君打鴨渾閒事。一夜鴛鴦飛上天。（顧華玉有麗卿宅觀燈詩末云。江南舊侶依稀在。羅綺香塵十二橋。其卽此麗卿否也。）

柳青

柳青都下妓。一時文人達士。盡與之遊。最厚者常唾之。唾絲白如雪。香滑可愛。目爲唾花。人爭以得唾爲榮。

竇得意

得意以倡幸鄴陵王。且蠶大原公子。得意深自閉絕外交。聞查十八名。私事查。查方結客。得意歲出百緡佐客資。居七年。事查惟謹。且請托終身。查謝以有婦。卒不可。按查名。兼休甯人。琵琶名一時。祝希哲、楊用修、王履吉、唐伯虎、文徵仲、引爲布衣交。

郝筠

筠京師院妓。浙有沈水部某。託名冰華梅史。以北京東西院妓四十人。配作葉子牌。筠其一也。

王賽玉

賽玉金陵妓。金沙曹編修大章。立蓮台新會。以南曲妓賽玉等一十四人。比諸進士榜。一時詞客。各狎所知。假手作詩詞。曲子以長其聲價。黃淳父代賽玉寄沈大元詩云。去年今日花前別。腸斷陽關一曲歌。誰解相思情。更苦思君淚。比別君多。

玉堂春

姓蘇氏。河南王舜卿與狎。所賚罄。流落都下。棲廟中。蘇訪知。給母往廟持生泣。與金。令飾衣。再至其家。夜闌。席捲所有。與生以歸。母知之。撻蘇幾死。斥爲庖婢。山西商賢其事。納爲妾。商婦妒。置毒酒中。蘇遂巡未飲。夫代飲而死。初商婦與鄰生通。生遂唆婦訟蘇。

成獄。王生會登甲科。擢御史。按山西錄囚。廉得其事。婦與隣生伏法。陰令人僞爲蘇兄。領回籍。置別邸爲側室。

王湘雲

蘇杏石嘗寫蘭題詩寄之曰。幽蘭兩三花。寫在齊紈扇。寄語女校書。秋來心莫變。

姜如眞

如眞舊院妓。能畫蘭。漂陽彭爰琴。有舊院行。爲閩再彭題姜姬作。

趙彩姬

彩姬字今燕。南院妓。張幼于所狎。名冠北里。時曲中有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褚。先後齊名。所稱十二釵也。晚居琵琶巷口。冶遊少年。號曰閉門趙四。保詩名頗勝諸人。送幼于還吳門詩云。花前雙淚濕衣裾。把酒江亭落照餘。此去吳門霜月滿。逢人好寄洞庭書。幼于七夕同今燕賦詩云。翠帳紅妝送客亭。佳人眉黛遠山青。試從天上看河漢。今夜應無織女星。又今燕有長相思詞。寄幼于云。去悠悠。意悠悠。水遠山長無盡頭。相思何日休。見春愁對春羞。日日春江認去舟。含情空倚樓。盛仲交有張立超。自海上寄書問連城生消息詩云。若問青樓娼。芳年二八強。輕羅不遮面。綉戶自焚香。對客時題句。懷君每斷腸。倘能貽錦字。猶勝夢高唐。按連城生卽今燕。

陳玉英

玉英行八。亦稱陳八。桃葉妓。僑居吳門。趙今燕嘗寄以詩云。何處簫聲獨上樓。傷心桃葉水空流。一從南國春歸後。無復佳人字莫愁。

雲墟

長洲彭孔嘉爲作艷情詩云。十三曾學寶珠名。幾度春風醉舞塵。昨日門鷄長樂觀。文園偷訪愛琴人。

鄭如英

如英字無美。桃葉妓。以韶豔聞。曲中呼爲安十二。安其小名也。能詩。爲秦淮四美之一。錢牧齋金陵雜題云。舊曲新詩歷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問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

馬晁采

晁采馬二娘字。舊院人。錢牧齋金陵雜題云。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哥喚客聲。

朱無瑕

無瑕字秦玉。一作秦玉。金陵妓。畫蘭工詩。善楷書。有繡佛齋集。林雲鳳遊秦淮。偶與

友過朱較書樓。酒間出雙錦鞋。貯杯以進。曰：此所謂鞋盃也。自楊鐵崖後。再見於何孔目元朗。林喜甚。以筆蘸酒爲賦。鞋杯行云：君不見楊廉夫。狂吟豪飲天下無。又不見何元朗。風流文采猶堪想。鞋盃之事久寂寥。誰能狎作烟花長。秦淮豔女字無瑕。爲余笑脫乾紅鞵。酒間突出華筵上。短窄纖新纔一兩。平生每恨舊裙底。今日分明見弓樣。綉綉碧縷香塵生。鳳頭鸞尾花盈盈。玉壺瀉處偏宜滿。翠袖籠來不奈輕。杯行到手翻成晒。兩頰紅蓮初著粉。暮雨朝雲釀已深。春風秋月對。應盡何須更築糟邱台。尊中自有葡萄醕。何須更學邯鄲步。尊前便是巫山路。一掬雙鸞嬌自持。千巡百罰醉休辭。絕勝飛蓋西園夜。不羨凌波南浦時。人生快意在行樂。且向青樓買歡謔。寶劍徒令口仲升。金門未必容方朔。醉鄉恰喜傍溫柔。莫問城頭夕陽落。

董夜來 白夜來

夜來小字月哥。金陵妓。善琵琶。工詩翰。與嫩兒、修姬皆名噪一時。施子野嘗贈以詞。復緘云：詞妙雋豔無比。直愧剩粉殘紅。不堪承當耳。已付蔣三哥。玉簫度之一日夕。便新聲盈耳矣。今夜惡雨。不敢復望高車。中秋月色定佳。正足下文戰凱旋時也。幸過擎杯聽新曲兒。且手撥琵琶以待。又白小姬亦名夜來。林雲鳳賦相逢行以贈。

沈嫩兒

嫩兒金陵妓。善歌。與施子野善。將從人。封完舊物。以一緘寄子野云。清江一別。遂隔歲年。江南渭北。人遠心近。誰言雲水萍花。恐非箇中人語也。別後浪游金焦間。會有夙約。風絮便當泥沾矣。但古詩有云。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正不知誰淺誰深。春天雨枕。秋夜風幃。孤燈殘夢。此豈重門深鎖所能限也。悠悠此情。未知何極。春羅一段。折證相思。向寶之秘之。異香薰之。古錦襲之。只令渠見淚痕耳。未嘗敢輕出示人。雖然今日之事情。不可割。義不可留。謹繫同心。仍送左右。豈忍等秋雲哉。但使足下謂兒爲薄倖人。以歧路視之。從此心花稍開。眉結稍熨。則委骨窮塵。所甘心矣。時改事移。生死離隔。洒淚書懷。封緘盡濕。千萬珍重。遠大爲期。膩粉柔香。不堪丈夫在意。

馬守貞

守貞字月嬌。小字元兒。行四。院中皆呼四娘。以善畫蘭。號湘蘭子。少負重名。爲六院冠冕。其貌本中人。而放誕風流。善伺人意。性復豪俠。恒揮金以贈少年。感吳人王伯穀解墨郎之厄。祠部有墨者。以微譴逮捕之。會西台御史索王八分書爲居間獲免。欲委身焉。伯穀不可。萬歷甲辰秋。伯穀年七十。湘蘭買樓船。載小鬟十五五。造飛絮園。置酒爲壽。晨夕歌舞。流連者數月。亦勝概也。歸未幾而病。燃燈禮佛。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其寫蘭法。趙子固竹法。管夫人俱能得其餘韻。名聞海外。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畫扇。

藏之。有詩集。伯穀序之。略云。秣陵佳麗之地。青樓狹邪之間。桃葉題情。柳絲牽恨。胡天胡帝。爲雨爲雲。有美一人。風流絕代。問姓則千金燕市之駿。託名則九畹湘江之英。輕錢刀若土壤。翠袖朱家。重然諾如邱山。紅妝季布。爾其擲玻璃之管。字字風雲。摩玉葉之牋。言言月露。翻庭花之舊曲。按子夜之新聲。奚特錦江薛濤。標書記之目。金昌杜章。惱刺史之腸而已哉。曲中傳爲佳話。湘蘭詩云。自君之出矣。不共舉瓊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個時。楚楚有致。宜其名冠一時也。相傳湘蘭足稍長。江都陸無從戲以詩曰。杏花屋角響春鳩。沈水香殘懶下樓。剪得石榴新樣子。不教人見玉雙鉤。

王小桃

小桃西湖女。田子藝題小桃別業云。柳外朱樓絢綵霞。阿誰湖上浣春紗。留人乳燕初鳴子。暎面天桃恰試花。輕薄未應來鄴下。呢喃多是怨王家。東風頻駐青驄馬。無那橋西酒旆斜。

張嬌

田子藝有秋夜聽張嬌彈琴詩。趙瑟秦箏樂已耽。阿嬌一曲解沈酣。都將白雪心中事。寫作清風指下談。塞鴈不來秋七八。湘簾半捲月西南。知音爲爾渾無賴。落盡庭花思正憨。

王翠翹

翠翹臨淄人。幼鬻馬氏。名翹兒。美姿首。善琵琶。度曲。來江南。有聲平康里中。後以計脫假母。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徐海偕倭酋陷崇德。募屯郵舍。令翠翹歌而行酒。遂寵幸。稱爲王夫人。胡督宗憲遣華老人說海降。海將斬之。翠翹解其縛。歸告以狀。又遣羅中書詣海。陰賄翠翹。使說海降。奏朝廷封爲大總兵鎮海侯。翠翹爲一品夫人。故翠翹誠心勸海就撫。及以計殺海。翠翹深恨爲督府所賣。負海意不自安。既見執。督府欲賜順義酋長。翠翹辭曰。我所以不卽死者。爲爾輩負約。未與爾輩言之也。今既如此。爾負我。我不可負海。赴錢塘江而死。余澹心有翠翹傳。

綠珠

綠珠崇德妓。與翠翹同被擄。亦爲海所寵。次翠翹。

薛素素

素素小字潤孃。又字潤卿。一字素卿。吳人。或云嘉興人。在京師。居史金吾宅後。行五人稱爲薛五。姿度豔雅。有十能。詩書琴奕簫而馳馬走索射彈尤絕技也。手寫水墨大士甚工。董尙書未第日。授書禾中。見而愛之。爲作小楷心經。兼題以跋。至山水蘭竹。下筆迅掃。無不意態入神。其挾彈走馬。能以兩彈丸先後發。使後彈擊前彈。碎於空中。又置

一彈於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嘗置彈於小婢額上。彈去而婢不知。江都陸無從歌云。酒酣請爲挾彈戲。結束單衫聊一試。微纏紅袖袒半鞵。側度雲鬟引雙臂。侍兒拈丸着髮端。回身中之丸並墜。言遲更疾。却應手欲發未停。偏有致。范夫人贈詩云。重開別院貯文君。寶絡千金換翠裙。非雨非雲香滿路。前身應是薛靈芸。素素自愛重。非名士不得一見其面。獨傾意於袁六微之。或謂袁曰。袁黑橫。得素素相憐。能無爲人妒殺。尋爲李征蠻所嬖。又嘗侍沈孝廉景倩。皆不終。其畫像傳入蠻峒。西陽彭宣慰深慕之。費金錢無算。致之不得也。其好佛師。俞羨長。好詩師。王行甫。人亦以薛校書呼之。後居吳門。著南游草。王百穀爲之序。又有西湖晴泛六言詩。姚士粦潤娘七夕生日詩云。生逢烏鵲渡河秋。乞巧今番免上樓。莫訝眼邊多俗物。天孫亦祇嫁牽牛。無從又有贈素素詩云。纓絕鈿遺漏欲分。畱髡送客意何勤。酒闌明月生瑤樹。坐久流螢點繡裙。子夜歌來猶是夏。巫山夢去總爲雲。羞將錦字傳哀怨。清磬長依貝葉文。又閩人鄭琰。有寄素素詩曰。野草城邊油碧車。海棠開盡燕飛初。愁深司馬舟中淚。夢逐蕭娘錦上書。二水雲陰桃葉渡。四橋春暗浣花居。傷心南陌垂楊月。夜夜香塵滿客裾。猶可想見薛五風流也。

朔朝霞

朝霞金陵妓。有送人詩云。秋風江上送君舟。落葉江楓總別愁。解纜不知人去遠。凭欄猶倚夕陽樓。

朱素娥

素娥小字斗兒。金陵妓。山水小景。得陳石亭授之筆法。便入作家。聞石亭選入翰林吉士。盡以平生書畫緘封寄之。上題云。昨日個錦囊。佳句明勾引。今日個玉堂。人物難親近。卽此其風流狡獪可想矣。與陳聯句。有芙蓉明玉沼。楊柳暗銀堤之句。爲時所稱。鳳陽劉望岑訪之。不出。投詩云。曾是瓊樓第一仙。舊陪鶴駕禮諸天。碧雲縹緲罡風惡。吹落紅塵四十年。乃懽然相見。斗兒有送人詩云。楊子江邊送玉郎。柳絲牽挽柳條長。柳絲挽得行人住。多向江頭種兩行。

林天素

天素杭州人。時又有王友雲者。俱形管中之仲姬也。董文敏云。天素秀絕。友雲特饒骨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李長蘅贈天素詩。亦有美人閨中秀。興會託山水之句。其爲名流推重如此。

林雪

雪畫蘭工詩。按珊瑚網作閩中妓。繪圖寶鑑續錄作南京舊院人。無聲詩史則云字

天素西湖妓是又以兩人合作一人俟考)

楊幽妍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在南院。負豔聲。早歲落籍去。嗣陳氏。陳沒。撫於楊媪。媪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有心未逢。一日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意甚屬。私謂得耦此郎死可矣。聖清素不喜狹邪遊。至是與幽妍目成者久之。明日遂合鏡於舟次。昵熟漸久。交相憐重。願言倚玉。聖清謝之。七月應試。白下及旋。而幽妍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骨見衣表。謂人曰。張家郎不顧。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遣急足往視。媪閉絕不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桃葉渡閻老作字以達意焉。扁其室。不見一人。媪怒。搥詈無人理。不得已。復載之東。聖清偵狀。乃納聘爲小婦。比入室。病已甚。猶強起。薰香浣衣。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讀皆上口。每回環離腸斷魂之句。掩抑不自勝。忽索鏡自照。不覺慟哭曰。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及卒。聖清雕紫檀主。置坐隅。食寢必哭。未幾亦病死。

楊璆姬

璆姬平康才人。游戲丹青。得九畹生態。時稱逸品。

董定姬

定姬金陵妓。善歌舞。

呼文如

文如江夏營妓。能詩善琴。與邱謙之定情。謙之父不許。文如寄詩曰。長門當日嘆浮沈。一賦翻令帝寵深。豈是黃金能買客。相如曾見白頭吟。後謙之赴京。過武昌。相見。飲庭中。安石榴下。復賦一絕呈謙之云。安石孤根托謝庭。合歡枝上日青青。懸知雨露深如許。結子明朝似小星。相與涕泣而別。有一時雙淚墮金卮之句。邱久之還里。文如數貽書。訂于歸之約。邱父母力遏之。不果。一日雪甚。邱方倚樓念文如。忽一小艇飛楫渡江。直抵樓下。推篷而起。則文如也。相見驚喜。因言攜利賈人金。將賣妾。急買舟潛發。稍遲一日夜。則落賈人手。抱持慟哭。乃委禽成禮。文如有皂羅袍四時詞。

劉盼春

盼春汴梁樂工女。年十八。與汴人周恭定情。恭父嚴禁之。不令通。盼杜門謝客。有雲間富商齎金帛往。母欲奪其志。不從。痛加箠楚。恭知之。致書使從母命。綴一小詞云。阻佳期。盼佳期。欲寄鸞箋雁字稀。新詞和淚題。怕分離。又分離。無限相思訴與誰。此情風月知。盼得詞投繯。死及火其尸。獨所佩香囊鮮好。中卽藏周所寄長相思詞也。周藩誠齋爲傳奇曰香囊記。

崔季鶯

林初文有崔季鶯詩云。怕教雪落歌應懶。愁作雲飛舞不輕。偷向東風啼柳畔。一行花雨一聲鶯。

張增波

增波名文。雲間姬。神情湛若秋水。故又以秋水呼之。張懋儀贈詩云。湖邊三月花如雨。樓外雙飛鶴似雲。張緒風流堤上柳。與君那得不平分。

景翩翩 沙飄飄

翩翩字三昧。一作鶯鴻。建昌妓。嫁丁長發。丁爲人誣訟于官。景竟自經。有散花吟。王伯穀題云。閩中有女最能詩。寄我一部散花詞。雖然未見天女面。快語堪當食荔支。朱作垞云。翩翩本盱江人。時遊建安。故伯穀誤以爲閩中女子也。時又有沙飄飄。新都謝少連。撰季漢書成。其友釀金賀之。布席齊王孫第。四方之士會者百人。選六院麗人侑酒。飄飄爲冠。評者比之楊州蕃禧觀瓊花云。

徐翩翩

翩翩字飛卿。南院妓。年十六。時名未起。學琴不能操。學曲不能按板。因舍而學詩。謝少連於衆中見之。曰。此陳王所云。翩若鶯鴻者也。由是人咸以鶯鴻目之。後爲尼。居蓮子營小菴。以老亦能寫墨蘭。有詩集。袁子才云。皇甫古尊在金陵市上。得金字扇一柄。

乃前朝名妓徐翩翩所書。尾署名曰金陵蕩子婦某。古尊喜甚。求題於厲大鴻。得賣花聲一闋云。花月秣陵秋。十四粧樓。青溪迴抱板橋頭。徐娘無覓處。芳草生愁。金粉一時休。團扇誰畱。帶人只有小銀鈎。句尾可憐書蕩婦。似訴漂流。讀之不覺魂銷。

徐亭亭

亭亭字若鴻。翩翩妹。亦慧黠。晚嫁江陰郁生。郁卒還秣陵。

顧娟娟 吳娟娟

娟娟嘉興妓。居蘇小小墓東北。短小穠粹。妙歌舞。雙鞞柔弱。胡旋燈前。觀者靡不歎絕。間作小詩。以書法不工。偶對人口占而已。崇禎末年卒。又娟娟吳氏。字眉山。號窠仙。自號群玉山人。清溪人。工書畫尺牘。著萍居草。

張回

回字淵如。一字觀若。金陵妓。能詩。

崔重文

重文小字媚兒。豔之者。目曰嫣然。室中有幻影閣。駒隙所容。凡庭柳扶疎。歸禽頡頏。呈態壁間。不遺毫末。重文有別黃元龍詩八首。云昨夜羅幃始覺霜。馬嘶寒影候嚴裝。曉燈欲暗將離室。不道離情畏曙光。九月江南似小春。偷春花鳥殢歸人。妝樓直對長干。

道。愁見行車起暮塵。楓葉鴉翻秋水明。長橋衰柳古今情。尋常歌板銀嬰地。從此傷離不忍行。華裙賦別酒初醺。水調吳歌夜入雲。此曲由來能解恨。一時淒切半緣君。君心未去妾心行。相顧無聲覺淚聲。別後何人照憔悴。空餘明鏡解含情。莫輕春夢薄殘緣。歎語關心十五年。覆水落花難再合。匣琴從此怯危絃。畱君且住慰淒其。少住懽悰轉益悲。欲絕不知因底事。將無眞作有情痴。亦道三秋只暫時。骨驚魂絕已難支。章台二月春風裡。莫寄空函付柳絲。元龍贈別重文詩云。旅舍村醪未忍傾。愁聲相伴砌蛩聲。不知翠閣清歌處。可有人來夜喚名。

沙來青

顧有翼。有春月同潘木公飲沙來青校書齋中。來青卽席有作。倚韻畱別詩云。春日風光引興長。朝來重到莫愁堂。柳當綺閣偏多態。花對名姝不惜香。錦瑟聲中情冉冉。綵箋句裡恨茫茫。何須別後方追憶。只是尊前已斷腸。

張曉曉

潘景升有武昌行。爲程仲權賦贈張卿詩云。武昌垂柳百千行。九月西風半夜霜。坐覺危樓鴛瓦裂。起看殘月鏡波涼。和歌者誰歌折柳。歸客傷心對尊酒。蒹葭白露空江寒。三十春風亦何有。長歌聯臂踏銅鞮。鼓瑟湘靈處處迷。月滿秦淮通楚夢。片雲猶落小

樓西。

羅采南

采南名芳。瀾金陵妓。潘景升別詩云。城邊垂柳拂高樓。塘上蒲生半沒舟。雨過盧家偏好景。洗開新月曲如鉤。屈指青樓第幾家。平鋪秋水帶蒹葭。江南有夢隨君去。月色寒飄桂子花。

劉鳳臺

鳳臺燕都人。有聲教坊。福清林丙卿。偶儻好遊俠。邪劉一見歡甚。託以終身。林納爲妾。久之去遊吳越間。聞姬死。疾馳至燕。日夜哀慟。刻玉爲主。賦長短句。鐫玉上云。入時倒耶懷。出時見耶面。隨耶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堪遠遍。勝寫丹青圖勝裝。水月殿。玉魄與香魂。都在這一片。願作巫山沈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似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班妃扇。又撰斷腸詞數千言。讀之悽絕。未幾林之粵西。爲舟人所殺。蒼梧林司理。捕盜搜得玉主。大驚曰。此吾邑人丙卿所爲。奉其姬者也。窮得其屍。面如生焉。徐興公勸爲作玉主行。

周綺生

綺生名文。嘉興妓。善小詩。沈純父林居。端午召客。呼之侑酒。不至。次日始來。問其故。曰。

昨偶賦詩未就耳。純父曰：爾能詩。試卽景以五月六日爲題。綺生朗吟云：酒剩蒲觴冷，門懸艾虎新。坐客咸擊節，縉紳若高立。期李君實，皆與酌和。然口多微詞，值讜集分韻，有用習家池者。綺生笑曰：無乃大遠乎？舉座拂衣起。嘗有句曰：掃眉才子多相忌，未敢人前說校書。蓋自傷也。後以身屬非偶，敝衣毀容。晨夕炷香佛前祈死。時作小詞寓意，無何悒鬱死。檢其笥，有句云：侍兒不解春愁，報道杏花零落。知者傷之。虞山蒙叟傳其事。沈幼玉周綺生卜居江上詩云：十里虹橋柳萬株，白蘋紅葉滿清渠。從今管領秋江色，總屬風流女較書。鴉黃初褪晚妝慵，獨上朱樓盼遠鴻。無賴秋光偏欲暮，惱人花外鯉魚風。（按明詩綜載幼玉綺生卜居江上詩一絕，與此不同，云：窈窕紅樓隔舊京，重簾瑟瑟擁雕楹。樓前咫尺官橋路，認得簫郎白馬聲。）

朱觀奴

觀奴杭妓。頗通文義。嘗欲構一室，而募緣於人。求題詞於瞿宗吉。宗吉援筆戲書云：傾國傾城美貌，爲雲爲雨芳年。金沙灘上舊因緣，重到人間示現。欲構雲窗霧閣，奈慳質鈔金錢。諸公有意與周旋，請看桃花好面。人以宗吉故，喜捐貲焉。

王瑣

瑣字餘青。杭妓。年十四，婉媚綽約。嫺詩歌尺牘。程靜致與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卽貽

短箋招之。偶記其一二箋曰。昨日下雨。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下雨。曾知悶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否。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話。萬勿以我爲冷人。其致妍而韵冷多類此。亦今之薛濤也。

狼架子

康對山嬖一姬。名狼架子。被罪當罰米。康以事在劉憲大謨。東劉云。狼架子是我表子。馬公順是他老子。拜上遠父先生。乞望饒些草子。劉笑從之。馬公順乃馬憲副。應祥字。亦嘗狎此妓。遠父劉字也。

玉英

玉英。箏妓。楊升菴贈詩云。綺筵離俎換新聲。博取瓊花出玉英。肯信博陵崔十四。平生願作樂中箏。元的檀痕畫未成。翔鸞屏裡鬥輕盈。羅虬若向今宵見。不比紅兒比玉英。

琴姬

楊升菴贈琴姬詩云。美酒中山捲波。佳人上宮陳娥。商聲若出金石。楚奏渾非綺羅。麗曲幽蘭白雪。仙音月渚風柯。金徽可以娛耳。玉珮無勞當歌。

高娃

娃。京師倡也。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數年。高閉門自守。

天順中爲石亨所構。以土木之陷。不救。論死。赴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衣而來。則高也。楊顧曰。若來何爲。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忠良死矣。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高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旣戮。娃慟哭。吮其頸血。以針線紐。接著於其頸。顧楊家人曰。好葬之。卽自取練縊其旁。

楊美兒

金陵妓凌延年卽尙書洋山公長子世襲錦衣。豪華擅場。初至白下六院。未有相識。故事院中名姬。定情之夕。例必五金。最下亦三金。謂之初會。凌訪六院知名者。凡三餘十人。槩致五金二幣。通殷勤焉。且曰。方欲渡江。往揚州。未遑識面也。諸姬共相傾慕。恨不一見。日遣人於寓中間耗。及凌再至。名姬爭往邀之。以次留連。嘗語人曰。大老官甚易做。我所費纔三四百金。而初會已周矣。尤與美兒厚。美之假母死。凌爲治喪。凡來弔者。上客折帛白綾一端。次則紬紗。從人皆贈布。七七作佛事。

張小二

金陵妓稚齒雅容。不肯就門戶。曰。能妻我者。當與之諧。楊玉山以事入京。聞而求之。捐數十金。乃成婚。踰月欲隨之還家。曰。奴固誓之矣。今不歸君爲妾。復何歸乎。楊約以半載爲期。及去。守志不渝。楊感其誠。歲四五至。至必留旬日。贈遺以千萬計。久之田產一

空男女未婚。薪水且不給。而日受妻子怨言。怏怏悔歎。兩目皆爲失明。妓乃扁舟下江。直造楊氏之廬。登堂拜主母。捧楊首而大慟曰。主君貧困。職我之繇。妾當爲君婚嫁。君幸無苦。悉出向所贈珠璣器具。以爲資妝。嫁其二女。又出儀物筵設之費。爲二子納室。留侍湯藥者一年。楊鬱鬱心恚以死。妓又脫簪珥。殮之。守其柩不去。妻亦憫其志。語之曰。姊院中衣食自豐。何爲困此。與我同辛苦。妓對曰。奴非碌碌市門女也。少有不汙之誓。與主君交好二十載。名雖風塵。身固不異楊氏之少房也。且主從爲我而死。何忍背之。願從主母側。執庖湑之勞。歿且不悔。聞者莫不嘆異。旣免喪。其父母強之歸。不從。訟諸禮曹。移牒速之急。不得已。泣別其靈而去。後卒不面一男子。考終於舊院。

馬姝

金陵妓。善畫蘭。陳眉公題云。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遊戲。溫日觀葡萄。通於書法。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於繪事者不能。馬郎以閨秀名娼。風流乃爾。非特校書避席。若操筆入宋院。當作女待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振之寶此。勿與桃李共擲渡頭也。因代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六生

六生。白姓。吳中女優。其行六。善笙。因號爲六生。聲色冠一時。凌延年與狎焉。先是凌在

都求貸麻城劉金吾金數千。聞劉有游吳之興。度必取償。乃先居六生爲奇貨。劉至。六生以家姬佐酒。清歌一發。四座無聲。劉狂喜。願獲之。凌雜取玩器。輔六生以往。劉爲焚券而去。劉本粗豪。無意爲金屋。置歸日。索六生歌娛客。楚人不操吳音。惟劉妹壻邱長孺能。以故長孺與六生。遂以知音成密契。久之。劉意怠。長孺乃乘間請償金如凌數。而納六生爲妾。居無何。或有言兩人先有私者。劉勃怒。疾呼六生來。訊不服。醜之。長孺乞其屍。劉不可。致五百金贖之。歸面如生。惟右手握固。親擊之。掌有小犀盒。內藏兩人手甲及髮一縷。向與長孺情誓之物也。長孺痛恨抱屍臥三宿。始就殮。哀思不已。曰。吾見六生姊妹。猶見六生耳。乃攜千金至吳。迎白二同棲。復進其妹十郎。十學謳於二。故相善。兩姬感邱郎情重。願爲娥皇之從。白氏知。率百人伺長孺出。劫兩姬去。長孺謀之。朱生以危言動白氏。俾以二歸長孺。而薄其聘。又數年。劉復遊吳下。白老適坐盜誣。丐劉爲雪。事定。具觴樓船中。使十郎稱謝。因留宿。中夜十郎訊長孺談及往昔。泣下不止。劉慰之。密戒舟人挂帆。覺而追之。在京口矣。白夫婦固請。償百金。竟攜十郎歸楚。送長孺曰。吾以謝六生之過。



青樓小名錄卷七

京口趙慶楨小亭氏輯

明

姜舜玉

舜玉自號竹雪居士。南京舊院妓。有花源逢顧何二使君詩云。仙源凡幾曲。夾岸桃花開。忽慢逢劉阮。殷勤勸酒杯。

楊悶兒

悶兒南京妓。林省郎男仲子與狎。有娶婦之盟。仲子歸。憚其尊人不決而病沈淹。夢悶兒謂曰。緣知不就。今且死。冀一見勝澆奴墳上土也。驚覺悲慟。果自浙來而悶兒死三日。但目不暝。一縷氣微微呼二郎。及仲抱而呼。悶兒目遂暝。蓋自仲子歸。悶兒卽杜門。迷罔牽思。而又不得意於其艾緞。故病益劇。仲子自負土成墳。雜桃花棘茨種之。曰花貌棘心。千古薄命。

劉引兒

引兒南京妓。爲一商所眷。商死。引兒爲持服。歲時設祭。哭泣盡哀。杜門以女工自養。商

家後凋落。復推所有。周其妻子。有聞其賢欲娶者。卒不從。

李月華

月華。京師教坊妓也。色藝雙絕。理刑署書記王沼居鄉墅時。月華因避仇居墅上。與沼往來情濃。沼服役府城。常歇道觀。遇道士姿狀高古。旅泊觀中。一夕月光皎然。沼買酒與道士飲。迨夜分。忽欲詣月華家。道士曰。夜已央。不能去也。爲君邀至。可乎。乃令沼閉目。口喃喃。既已。使開目。見月華冉冉自樹影中來。手攜琵琶。使促席並坐。彈湘妃怨。淒然嫋嫋之音。道士起而長嘯。引以相和。其聲清越。如黃鶯喚空。漸遠而沒。月華於座上數目。沼不已。沼亦凝睇久之。視其琵琶。乃紫檀槽。邏背刻潯陽秋三字。宛是李家故物。已四鼓。月華告歸下塔。道士推仆於地。化煙而滅。沼際曉訪月華。尙未起。言夜來夢天使追去。玉虛宮仙官命錄奏樂。卿何爲亦在座。得無以人命戲乎。方知所攝者李姬魂也。

蔡彬

彬。字清卿。江都妓。有贈別詩云。傷情不奈出宜春。遙見離亭倍愴神。昨夜樓頭好明月。今宵分照遠行人。

郝婉然

婉然字蕊珠。京師珠市妓。能詩。有調鸚集。

黃問琴

程孟陽有曲中聽黃問琴歌詩云。夜掃歌樓集鈿車。白頭占曲點紅牙。梁間三日餘音在。偷得新腔遍狹邪。曾憐古調背同時。甘戰心期老曲師。爲是唱情聽不得。鬢邊先着幾莖絲。歌郎酒客盡知名。畫燭紅妝作隊迎。簾竹蕭蕭香閣裏。花叢十月坐流鶯。輕染鴉黃拂髻鬟。鶯雛巧笑鬥雙彎。不知水調聲能苦。蹙損橫波一寸山。又別本載此題有金屏笑劇如花女。紅豆憑將記曲拋之句。

孫瑤華

瑤華字靈光。金陵曲中名妓。歸新安汪景純。景純負俠氣。憂時慷慨。期毀家以紓國難。靈光多所次助。景純以畏友目之。卜居白門城南。築樓六朝古松下。讀書賦詩。屏却丹華。景純好蓄古書畫鼎彝之屬。經其鑒別。不失毫黍。王伯穀亟稱之。以爲今之李清照也。景純在里門。有寄衣詩云。閉妾深閨惟有夢。憐君故國豈無衣。手字清勁婉約。景純沒後。遂不作詩。所著遠山樓稿亦不存。

陳翠

翠北伎也。程孟陽過其家飲。留贈詩云。紅樓細雨燕飛斜。玉面珠簾相映遮。三月江南

春色盡却行江北見梅花。

沙蘭英 章文玉

蘭英與齊太史君求善。嘗貽以鴛鴦枕。齊答詩曰。含情少婦倚銀缸。綉罷鴛鴦日滿窗。解得世間離別苦。故將好鳥織成雙。章文玉亦齊所昵者。朱竹垞云太史與女郎沙蘭英。章文玉定情一物相遺。拳拳叩叩宜其爲情死也。

延紅菊

紅菊。秦淮妓。本武安人。陸叔度性豪邁。遊金陵。大會詞人於桃葉渡。時紅菊倚船牕。謂女伴曰。今日之集。惜無兩岸芙蓉。陸乃復治具。張讌。至則晚風拂席。荷香襲人。四座莫測其故。蓋先一日以善價購得百缸。碎而沈之。自是十四樓中奉爲上客。

齊錦雲

錦雲。金陵教坊妓。能詩。善鼓琴。對人雅談。終日不倦。與庠士傳春眷愛。春坐事繫獄。錦雲脫簪珥爲餽。給春謫遠戍。欲隨行。春止之。因賦別云。一卣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鶯。願將雙淚啼爲雨。明日留君不出城。春去竟以想念病歿。

賽濤

賽濤。古杭清平山巷趙家女。母黎氏。攜女觀燈。叢雜中爲惡少掠去。賣臨清沈鵬。擅名。

青樓。以詞翰能賽薛濤。因號賽濤。趙長女歸周子文。子文爲吏赴京。過臨清。見賽濤貌。肖其妻。注目久之。因留宿焉。問所從來。秘不敢言。偶檢書得詩一首。子文詰得其故。訟之官。携歸趙。卽以賽濤歸子文。賽濤工詩詞。有曲江鶯囀集。

彩雲

彩雲有與凌郎書云。把玩詩畫。逸致遙情。詩中有畫。中畫有詩。令人尋味不盡。先生眞摩詰虎頭矣。妾苦薄命。人遠天涯。不得追陪巾櫛。時一焚香。一煮茗。常侍於風流才子之側。輒轉愁思。唯有對菱花而太息。倚朱欄而神注耳。手帕一方。漫云瓊報。亦謂鮫綃。拭目奉君見之。點點皆妾淚痕也。春閨二首。慙非蘇女迴文。惟情見乎詞。知峽上哀猿。夜半聲楚。當不忍以章臺柳膜外視之矣。短箋莫訴。長漏爲愁。書來應鄭重。莫作等閒看。

仲愛兒

愛兒。維揚名妓。工蘭花。

羽孺

孺。字素蘭。一字靜和。常熟人。生不識姓。善音律。推律得羽聲。遂以爲氏。善畫蘭。能書。歸戚施。後爲人所殺。著有詩集。

黃秀雲

秀雲、蘇州妓。性黠慧。喜詩。陳體方以詩名吳中。秀雲謬謂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乞詩百篇爲聘。體方信之。苦吟至六十餘章。神竭而歿。方苦吟時。人多笑之。而體方欣然。每誇於人以爲奇遇。

唐玉簪

玉簪、祥符妓。善歌舞雜劇。洛陽賈王某迷戀之。周府郡王好音樂。聞玉簪名。召見悅之。以厚價留。某悲思成疾。賂府中出入之。嫗傳語妓云。得一面死無恨。妓乘間爲言於王。王首肯。且戲云。須淨身來。嫗以告某。某卽割勢幾絕。三月始瘡。上謁。王命驗之。笑爲風漢。召玉簪立門內見之。相向嗚咽而已。

茹瓊

瓊、錢塘妓。能詩。許歸金華。唐生。生負約。嘔血死。

馬又蘭

又蘭、字芸卿。居金陵長板橋頭。蘭竹秀潤。欲步湘蘭風韻。

葛曉雲

曉雲、教坊妓。通翰墨。工於寫蘭。雅善琵琶。

張淡雲

淡雲與江陰賈周伯英善。伯英贈詩云。星河淡淡夜迢迢。深院涼生動絳綃。傳得揚州新樂府。倩誰人並坐吹簫。又蕪城對酒詩云。樓上春雲黯夕陰。折花載酒偕同心。芙蓉綉幄隱紅燭。美人一笑輕千金。南浦別離情脈脈。柳花繚亂風無力。愁來獨上廣陵城。江水微茫天一色。亦寄懷淡雲之作。

馬珪

珪字文玉。善描蘭。能琴。又善謳。遊西湖作憶舊詩四章。武林詞客屢和盈帙。尤工樂府。

馬如玉

如玉字楚峙。本姓張。從假母家金陵南市樓。精繪事。熟文選。唐詩。工詩。善小楷。及八分。後爲毘陵比邱尼。受戒於棲霞。法名妙慧。

馮愛生 馮喜

愛生非吳產。年十四。或鬻於金閭馮嫗家。吳語呼某姬曰某生。故曰馮愛生。馮四女皆名姬。而季名喜者尤著。四姬以次適人。其婦入娘子。得愛生女之。生美而慧。洪飲善諱。侑酒者不迎生不歡。而生志厭風塵。日求有心人事之。卒未得。以故對客每悒悒。輒呼巨白自澆取醉而已。邑人丁仲與生善。謀納生。事久不就。乃匆匆適茸城公子。公子不

甚憐重。生不堪病且甚。復還馮死。死之日。年十有九。既殯厝郊外。久不壟。丁仲謀釀錢市穴。洞庭許無功毅然倡之。得金使其家易容棺地。入土日。知其事者。咸白衣冠送之。龍子猶爲作愛生傳。

張潤

潤行三瓜州人。少鬻爲閩關潼子門妓。善歌。與賈人程某善。許以必嫁。程爲破家。衣敝履穿。不敢復窺其室。一夕遇諸門。呼入相持大慟。具餐留宿。私付五十金。屬貿易有贏利。便圖來娶。程乃別往紅樓市。罄其金。久之復遇諸門。依然窶子容。程欲走匿。使婢闌之入。叩其故。詭云中途遭寇。張悲憤幾絕。曰。生而啖何如死而合。迫程具毒酒飲之。皆死。割生羊灌之。張活而程無療矣。當時張名震一郡。呼爲藥張。三又呼爲痴張。三後隨賣絲者終焉。龍子猶作張潤傳。

陳淑女

淑女。舊院妓。廖道南爲舉人時。卒業南雍。與淑女相善。爲題裏足一絕云。白練輕裹。金蓮步步移。莫言常在地。也有上天時。又嘗與淑女聯句詠。穩卓。廖云。木屑原來斧鑿成。陳云。暫來低處立功名。廖云。雖然不作擎天柱。陳云。也與人間斷不平。

馮金

金京師妓。吳縣翁天章以諸生入國子上舍。來京師與好。已盡散其所攜。不數月。馮竟棄翁去。更歸他氏。而翁猶日夜歎詫不自得。每對客必曰。吾負馮生。吾負馮生。人皆以爲狂。

王翺仙

翺仙。上洋人。姿才無比。與汪三農善。每得三農詩文。必焚檀。拜讀。讀已。又拜相對。清談無一語墮人間。粉澤者。三農有知己十人。翺仙與焉。

小紅兒

小紅兒。河陽妓。性彘。善飲。常倚其量以壓人。一日與汪三農飲。汪取大觥容數升者奉之。紅不辭。且曰。我善酒。爾善詩。爾成一詩。我盡一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汪吟紅飲。酣對數巡。終夜始罷。

何澹玉

澹玉。武陵妓。才色雙艷。年十八卒。毘陵莊芑燕善扶鸞。澹玉降乩詩甚多。爲作別院。書武陵何澹玉神主。以炷香供之。他日其紙爲旋風吹起。繚繞爐煙之上。視之有小影焉。約掠湘鬟。翩躚舞袖。如片月離雲。疑乘欲風飛去。竟以是日辭去。尤悔菴爲作春風舞歌以弔。

奇奇

奇奇榕城小妓。吳非熊作歌曰。奇奇十二髮垂肩。腕伸膝上誰不憐。鴉頭髻樣望如墮。杏子衫新紅欲然。市門半面窺人慣。門前潮水東西漫。阿爺歡喜阿娘嬌。東家妒殺西家羨。六月南風荔子紅。斜柯輕立踏如風。八月西風龍眼低。今年攀折與枝齊。年紀雖小齒清歷。漢語吳歌聲的的。劉家碧玉未須論。越客明珠應不惜。借問春來幾樹花。雙拋橋畔是兒家。

王玉華

梅禹金有橫塘曲贈玉華云。歡來亞字城。儂渡橫塘水。兩影並一心。終當爲情死。

昭涼

昭涼者鄂渚女子。警敏多慧。工藝解文。侍俞羨長謙遊。羨長作昭涼詞百首紀其事。又有昭涼變詞數百言。

李行雲

李乞字於會稽王伯良。命以行雲。并係之詩曰。李家小女愛樓居。豆蔻雙腮十五餘。額上鴉黃嬌欲滴。鏡中螺黛畫難如。當筵未慣紅牙拍。開匣羞看錦字書。向我乞名何所似。行雲一片渺愁予。

徐霞

王次回有席上話舊詩云。重見徐娘未老時。蕙蘭心性玉風姿。不忘杜牧尋春約。猶誦元稹紀事詩。時世妝梳濃淡改。兒郎情性淺深知。栖鸞會上梧桐樹。舉眼詳看一穩枝。

夕秀

王次回夕秀詞云。尺六腰肢掌上擎。簾錢年紀占歌名。調笙恰喜銅簧脆。掃黛誰憐蠟蒂輕。羞出畫屏推阿姊。笑障羅扇覩狂生。可能髻攏釵梁復。還向迷藏舊處行。

阿姚

王次回別阿姚詩云。相逢羞澀怕猜嫌。別去那知悵恨添。獨對鏡奩空怏怏。乍拈鍼剪復慊慊。夢魂弱絮從風舞。心緒繁花被雨霑。悔不暫留歡且住。未妨長隔一重簾。

端已

端已字白門。秦淮妓。王次回寄懷詩云。客懷難耐日初長。馬影斜陽踏幾坊。花下玉杯嘗苦笋。燈前銀葉試甜香。愁來但禱清溪廟。醉後無忘紫佩囊。爲覓綉鞋金縷樣。倒提纖手學南唐。

左阿鎖

王次回左卿阿鎖詩云。玉淨花明秀出羣。左家重見舊時芬。因披樂府吟嬌女。便上藩

車訪阿君素艷乍看疑是月。清歡何暇想爲雲。那禁手炷薰籠罷。笑遣蕭郎覆畫裙。

徐佛

佛吳中盛澤鎮名妓。能詩。善畫蘭。丙子婁東張西銘慕其名。至垂虹亭易小舟訪之。而佛已於前一日嫁蘭溪周侍御之弟金甫矣。

喜郎

王亦房戲贈詩曰。明瞳寒溜春江水。鬢髮油油亂雲委。口脂吹澤花無香。刻玉爲人許人倚。紅牙聲停闋堂別。綉被香溫笑微揭。蘭燈已燼羞無言。難道窺簾怕明月。

董飛仙

飛仙杭妓也。陳洪綬贈詩云。桃花馬上董飛仙。自學生綃乞畫蓮。好事日多還記得。庚申三月岳墳前。

頓喜

喜號西來金陵妓。善作蘭竹飛白石。

頓繼芳

繼芳南京舊院人。能畫蘭。

頓文

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雅善琴。故又號琴心。居青溪里。後爲人挾持。牽連入獄。客有居間營救者。得縱還。吳中王子其賑其貧悴。將携歸。會構禍被收。王子戮。琴心終歸匪人。

豐質

質字花安。蘭陽妓。墨蘭學王鐸。妙音律。善鼓琴。寓睢州。忽了悟。從一貧人勤苦作家。年三十卒。

顧文英

文英善書。以碧絲作小行楷。繡之鏡囊。遺所歡。後有人謁金娶之。娶未幾。英死。俞君宣有桂枝香古鏡詞贈文英云。張郎一去。君且代郎看。雙娥解理。贈別躊躇。不忍把君分碎。問容顏。君獨知。憔悴受多磨。與君無異。廣寒三五。嫦娥相向。却元自己。晴空裏似丹青點綴。個中小小洞天。洞處背地。沈迷形影。都無據。憐君自爲分明累。看盡了漢宮人淚。架罷粧殘。瞥然收却。遠山橫翠。自序云。一夕余夢英相對如常。謝此詞。余曰。殊悔有架罷粧殘二語。遂爲卿識。英曰。此亦竊疑之。愛其佳。不請易耳。子所云二語之識。醒時初未及此。甚慨醒不如夢之神清也。但英言竊疑等語。此時誠然否。當是予意外起意。然英故慧心人。或果爾未可知也。但陸義山贈女史文英詩云。琉璃硯匣鎮隨身。芍藥

吟成象管新。休擬行雲近巫峽。玉峯十二自嶙峋。

王徽

徽字修微。揚州妓。初歸歸安茅元儀。晚歸華亭許譽卿。皆不終。皈心禪悅。自號草衣道人。有期山草樾館詩集。

楊宛

宛字宛叔。金陵妓。年十六。歸茅元儀。止生。止生得宛叔。重其才。言必稱內子。既以謹荷。戈則自詡。有詩人以為成婦。有句云。家傳傲骨為迂叟。帝賚詞人作細君。顧宛叔恒思背之。秋懷詩云。獨自支頤獨自愁。深情欲語又還羞。從來薄命應如此。敢比鴛鴦到白頭。棘心已露矣。止生歿。國戚田宏遇進香補陀。諾取宛叔。宛叔盡橐裝奔焉。不期田以衆人畜之。俾其授琴書於幼女。田死。復謀奔東平侯劉澤清。會京城陷。携田氏女至金陵。匿山村中。盜突入室。欲汚田女。女不從。宛叔從旁力衛之。遂同遇害。錢受之云。宛叔與草衣道人為女兄弟。道人屢規切之。宛叔不從。道人皎潔如青蓮花。亭亭出塵。而宛叔墮落汚泥。為人媼笑。不亦傷乎。

葛嫩

嫩字蕊芳。桐城孫克咸納之。甲申移家雲間。會授監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嫩

抗節死。

瓊枝

瓊枝。荊州樂戶。張獻忠命歌侑酒。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獻忠斃之。

曼仙

曼仙。荊州樂戶。張獻忠招至。寵倖無比。曼仙置毒於酒。斟奉獻忠。獻忠使先飲。立斃。獻忠覺。碎磔其尸。

燕順

順。淮安女妓也。年十六。知義理。每厭薄青樓。以爲不可一日居。甲申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噪而散。突至淮城西門外。擄掠甚慘。妓女悉被擒。順獨堅執不從。兵以布縛之馬上。順舉身自奮。哭詈不止。兵竟刃之。

馬嬌
馬嫩

嬌。字宛容。秦淮妓。姿首清麗。妙音曲。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後龍友殉難。閩嶠。宛容莫知所終。妹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眞州鹽賈用千金購奉。漂陽陳公子未久。並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孫敬之有桃根也。

王月

月字微波。珠市妓。有殊色。孫克咸曠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品藻花案。設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爲第一。登臺奏樂。進金曲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澹心有月中仙。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句。微波綉之於巾。孫欲置爲側室。會貴陽蔡香君以三千金奪歸。孫遂取葛嫩。後香君携月赴安廬。兵備任。張獻忠陷廬州。得月。寵壓一寨。偶以事忤。斷其頭。置盤享羣賊。

張元 劉元

皆秦淮妓。張齒雖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踽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腳。劉齒亦不少。而性佻達。曾有一過江士。自以名士稱。劉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

顧喜

喜又名小喜。秦淮妓。姿艷體豐。因趾不纖。人呼爲顧大腳。又謂之肉屏風。余澹心以佳俠舍光四字顏其室。亂後歸一公侯子弟。

崔科

科亦秦淮後起之秀。自矜容色。不屑一切。卒爲一詞林所辱。

小大

小大凡三。皆秦淮妓。一李姓。字宛君。曲中稱李大娘者。性豪侈。臺榭庭堂。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箏琶歡會無虛夕。後歸富人吳姓。吳死。獲其貲歸胥生。復教女妓數人。歌舞自樂。胥死。流落以教女娃爲活。一米姓。以色著名。涉獵文史。後歸昭陽李太僕。一姓王。爲人圓滑便捷。善爲酒客解紛。時謂之和氣湯。揚州顧不盈悅之。





青樓小名錄卷八

京口趙慶楨小亭氏輯

明

淨華

淨華女道士。舊爲秦淮校書錢牧齋遇於水亭。作詩云。不裹宮裝不女冠。相逢只作道人看。水亭十月秦淮上。作意西風打面寒。妝閣書樓失絳雲。香燈綉佛對斜曛。臨風一語憑相審。紅豆花前每憶君。碁罷歌闌抱影眠。冰床雪被舊因緣。如今老大翻惆悵。重對殘燈說往年。金字經殘香母微。啄鈴紅嘴語依稀。新裁道服蓮花樣。也是雕籠舊雪衣。

王桂 徐鳳生

桂稚有風情。許嫁常熟徐公子。於家貧。不果娶。桂乃歸嘉禾富人子。悒悒不得志。且死。召於輿訣別。於歲掛紙錢墓下。故牧齋寄於詩。有柳絲不斷西陵夢。掛紙知君到秀州之句。於後與妓徐三善。三亦許嫁於於。盡其貲力。爲庀衣妝鏡奩。歸有日矣。於臥。三忽遣蒼頭持書至。於喜發視之。則片紙訣絕。已盡竊其貲。夜奔武弁矣。於掩其紙置席。

下轉面背床。遂不食而死。牧齋爲作徐娘歌。按歌云。徐娘二十絕代無。當場一曲千明珠。小妹鳳生恰二七。輕裝薄靨雙雙出。鳳生當卽徐三妹。

陸孟珠

孟珠名燕燕。又字綠珠。蘇州人。或曰。嚳城大家女。曾爲侯門寵妓。侯裁以法。愜愜不得志。流落江海間。悽然擁髻。有東京夢華想。製詩一卷。自名紅衲道人。牧齋戲贈詩曰。辭漢金人淚滿腮。西園東閣已成灰。莫欺鳥爪麻姑老。曾見滄桑前度來。剩水殘山花信稀。瑣窻鸚鵡舊籠非。農家十二珠簾外。可有尋常燕子飛。孟珠次韻答云。十五吹簫暈粉腮。舞衫一半已蒙灰。聞郎爛醉燕支館。可踏青青塚上來。名園莫訝墜樓稀。鸚鵡無言怨是非。爲問永豐坊畔柳。雕籠春色傍誰飛。潘一桂亦有詩曰。嬉戲春風前。攀花作歡節。獨有桃花枝。與歡同一色。

柳如是

如是本姓楊名愛。禾中人也。爲名妓。徐佛婢。色美於佛。詩字亦過之。及長。豪宕自負。易姓名爲柳。是字如是。又名因。號影憐。又號蘼蕪。博覽羣籍。白描花卉。雅秀絕倫。崇正庚辰年二十餘矣。虞山錢受之爲築我聞室居之。常於鴛湖舟中。作百韻詩贈柳。有云。河東論氏族。天上問星躔。漢殿三眠貴。吳宮萬縷連。瑤光朝孕碧。玉氣夜生玄。辛巳六月。

錢爲結褵於葦城。舟次賦葦城詩志喜。稱爲繼室。號河東君。建絳雲樓。窮極壯麗。未幾
災。柳常衣儒服。飄巾大袖。間出與賓客談。踟躕若仙。故錢又呼爲柳儒士。甲申後。勸錢
殉國難不從。錢卒子弱。族黨登堂爭鬪不休。柳計全孤保家。密令具筵款衆。自入投繯
畢命。官因窮治。家難得解。墓在虞山耦耕堂側。顧苓撰河東君傳。徐英撰柳夫人傳。沈
虬撰河東君記。

顧媚

媚字橫波。金陵人。莊妍靚雅。秀絕一時。善畫蘭。追步馬守眞。通文史。善音律。爲南曲第
一。後歸合肥龔尙書芝麓。乞尙書畫者。多眉生筆。歛所書橫波夫人是也。後改姓徐氏。
故世又稱徐夫人。還京師以病死。歛時。現老僧相。着有柳花閣詩集。袁子才云。明秦淮
多名妓。柳如是顧橫波。其尤著者也。俱以色藝受公卿知。而所適錢龔兩尙書。又都少
夷齊之節。兩夫人恰禮賢愛士。俠骨稜嶒。閩古古被難。夫人匿之側室中。卒以脫禍。

冬哥

冬哥。武安侯故妓也。牧齋丙戌南還。有留別冬哥詩云。虹氣橫天易水波。卷衣宮女淚
痕多。吹簾剩有侯家妓。記得邯鄲一曲歌。師師垂老杜秋哀。暫別長離盡此杯。惆悵落
花時候去。江南花發遲。君來。

寇湄

湄字白門。南院教坊中女也。貌娟美。善度曲。亦工畫蘭。早爲朱保國公所納。娶姬時。令甲士五千。俱執絳紗燈。照耀如同白晝。國初籍沒諸勳衛。朱盡室入燕。次第賣歌姬。自給。姬度亦在所遣中。謂朱公曰。公若賣妾。計所得不過數百金。徒令妾落莎吒利之手。且妾固未暇即死。尙能持公陰事。不若使妾南歸。一月之間。當得萬金以報。朱縱之歸。南一月。果得萬金。吳梅村遇於秦淮。感其淪落。贈詩曰。南內無人吹洞簫。莫愁湖畔馬蹄驕。殿前伐盡靈和柳。誰與蕭娘鬥舞腰。朱公轉徙致千金。一舸西施計自深。今日祇因勾踐死。難將紅粉結同心。同時姊妹入奚官。桐酒黃羊去住難。細馬馱來紗罩服。鱸魚時節到長干。重點盧家薄薄粧。夜深羞過大功坊。中山內宴香車入。寶髻銀鬟列幾行。曾見通侯退直遲。縣官今日選蛾眉。窈娘何處雷塘火。漂泊楊家有雪兒。舊宮門外落花飛。俠少同遊並馬歸。此地故人鶻唱入。沉香火暖護朝衣。久之從人去。復不得志。仍還金陵。日與俠少伍。未幾病死。錢牧齋詩曰。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寇文華

文華字口若。又曰寇生。落籍朱市。善書畫。

王節 王滿

節滿皆月同。母女弟。節歸顧不盈。後歸王恒之。能甘淡泊。滿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范珠 范珏

珠珏皆金陵妓。珠字照乘。畫山水。能對客揮毫。珏字雙玉。寡嗜好。閣戶淪茗焚香而已。山水仿大癡。婦人中范華原也。

范雲

雲亦字雙玉。文舍人。啓美有相逢恨少。珠千斛。問字云從玉一雙之句。徐元歎贈范校書雙玉詩。有云桃李徒教蜂蝶忙。幽蘭自愛谷中香。聲名不用量珠價。詞賦須闌宋玉增。雲有紅鸚鵡詩甚佳。故漁洋秦淮雜詩云。傳來好句紅鸚鵡。今日青谿有范雲。

丸丸

徐元歎贈丸丸詩云。金屋瑤臺豈易攀。忽從天上落人間。書傳閬苑絨珠淚。佩解湘皋綰翠鬟。楊柳路邊還有路。蘼蕪山外更無山。相思何物縈春夢。紅豆青絲琥珀環。

卞瑜芳

萬年少贈卞瑜芳詩云。十千買酒鬱金香。燈火熒熒照曲廊。秋老河泥桃葉渡。使君都

是野鴛鴦。

沙才 沙嫩

才嫩姊妹也。秦淮人才美而艷。善奕碁。吹簫度曲。遊吳。卜居半塘。人以二趙二喬目之。俞南史香奩社集咏才云。曉寒強病出來遲。微笑燈前影半欹。祇爲愁多長獨坐。翻嫌情重易相思。瓊花不是人間種。桃葉還歸江上期。若有好花兼好月。携來酒畔總相宜。或云嫩一名宛。字嫩兒。有蝶香集。王阮亭秦淮雜詩云。傳壽清歌沙嫩簫。紅牙紫玉夜相邀。蓋嫩簫爲秦淮第一。

傳壽

壽字靈修。舊院妓。能絃索。喜登場演劇。

董年

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姊妹行。名亦相頡頏。鐘山張紫淀悼小宛詩中一首云。美人在南國。余見兩變成。春與年同艷。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董白

白字小宛。又字青蓮。天姿巧慧。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慕吳門山水。

徙居半塘。後爲如臯冒辟疆側室。居水繪園。艷月樓。集古今閨閣韻事爲匾。豔一書。年二十七卒。事辟疆九年。辟疆作梅隱菴憶語二千四百言悼之。張揭揚爲作小宛傳。吳園次有董少君哀詞。墓在梅隱菴側。吳梅村題小白像詩。其引云。夫笛步麗人。出賣珠之女弟。雉臯公子。類側帽之參軍。名士傾城。相逢未嫁。人諧嫵婉。時遇漂搖。則有白下權家。蕪城亂帥。阮佃夫刊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奔迸流離。纏綿疾苦。支持藥裏。慰勞羈愁。苟君家免乎。勿復相顧。甯吾身死耳。遑卹其勞。已矣。夙心終焉。薄命名留琬口。跡寄丹青。嗚呼。鍼神繡罷。寫春蚓於烏絲。茶癖香來。滴秋花之紅露。在軼事之流傳。若此。奈餘哀之愴惻如何。鏡掩鸞空。絃摧雁冷。因君長恨。發我短歌。詒以八章。聊當一嘅。爾詩云。射雉山頭一笑年。相思千里草芊芊。偷將樂府窺名姓。親擊雲璈第幾仙。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原註云。余向贈詩。有今年明月長洲白之句。白堤卽其家也。） 鈿轂春郊鬥畫裙。掩簾都道不如君。白門移得絲絲柳。黃海歸來步步雲。京江話舊木蘭舟。憶得郎來繫紫驢。殘酒未醒驚睡起。曲欄無語笑凝眸。青絲濯濯額黃懸。巧樣新粧恰自然。入手三盤幾梳掠。便攜明鏡出花前。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唱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亂梳雲髻下粧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江城細雨碧桃村。

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又題董君畫扇云。過江書索扇頭詩。簡得遺香起夢思。金鎖澀來衣疊損。空箱須記自開時。湘裙沍淚染琅玕骨。細輕勻二八年。半折秋風還入袖。任他明月自團圓。

卞玉京

玉京道人。名賽賽。秦淮人。知書工小楷。鼓琴善畫蘭。好作風枝婀娜。一落筆盡十餘紙。年十八。僑居山塘。見客初不甚辭對。少焉諧謔間作。一坐傾倒。與鹿樵生（按此即梅村寓名）一見欲以身許。生弗之答。尋歸秦淮。五六年復東下。主於海虞。一故人。生偶過焉。某公者張具。請爲生致之。已至。廻車入內宅。屢呼之不肯出。生悒悒賦四詩以告絕。踰數月玉京忽至。著黃衣作道人裝。呼婢柔柔。取所携琴來。爲生鼓一再行。泣然曰。我在秦淮見中山故第。有女絕世。名在南內。選擇中未入宮而亂作。軍府以一鞭驅之去。吾儕淪落分也。又復誰怨。坐客皆爲流涕。踰兩年歸東中。一諸侯不得意。進柔柔奉之。乞身下髮。依良醫保御氏於吳中。保御爲侯宗人。築別宮。資給良厚。道人用三年力。刺舌血爲保御書法華經。既成。自爲序。凡十餘年而卒。墓在惠山。祇陀菴錦樹林。吳梅村有傳。又有琴河感舊詩云。白門楊柳好藏鴉。誰道扁舟蕩槳斜。金屋雲深吾谷樹。玉杯春暖尙湖花。見來學避低團扇。近處疑嗔響鈿車。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驄容易別盧

家。油壁迎來是舊遊。尊前不出背花愁。緣知薄倖逢。應恨恰便多情喚。却羞故向閒人偷玉筍。浪傳好語到銀鈎。五陵年少催歸去。隔斷紅牆十二樓。休將消息恨層城。猶有羅敷未嫁情。車過捲簾勞悵望。夢來携袖費逢迎。青山憔悴憫我紅粉飄零。我憶卿記得橫塘秋夜好。玉釵恩重是前生。長向東風問畫蘭。玉人微嘆倚闌干。乍拋錦瑟描難就。小疊瓊箋墨未乾。弱葉嫩舒添午倦。嫩芽嬌染怯春寒。書成粉箋憑誰寄。多恐蕭郎不忍看。又有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又有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詩。

卞敏

敏。玉京妹。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卽推琴斂手。面發赤。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朶。不似玉京淋漓滿紙也。攜來吳門。一時爭豔。未幾歸申。進士維久申歿。嫁一貴官。三年病死。

借郎

吳梅村弔借郎云。朱門歌舞鬱金香。豪竹哀絲夜未央。花霧一痕春似箭。可憐吹落打球場。煙霧曾看玉質蒙。迴身一片落花風。招魂記得松寮影。半在濃香淡月中。

陳圓圓

圓圓。字畹芬。蘇州妓。色藝擅一時。如臬冒先生常言蕙心蘭質。澹秀天然。生平所靚。

獨有圓圓耳。隸梨園中。凡登場無不羨嘆。時田貴妃專寵。兩宮不協。而流氛漸逼。上意不歡。國戚嘉定伯周以營葬歸蘇。重賂圓以北。因母后納之宮中。上聞從來。遣還周邸。時吳三桂受命。鎮山海。周餞之。出圓佐觴。吳頗屬意。詰朝請於周。以千金爲聘。限迫卽行。未及娶也。周備裝資送吳父家。未幾賊陷京。籍諸貴家。挈吳父而東。以招其子。吳已允降矣。因問圓所在。使以籍入告。吳大怒曰。大丈夫不能保其妻室。何以生爲。遂出關逐寇。出山西道時。都中已索得圓。載送軍前。遂效于飛。位與晚妻匹。吳鎮滇時。有稱邢太太者。蓋卽圓也。意陳爲搗母姓。而邢其本姓也。邢在王第。別居一院。屏鉛華歌舞。黃冠羽衣茹素。宴會皆不與。蓋吳妻悍妬。邢深知之。故退居恬淡。其明哲保身有過人者。敗亡後不可攷。陸雲士有圓圓傳。沈次雪有圓圓記。吳梅村有圓圓曲。又有雜感詩云。武安席上見雙鬢。血淚青娥陷賊還。不爲君親來故國。只因女子下雄關。取兵遼海哥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快馬健兒無限恨。天教紅粉定燕山。亦爲圓圓作也。

李香

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人名之爲香扇墜。余澹心贈詩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峯女。夢裡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中爲書於壁。貴陽楊龍友寫蘭於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與雪苑侯朝宗善。閹兒阮大鍼欲納交。

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侯朝宗有李姬傳。孔東塘爲作桃花扇傳奇。

李貞儷

貞儷。字淡如。桃葉妓。工書畫。有韻芳集。儷或作嫵。又李貞儷爲李香假母。有豪俠氣。一夜博輸千金。與陽羨陳定生善。儷與麗或傳寫之訛。抑或果爲兩人。未暇考也。

馮玉瑛

玉瑛。金陵妓。工水墨。筆法縱逸。

尹春 尹文

春。字子春。舉止風韻。工戲劇。余澹心贈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色豐而姣。太平張維則曠之。置爲側室。未幾死。

蔣慶

俞南史香奩社集。咏蔣慶云。鳳影鸞音畫燭前。紅衫紫帶使人憐。蘭香宜出風塵表。絳樹還來歌舞筵。獼隨新塗光正媚。翠鈿初貼態逾妍。金荃好句偏成誦。細寫菖蒲小樣牋。

郎元

俞南史香奩社集詠郎元云。瓜時初遇正嬌嬈。煙葉雙眉不待描。濃腫未醒鸚鵡喚。曉妝難竟畫船邀。清歌疑傍爐煙散。豔影愁隨蠟淚消。一笑樽前似曾識。朝來莫共楚雲飄。

梁昭

俞南史香奩社集詠梁昭云。日晚煙香護紫冥。迢迢忽覩下雲輶。逢人每見敲棋局。佞佛長思誦梵經。醉裏歌聲憑扇暖。座間眉色映人青。酒闌黯黯消魂處。明月臨空白滿汀。

董曉

俞南史香奩社集詠董曉云。月下亭亭影不移。整釵微動小相思。眼澄秋水光初剪。身倚名花豔獨披。若對青鸞期莫失。倘逢紅鳳會休遲。雙成欲見無消息。還向君家寄怨詞。

孟紉蘭

紉蘭歌姬。錢霍在范馭遠席上。作櫻桃歌贈之。

馮靜容

靜容。江上名妓也。意度瀟灑。風韻不減徐娘。嘗登場演劇。一座傾靡。有和梅菴詩云。掃

眉才子忽停車。鸚鵡傳言到妾家。三日名花留坐褥。五雲彩筆照窻紗。青衫肯惜紅顏薄。翠袖容扶烏帽斜。珍重春風數相訪。小庭新樹枇杷花。

蕊珠

曾庭聞曉有虔州懷故妓蕊珠詩云。細雨連墻龜角尾。春風三月虎頭城。倡樓惜在橋東畔。楊柳依依怨別聲。

綿綿 溫玉 風蓮

俱晉陽女樂。有殊色。皆善琵琶。

梁小鳳

小鳳。秦淮妓。紀映鍾贈詩云。楚水繁霜挽去舟。梁家小鳳紫衾裯。玉釵自掛臣冠笑。金縷還銷祖帳愁。香鳥夜紛春滿座。雲鬢朝沐錦纏頭。最憐城北徐郎美。更取鸚鵡撥指柔。

阿應

阿應西湖女。王西樵爲作西湖竹枝詞云。阿應的的斷人腸。秋水爲眸霧剪裳。花下閉門定何許。陸祠西去岳墳傍。湖畔十三嬌女兒。新聲還較轉鶯遲。何當良夜隨儂去。明月滿船歌竹枝。又有五憶詩。亦爲阿應作。

芳塵

芳塵歌妓也。山陽張養重有芳塵持錦牋索詩。又有采蓮曲戲芳塵擲蓮子詩。

李湘真

湘真金陵李十娘名。字雪衣。後易名真美。善琴歌。愛文士。萊陽姜如須遊其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連袂間行。經過其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闔。張勢如盜賊。如須跪床哀乞。無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

李媚姐

媚姐十娘女弟。余澹心素所心屬。鼎革後。爲泰州刺史陳澹仙所得。擁居叢桂園。澹心披帷見之。各爲黯然。問十娘曰。從良矣。因贈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張慧玉

慧玉汾州妓。年十五。色藝雙絕。工小詩。巧伺人意。與雷笏山定情。臨別出紅綃半縷賦詩相贈。所書小楷。學衛夫人。亦成都薛濤之流也。笏山有汾陽別妓詩。

仙卿

仙卿女史梅不次賦願作鴛鴦不羨仙詩以贈云願作鴛鴦不羨仙筵開秋近草堂邊
杯傾若下全分月柳繫章臺不耐煙燕子樓中吹玉笛晚妝亭下落全蓮多情常在含
愁處分得餘香夕炤前

紅蘭

紅蘭本浙東名家女能詩善調笑孫赤崖偶遇於天津孫歸江南蘭贈詩云情淚好隨
潮水去送君雙槳到姑蘇孫留別云天津橋北酒家胡白板扉迎丁字沽近水桃花開
竝檻隔簾人影坐當墟畱髻醉月歌楊柳送客乘潮唱鷓鴣珍重旗亭尋後約紅巾小
字淚模糊

王來生

毛馳黃贈詩序云其人也產自鷄沙僑居鳳麓收束近禁中之態散則饒林下之風若
乃妙能促柱雅工垂手丹唇乍啓毫髮崩雲響屨初來氍毹如水云云

秋佩

秋佩較書顧樵贈詩云獨理霓裳深谷幽不同二女漢濱遊芳林一夜花爭放腸斷春
風十二樓六六屏山隱曲房挑燈散帙夜初長無勞手浣薔薇露合德從來體自香樂
府新聲按拍催由來傾國自多才生辰恰近雙星節應向天孫乞巧來

陳小住

小住吳興女子。爲朱竹垞畫扇作並頭蓮。朱集唐人句題之。

周瓊

瓊松陵人。字羽步。一字飛卿。詩才清俊。居如臯。冒氏深翠山房。入閨月吟咏頗多。如贈范洛仙云。黯淡銷魂獨倚樓。登山臨水又逢秋。簷前垂柳絲千尺。只繫柔腸不繫舟。又云。蕭騷越客獨淹留。汗漫西風柳岸秋。安得東風解我意。好吹此恨到揚州。

順郎

順郎淮西妓。毛大可詩云。順郎十四學琵琶。十五新聲遍海涯。家在九龍山下住。生來洗面是桃花。

陳掌珠

余澹心贈小姬陳掌珠詩云。生平能得幾銷魂。到此方知有淚痕。乍見貌姑來白晝。忽疑神女佯黃昏。最憐冰雪聰明淨。猶喜閨房性格存。老我是鄉羸薄倖。春風搜出小柴門。

柳絲

柳絲吳妓。色旣傾城。技善箏篔。十五歸太原。李公子。閱月公子楚遊。與其姨鮑四孃。儼

居西溪。未幾避兵石頭。爲賊所得。投井而死。嶺南王蒲衣爲作西溪小姑曲以弔之。

東素

素。秦淮姬。劉公猷悼詩有云。秋葉爲身落地輕。初三夜月未分明。非花。非霧。非來。夢。環。臂。何緣識。再生。江雨吹舟枕簟涼。秋蘭同渡似三洲。人間選夢非容易。莫揀蠻腰誤楚。王。

大憐 小憐

皆華陰妓。屈翁山大小憐歌云。大小芙蓉總可憐。青蓮今夕在誰邊。東西南北皆蓮葉。明月中當玉并懸。素手相將入暮林。上方樓閣月華深。笑他楚調金陵子。不解秦簫弄玉吟。

陳小憐

小憐。郟城女子。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邪。有貴公子。購以千金。置別室。婦不容。遂轉徙入燕。住西河沿。小憐姿慧不凡。聲價傾都中。錢塘范性華。一日赴某公讌。遣小憐。范時年五十餘。小憐獨爲之心醉。後小憐過范所。曰。吾見君。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時憐年十七。范以年不相若。辭憐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心動。因畱連旬朔。相與定盟而去。范爲詩自傷云。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

爲薄倖人。小憐終爲有勢者。強劫以去。猶畱書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杜于皇作陳小憐傳。

翠英

翠英校書宗定九席上贈詩云。風流此夕興逾豪。剪燭狂吟贈薛濤。纖腕柔酥含芍藥。亘羅光徹艷葡萄。舞翻翠幙銷衣亂。音疊紅雲鳳笛高。爭奈座中腸已斷。不須和淚撥燒槽。

施碧蓉

碧蓉來石門。寄居嘉善。丰姿秀逸。略識字而善諧謔。葉學山數輩釀飲於蔣氏園。姬糾酒意取花名而寓禽蟲者。客舉鳳仙金雀之類。都無話。而劇賞錢塘王豹采之蝴蝶。及葉舉杜鵑獨坐罰。蓋不知杜鵑爲禽名耳。欲置辨。或謂爲煞風景。乃引滿不辭。時夜半。姬出素筵。請各贈詩。葉因是日看演浣紗傳奇。遂書絕句。絕世佳人住若耶。要傾人國出西家。語兒溪上分明見。還對春風自浣紗。毛穉賓云。一雙紅蓼帳重重。獨立爭如施碧蓉。眼見名花真解語。銷魂不信只吳儂。豹采則曰。掃眉才子最天斜。錄事誰容觥政譁。啼煞杜鵑。渾不聽。獨憐蝴蝶。是名花。舉坐絕倒。

楊京娘

京娘字尹眉。本孔姓。寄育維揚楊氏。幼穎異。面如初月。凡刺綉音律詩書筆墨事。一見輒解。雖誤入平康。每顧影自傷。欲得一有心者難其人。新安吳用卿姑蘇周敏仲同客廣陵。各載書畫數船。頗有三代鼎彝及秦漢金玉諸玩。尹眉日與之遊。皆能鑒別。有當意。不惜金帛。或以精婢易去。與敏仲締兄妹歡。事之甚謹。有沈杜者。素負才情。慕尹眉厚幣請結褵。許之。及入門。知非匹。會杜惑白下李媪。尹眉遂茹素獨居一龕。寫法華一部。刺血書華嚴未數卷。憤鬱成疾卒。敏仲爲歸其襯。葬虎邱白公堤。與貞娘墓相望。又築庵數椽奉金仙。取所書經度閣上。葡陽宋珏爲作墓銘。

張喬

喬字二喬。廣州人。工詩。善畫蘭。美顏色。歌舞妙絕一時。爲士大夫所愛。每有讌集。必與陳桐君嘗於南園。五先生抗風軒。集名流十有二人。開社。喬侍賦詩。送黎孝廉美周云。春雨潮頭百尺高。錦帆那惜掛江臬。輕輕燕子能相逐。怕見西飛是伯勞。又有李山人煙客詩云。子夜徵歌特地忙。奈何花月是愁觴。春江千折牽遊舸。若個津頭柳線長。香作飛塵玉作煙。輕寒微月養愁天。梅花本是江南弄。一疊關山倍可憐。皆清婉多風。桐君曾題其畫蘭云。谷風吹我襟。起坐彈鳴琴。難將公子意。寫入美人心。年二十一。病垂危。彭孟陽以數百金贖之。附於千金市駿骨之義。死葬之白雲山麓梅花坳。送者數百。

人詩一章梅花一本以表之號曰花塚。

飛瓊

飛瓊廣陵何氏女。入蜀王府習梨園。鼎革後。一都闈狎之。都闈以缺庫項下獄。飛瓊曰。以妾故至此。若守小節。將陷主於獄也。遂至漢口。車馬填門。數月間。以所得纏頭。清缺額。都闈出。遣人來迎。飛瓊曰。妾蒙垢事人。免主幽繫。既潔之身。復陷穢濁。尙何面目。偷生。以重主君之辱耶。遂自經。

黎應祥

應祥。緬中女伎。廣東人。永歷敗亡。中秋夜。馬吉翔等命歌舞奏劇。泣曰。此去行宮不遠。且上體不和。旦夕呻吟。此何時而猶忍爲歡耶。死不敢承命。吉翔怒答之。

阿芸

阿芸。杭州人。葉元禮寄詩云。記得華堂始日成。瓊環疑逐步虛聲。筵前鳳曲紅牙按。月底龍團素手烹。啼罷鵲魂傷錦瑟。夢回蝶影惱春城。何時雙漿三生石。繡佛幢前再證盟。又雜憶詩有半鈎初月移紅樹。一曲微波繞綠楊。句亦爲芸作也。

劉靜容

靜容。江上名姬也。意度瀟灑。風韻不減徐娘。嘗登場演劇。一座傾靡。有和尤悔菴詩云。

掃眉才子忽停車。鸚鵡傳言到妾家。三日名花畱坐褥。五雲彩筆照窻紗。青衫肯惜紅顏薄。翠袖容扶烏帽斜。珍重春風數相訪。小庭新樹枇杷花。

玖兒

葉元禮贈玖兒詩云。珠兒歌罷扇華堂。花亂罌罌玉漏長。底事夢回人不見。練裙偏覺露華香。

戴陵濤

戴廣陵人善詞詠。吳虞升有悼戴姬詩四首。

十青

王丹麓十青詩序云。偶逢姝麗。來自維揚。擅寵姐之清謳。逞雲容之妙舞。桃花扇底。不禁紅暈風迴。楊柳樓心。尤喜青絲月映。何意數年隔面。空贈將離。遙憐百媚生春。能無懷夢。因招小字。賦得短章。云。春風心易醉。日午夢初醒。綉得鞦韆頭。鳳。何人共踏青。不見紅妝影。春秋幾度經。章臺楊柳色。怕減昔時青。

惜惜

惜惜女郎也。潘蜀藻醉後留別云。纔聽歌聲憐惜惜。便驅祖帳向勞勞。他時靛佩如相遇。只恐安仁已二毛。

潤娘

潤娘袁妓。吳天章詩云。紅樹紛紛血淚多。遠山縹渺憶青娥。人間從此無歌舞。惟有臨風喚奈何。繫馬朝陽風柳斜。青山依舊美人家。當年多少閒蝴蝶。誰哭西風葬落花。

紅藥

紅藥吳姬丙申春暮。吳聞璋同梅杓司紅藥輩集含綠堂。牡丹花下聽琵琶。感舊事作詩云。求名待嫁兩閒人。同是尊前未了身。何處別離曾記得。琵琶含綠牡丹新。

楊妍

妍字步仙。舊院歌姬也。能詩善書。工畫叢蘭竹木。兵火後寓武定橋南大功坊廢圃內。

雲輕

雲輕歌妓也。潘蜀藻元日贈詩云。鈿雀銀蟬玉蕊冠。妝成不出被人看。如何是是堪憐處。獨立空房小襪寒。酒闌歌散太無聊。算定花時訪翠翹。再若相逢說相憶。自從元日到今朝。

瑞雲

瑞雲杭名妓。歸餘杭賀生。

青樓小名錄卷八終

補錄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爲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爲畱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歎。再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爲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卽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嫌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駝。駝聰爽能爲曲子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駝。使唱。駝尚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僊子。轎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臙。麈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沈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天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

川寧間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成詢駝駝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駝駝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爲耻。遞相掩覆。絳眞因與諸子爭金。相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旣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眞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按是書原本缺顏令賓一頁。今據北里志補之。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繪圖 揚州畫舫錄

十二册 洋一元二角

新菴筆記

洋一元五角 洋册裝

秦淮畫舫錄

四册 洋三角五分

新小說二十種

洋一元四角 洋册裝

傳奇彙攷

十二册 洋一元二角

林罕南譯 古鬼遺金記

洋一元四角 洋册裝

揚州夢

四册 洋四角

游藝文章 滑稽詩文集

洋一元四角 洋册裝

原本觚賸續編

正續編 洋一元五角 洋册裝

繪圖小說 蝶階外史

洋一元四角 洋册裝

青樓小名錄

洋一元七角 洋册裝

白相朋友

已出七册 每册一角

各省分局各埠書莊分售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年九月發行



著者 京口趙慶楨

校刊者 古今書室

發行處 各埠書局

代售處 上海廣益書局

分售處 漢口長沙廣州開封 廣益書局

定價大洋六角
青樓小名錄

